

書叢學文生學

體語

賽 特 奧



著原馬荷
意譯歌高

行印局書華中

奧特賽 目錄

一二	優里賽斯和斐阿西亞人鬥藝	九八
一三	依薩加	一〇六
一四	歐美亞	一一三
一五	優里賽斯父子相逢	一二四
一六	老狗阿格斯	一三〇
一七	乞丐愛勒斯	一三八
一八	優里賽斯給人識破喬裝	一四八
一九	試挽弓箭	一五八
二〇	殺戮求婚者	一六九
二一	優里賽斯和潘娜洛甫相見	一七三
二二	雷亞梯斯	一七八
二三	優里賽斯和百姓重修舊好	一八六

引子

奧特賽 (Odyssey) 是希臘上古詩人荷馬 (Homer) 第二首史詩，第一名依里亞特 (Iliad)。這兩首詩歌，自上古至今，一直傳遍全世界譯成各國語言歌曲，都能够同樣的受人歡賞稱頌，可見這兩首詩歌所佔的地位和價值了。荷馬的身世，却沒有精確的記載，我們祇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是一個遊行的謳歌者。本書是根據 A. T. Church, M. A. 散文本譯述的。現在將原序的大意來做引子。

三千年以前，世界還是很幼稚，歐西大陸不過茫茫一片草莽，爲蠻族游牧之地；祇有地中海對面，亞細亞近隣，組成幾個國家，有城雉，有文字，有法律，已漸漸走進文明區域。各個國家中，祇有希臘可算開化最早的民族了。他們知道征戰，精通各種學問、政治、藝術，執世界文化之牛耳，是現代文明的創造

者。當草昧初開之時，他們有審美、義務、責任、公平種種高尚的思想；便是未有文字之先，他們的謳歌者，已經有口傳詩歌，贊頌英雄功績。這些歌曲，子孫相傳，世代不絕，後來集成兩首又長又動人的史詩，成爲世界上不朽的傑作。

依里亞特是敘述圍攻脫勞城的故事。在小亞細亞海岸西邊，脫勞王子巴里斯誘惑希臘第一美婦人斯巴達王后海倫，跟他奔逃，由是希臘各邦王子，集成海陸大軍，橫駛愛琴（Aegean）海，爭奪海倫。他們一直血戰十年。據古老傳說，衆神也加入戰爭，有的袒護希臘軍，有的袒護脫勞軍。結果，全藉多才多藝，又勇又強，聰明而擅智略的戰士優里賽斯之力，才一舉攻下了脫勞城。

奧特賽是敘述優里賽斯歸途中遇險，神們判定他的命運，漂泊十年。他經歷許多驚心動魄的危難，漂流無數怪誕奇離的土地——如長人國，吃人國，妖人，巨怪，不可思議的地方，說不盡風波險阻。他祇是奮勇進前，結果祇剩

了單獨一身，回歸希臘西岸多巖石的小島依薩加故鄉。而他的宮室，他的財產，他的家族，都給鄰國貪婪的王子霸佔了。他以智計克服了他們，和他的貞潔妻子潘娜洛甫相見。他的一切厄運，也就此告終了。

當你們看此書時，要忘記你們現在的文教，幻做上古希臘人的境地。他們的眼光祇看見世界小小的部分——地中海東岸——但是在他們，已經是浩大神怪不可思議的境界了；他們不知道他們的世界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世界。

亞靈匹斯山的北面，爲神祇所居，最有權力的，是衆神之王名修士，管理天地雷電。希拉是神后，愛波羅是弓箭之神，阿西娜是技巧美術之神，柏賽頓是海神，亞弗路岱脫是愛神，希非史脫史是冶鑄之神，阿立斯是戰神，漢米斯是敏捷的使者；其餘的看到後來，自會知道。衆神都是受人崇拜，禱告，貢獻犧牲；如同各國傳說神話一般。神會隨意幻化男女人形，神們也有喜怒愛憎，總

而言之，憑神喜怒判定凡人的命運。譬如你們看這本簡單古舊天地星辰的幻想，給迷戀了，應不止愛這古事的本身，並且你們更明白爲什麼這故事，繼續承承，無男女老幼，流傳口頰，使世界歌頌不絕。因追述英雄事蹟，冒險戰爭，高尚行動，這些都是人類原有的求智，求美，求仁的觀念。

子。原序大略如此，我在依里亞特一書曾經介紹過，現在再用做本書的引

十八年八月七日重抄

高歌

奧特賽

一 賽克洛甫斯 (Cyclops)

上古有圍攻一座脫勞 (Troy) 名城的故事，是世上最有名最長久的戰爭。因脫勞王的兒子誘惑希臘 (Greece) 一位國王的妻子跟從他逃走，還竊了許多金銀財寶。她是世界上第一美麗的女子，當日全希臘的年輕王子都向她的父親求婚。她父親便對大眾立了盟誓：譬如她匹配了丈夫，又有人從她的丈夫臂上將她劫擄，所有同盟的人，一定要援助奪回。這個盟誓，他們現在是要遵守履行了。於是他們召集兵隊攻打脫勞城，每一個首領督率着大隊兵馬船隻出發。在那一方面，脫勞國王也有無數近鄰王子爭來投軍。圍城的結果，經過了遙遙的幾月，整整十個足年，才一舉克服了脫勞城。那時，希臘軍都打點張帆，駛回故鄉。這個故事是敘述希臘軍中一位大將，名優里賽

斯，(Ulysses) 依薩加 (Ithaca) 地方的君王 (是希臘西邊一個海島，可向地圖上尋覓)。當日還有一個傳說，優里賽斯戀家，很不樂意渡海遠征。他已經結了婚，是一個又賢惠又美麗的妻子，還有一個小男孩。於是他裝做瘋顛形狀，拿了犁耙，走下海岸來犁鋤沙灘。但是有人窺破他的隱情，便將他的小男孩抱來，躺在犁鋒之前。優里賽斯見了，連忙縮手不送，害怕觸傷了孩子。因此大家都說：「這個人並不是真瘋顛。」當時他就被迫聯合大隊出征。這裏所記載的，是他最後歸途中的經歷。

這個辰光，脫勞城已經攻下了，優里賽斯和他的兵隊轉着船頭，掛上帆兒，駛向故鄉依薩加去了。他領率十二隻兵船，每船大約載了五十人。他們駛到第一個口岸，那地方的城市名叫伊斯瑪拉斯 (Ismarus)。他們便一擁上岸，劫掠了一場。優里賽斯對他的部隊說道：「我們快快張上帆兒，載着得來的東西走罷。」他們不肯聽從，儘管坐在海灘上面大吃大喝，因在城中搶得

多量美酒，四周田野裏也奪了無數牛羊。這個當兒，內裏的百姓，逃出城外，徵集山上鄉村人們，編成軍隊來尋希臘人開仗。這場爭鬪，從第二天清早開始，一直糾紛到日落西山。先前希臘軍很佔優勢，但是一到下午，那城市的軍隊竟反弱爲強，乘勝將希臘人一齊驅逐到船上去。他們也很樂意能夠開船走了；但是當檢點兵隊時，那裏知道每一隻船，都損傷了六個兵士。

隨後，海上又遇了一陣暴風怒濤，浪頭一直激打推送着船隻，遠遠的望南漂蕩而去。漂過了一個海島，便是他們生長的故鄉。對於優里賽斯真正是如何苦痛。他是望得見故鄉了，祇要能夠將船停下，就踏上故鄉土地，挨得到家門了，但是他却不能。後來雖然再回到家鄉，已是消磨十個足年的事了，同時還飽嘗了許多危難。

他們漂浮到一個地方，是賽克洛甫斯國境，也有稱做圓眼睛（Round eyed）人們。那一天，優里賽斯的船蕩到這個海島，看見港口風景十分幽美，

一灣平靜的泉流，澄清如鏡，順流推引船隻，徐徐進口。他同兵隊在船上休息了這一個漫漫長夜，第二天他們便享用了一頓很豐美的肴饌。島上隨處都是山羊。他們或用矛尖刺死，或是用箭射傷，登時獵得無數。他們困在船上好幾天，祇藉一點乾糧充飢。現在却得到很豐腴的美味，每隻船平分了八隻山羊；優里賽斯的船却得了九隻，因為他是一位首領。他們盡量飽滿了口腹，又將從伊斯瑪拉斯奪來的美酒，痛飲一場。

距離這地方一里遠近，有一個海島，他們的眼光都看得見。那一邊的土地很廣大，好像有人烟所在。他們停泊的海島，却不見生人踪影。到了第二天早晨，優里賽斯對他的隊伍說道：「在這兒等着吧，我親愛的朋友。我同我的夥伴，將船撐到那一邊海島去，探探住居那裏的人們，到底是有禮教還是蠻野。」他說罷，轉了船頭，划着槳向那一邊海島去了。優里賽斯選擇船上有勇力的十二個健兒，一同前去探察那個國土。他又用山羊皮貯着美酒，這酒又

濃烈又甜芳是伊斯瑪拉斯城裏阿波羅 (Apollo) 神廟的祭師送給他求贖他自己和一家族的人，當他們衝進城內搶掠時候。世上再也沒有更寶貴的酒了；祇消一分酒漿，可以混和二十倍清水，仍原是芬芳撲鼻，色澤不減。他又備了好些乾糧，他感覺這些食品是很需要的。

隨後他們登上陸地，走進山洞，舉目一看，大家都推測是很富厚，很技巧的牧人住家。洞裏面一排一排欄柵內，小山羊小綿羊不計其數，滿籃子奶油，滿盆子乳漿，一列一列的皮擱牆上。同來的人對優里賽斯說道：「我們趁主人還沒有回來就走罷。拿了這些奶油，再拿幾隻小山羊小綿羊回去。」但是優里賽斯不肯聽他們的話。他存心要看看這牧人到底是怎樣人物，並且希望從主人手上得着一些贈品。差不多等到將近黃昏時候，那賽克洛甫斯，那圓眼睛，回到家裏來了。原來他是一個巨人，祇有一隻眼睛，端端正正生在額中央，也祇有一道眉毛在上。肩上負一大束松樹枝幹做燃料用的。走到洞

口，一聲砰礮，歪斜着肩膀，將木材拋擲地上，趕一大羣羊隊進洞，又轉移大塊石頭壅塞洞口，那塊石好似一座小山，就用二十輛車子都不能運載。隨後揀了絛羊和山羊的乳汁，將一半凝結成油，又一半留做他自己的夜飯。他一切打點停當了，隨手拾幾根樹幹丟進火堆裏，霎時火燄熊熊上昇，光徹一洞，便發見了希臘人。當他們瞧見巨人進洞時，驚嚇得一齊躲避洞裏深處。

「你們是什麼人？」巨人問道，「是做生意的，還是海盜？」

「我們並不是海賊，有威權的主人。」優里賽斯答道，「是希臘人由脫勞渡海回鄉，我們是從阿加米倫（Agamemnon）王出征。他是最有權力的君主，威名傳遍了天涯地角。求你表示待客的禮貌，因神人會賜福仁愛的人。」

「噫！」巨人答道，「用不着對我說到神人。這都不在我們心上，我們比神人更有本領有強力。但是告訴我，你的船隻停泊在什麼地方？」

優里賽斯聽見他問到船隻，早料到他是不懷好意，不過想要把船毀滅。

了，那末使他們無法脫逃。於是便答道：「啊，主人，我們那有船隻海上遭了大風，撞在礁石破碎了，我們從驚濤駭浪中掙得性命的。」

巨人聽了也不聲響，更不麻煩一句話，立地抓起兩個健兒，正如人們提着兩隻小貓似的，向地上一摔，用手撕裂四肢，送進口內吞嚥；一面又大口喝着乳漿，不一會便是骨頭也不剩下一塊。他飽餐了這驚人的晚飯，啞口聒舌的向羊羣當中躺下，便沉沉睡着了。

優里賽斯心內想道：『殺掉了這巨怪，乘着他正在酣睡，我不難舉起利劍刺中他的心坎。但是不可造次；如果這樣，我和我隨從也要頃刻毀滅了。洞口那塊大石頭，誰能移得動分毫呢？』

他在這一個長夜裏，心內千迴萬轉，愁腸百結，一直挨到第二天早晨。那巨人一覺醒來，搾了母羊的乳漿，隨手又抓起兩個人，同先前一般吞嚥了。他用完早餐，就望牧場去了，大陣的羊羣隨着出發，他移動石頭，塞了洞口，譬如

人們蓋上箭筒的蓋子一般。

優里賽斯這一天光陰，想盡法子如何解救自己和這些人，結果想出一個計策。洞裏有一根大木柱，是橄欖樹的幹子，顏色青翠，料是那巨人用來做手杖，要將煙燻乾了。優里賽斯劈了一段六尺那麼長短，擱在火堆上燻成又乾燥又堅挺的柱子，存在看不見的地方。薄暮時候，那巨人回歸山洞，一如前天那麼個樣兒，又是一把抓下了兩個羈囚，幾口吞嚙盡了。當他吃完之後，優里賽斯手內提了一個貯滿美酒的皮袋，走近他跟前說道：「請喝，賽克洛甫斯，你剛好用過夜飯。喝一點酒，嘗嘗我們船上裝載來的是怎樣寶貴的東西。但是祇怕沒有別的人，肯來你的島上獻給你，你竟然如此殘害生客。」

賽克洛甫斯接過皮袋的酒，一口氣乾了，並且非常贊美酒的味兒。

「再更多的給我，」他道，「告訴我，你的名兒，我要回報你一件禮物，盡主人待客的道理。真正是色味兼美的飲料，我可斷定，莫是天上神仙府存貯

的」

當下優里賽斯便答道：「我名叫沒有人，請給我你的贈禮。」

巨人又說道：「我的贈禮就是這個：最後才吃了你。」他這樣說着，早已是醉意朦朧睡着了。

這個當兒，優里賽斯對他的同伴說道：「抖擻精神，我的朋友，時候到了，是我們脫逃這個監牢的機會。」

他們舉着柱子放進火堆，看定這一根青翠樹幹，漸漸轉成紅色，發出炎炎火燄。他們便衝過去，一下子刺進他的眼睛。先前曾經說過，他祇有一隻獨眼。優里賽斯運盡全身力量，拿定柱子旋轉他的眼珠，正如人們舉鑿子向牆壁上洞成一個孔竅似的。那紅光耀眼的柱子刺進眼球，又如鐵匠製造刀劍，鍛鍊着又紅又熱的鐵片投在水裏，發出嗤嗤的聲音一般。

吃這一下，那巨人便直跳起來，拔出眼裏木柱，怒哮如雷，便驚動了島上

圓眼睛人們，一齊趕來查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有什麼苦痛，』他們同聲問道，『這樣子狂呼大喊，嚇得我們一齊都從夢裏驚醒？莫不是有人偷盜了你的羔羊，或是有人暗算你？』

巨人含着痛楚聲調狂喊道：『是沒有人傷害我啊。』

『那末，』圓眼睛人們說道，『若是沒有人傷害你，一定是神祇的法力，我們實在不能夠助你抵抗神人。』

但是優里賽斯聽了暗暗好笑，心內很得意，當時竟用假名哄騙了他。不過仍原很疑懼怎樣逃得出虎口，因巨人坐在洞口，偵察他們或偷偷混在羊羣當中溜了出去。優里賽斯尋思了好多時候，結果想出一條妙計準備脫逃。也是他們氣運十分好，這天夜晚，巨人將公羊一齊趕進洞裏，因平常都是放任在外。這一隊公羊極肥大，極強壯，優里賽斯選了六隻最肥大的，將十二個健兒當中生存的六個人，用柳枝縛在公羊腹下。六隻公羊的大腹旁邊都羈

上了人，每邊又夾着一隻公羊遮蔽了，並排走去。剩下了他一個更有誰來處置呢。然而他自己也有辦法。這兒還有一隻公羊，比其餘的都高大，他聳身抱公羊腹部，兩手緊緊抓定那鬆鬆的長毛。一切都停當了，天色微微發曉，洞裏的羊，成羣結隊都望洞口走，經過巨人面前，他便用手摸索，並沒發覺羊腹下有人。當他的手撫摩着那一隻最大的公羊，口內說道：

『什麼意思？你從來不曾落後；你平常早晨到牧場，夜晚回洞裏，老是開頭當先。莫是爲了你主人的眼睛給惡賊沒有人弄壞了，心裏難過。他先用酒來制服我，末後取了我的眼睛。啊！你能告訴我，他是在那裏，我要撞破他的腦袋。』他說罷，聽這大公羊走出。

他們離開巨人摸索不到的地方，優里賽斯鬆手站起，解脫六個人的束縛。他們很倉皇的一氣奔向停船地方去，又時時向後回顧，祇怕那巨人在後趕來。船上的人，迎着他們十分喜樂，但是大眾都露驚疑之色，瞧見他們祇有

六個人回來。優里賽斯連忙做了眼色，禁止他們不要聲張，祇怕驚動巨人循着聲音追蹤而來。於是他們一齊上船解纜，用盡生平全力打槳，望海口駛去。當離開口岸一百碼遠近，優里賽斯站起來，放大聲音喊道：「你是一隻貪饞的野獸，賽克洛甫斯，吞嚙着投到你的洞子旅客，瞎了你的眼睛，是公正的刑罰；而且天神將降下更重大的災殃，使你承受！」

賽克洛甫斯聽見優里賽斯大聲斥責，忙撕下洞口岩石，向聲音來的地方丟去。這塊石剛剛落在船隻面前，登時激起滔天波浪，沖撞船隻，一直退回口岸。但是優里賽斯拾起一根長竿，用力撐開船身，點着他的頭不敢聲響，授意他的部下盡力搖槳。他們一齊努力搖開，直待離開口岸比先前兩倍那麼遠，優里賽斯重又站了起來，那光景好像又要喊叫了。他的部下已是膽落心寒，懇求他保持靜默。

「不要再挑撥那巨人發怒，」他們同聲說道，「我們幾幾乎都送掉生

命，剛才被那汹汹的波濤摔回口岸。那巨怪膂力很强很準，擲出來的目標是遠不過的。」

但是優里賽斯那裏肯聽，又大聲喊出來道：「聽呀，賽克洛甫斯，若是有人問你誰取出你的眼睛，可說是依薩加地方優里賽斯。」

那時，巨人又撕裂了岩石投去。這一下祇差一隻手掌的距離，幾乎擊中了船尾舵上，登時波濤汹涌，推擁船隻漂駛遠去，一直送到那一個島岸。

優里賽斯在倉忙逃命時間，還不曾遺忘攜帶島上生羊，回去分贈他的伴侶。當時他一一分派給各船平分了。那最大的公羊歸他自己分下。這一天，每隻船都飽餐了豐腴美味，醉飽之後，各在海岸上睡覺。

二 風的國和騷西的家

第二天，優里賽斯又張帆出發了。隨後駛到漂浮之島，是風之王的國土。

優里賽斯見王說明自己的身世和事業，怎樣攻破了脫勞城，後來歸程中如何遭遇了災難。王很優渥款待他，流連一個足月，直待他決意辭別回家時，王能够如何援助他，都施展了法力。他拿一隻又堅又厚的牛皮袋子，將全世界的風，會阻礙他的行程的，都收進袋子，把袋子掛在他的船艙。那時，祇留下柔和的西風，吹送他的帆船，在蔚藍平靜的海面，緩緩前進。如是一連九天，風柔海靜，已駛近依薩加海島——近到都能够望見崢嶸的山峰和樹影。但是第十天將近向曉時候，優里賽斯一直無論晝夜，都是清醒，不肯讓人代他掌舵。這時他倦極了，不知不覺雙眼朦朧，不由自主的睡着了。船上的水手，當時互相議論道：『看這個牛皮大袋子。這裏頭一定盛着很貴重的東西——白銀，黃金，珠寶。我們的首領爲何完全霸佔了呢？』於是他們割開了袋子，霎時袋裏的風一齊衝出，怒哮狂號，掀起滔天巨浪，船隻又被吹打回頭，遠遠漂蕩，愈離愈遠，依薩加了。優里賽斯却給風哮浪嘯攪醒了，眼看這情景，絕望得幾乎

想投海自盡。末後又轉了念頭，自己說道：「不活着畢竟是更好。」他扯起衣襟把臉蓋了，仍原躺臥不起，更沒有對部下說了一句話；聽憑船隻一直傾欹漂流，退回浮島風之王的國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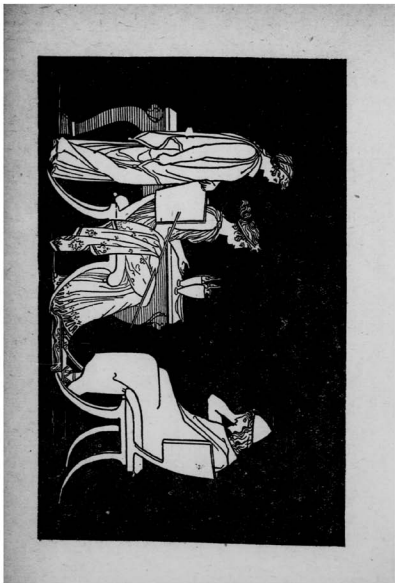
優里賽斯領着他部下一個人來見王，一時也不走進宮內，祇在宮門外面坐下。恰好王出來瞧見了，便說：「這是怎麼說？爲什麼還不會回到你的家鄉？」優里賽斯道：「我倦極睡了，我的部下割開了裝風的皮袋。我懇求你再救助我一回。」王答道：「這是一點也沒有用處，救助一個天神所憎惡的人，走開去！」

於是優里賽斯沒精打采的回到船上，他們重又解纜離岸，海上開駛了六日六夜。第七天，到了一個城鎮名那摩斯（Lamos），這地方在黑夜裏，一如白晝那麼光亮，是一個很偉麗的口岸，窄窄的港口，周圍峻峭的岩石，因此波浪不生，海水光滑如鏡。如此引人入勝的佳境，因此各船的水手，都將船駛進

港內，祇有優里賽斯以爲停泊港口外面更是安全。他派了兩個人進口尋訪國王的宮室。他們中途碰見一個身體極高大的女子，便向她探問王宮的途徑。她便告訴了他們——原來她便是國王的女兒。於是他們來叩着宮門；門豁然張開，他們一眼瞧見了王后，嚇得魂不附體，因爲她那般偉大，儼如一座高山，他們禁不住渾身戰慄，連忙回頭奔逃。但是王后叫喚她的丈夫，驚動了國王，王又高聲呼喊城中的百姓。他們全國都是吃人肉的巨人，那時候，他看見港內泊着船隻，抓起大岩石投去，一剎那間，祇見浪花四濺，都成了斷桅碎片，浮泛水面；船上的人都墜到水裏，很狼狽的張開雙臂游划，想向沙灘逃命，他們舉着矛槍，望水裏拋擲，譬如捕捉大魚一般，攆到手內，就張口大嚼。所有停泊港內的船隻，全數毀滅了；獨有優里賽斯的船，僥倖保全。他連忙用劍斬斷錨索，一面喊叫他的部下盡力鼓槳，因此脫逃了生命。但是優里賽斯現在祇有一隻船，祇有傷亡了十二人以外的隨從。

隨後海行不久，又到了一座奇離的島，他們將船拉攏海岸坐在沙灘上，悲切切的痛悼遭難的伴侶，因為六百人渡海，生存的不過三十多人了。他們很悲惻的度過了兩日兩夜。第三天，優里賽斯一手執劍，一手執矛，爬上就近山巔，探望着到底是什麼境地。他縱目四顧，遠望前面葱葱鬱鬱大森林中間，一縷青煙裊裊上昇，顯見有人類居住。他自己想道：『我回船上去，待我們吃過午飯，總得幾個人同去探訪一下，居住島內的是那一類人物。』當他正要下山向海岸走時，碰見了一隻很大的紅鹿，橫在小徑，向溪澗喝着泉水，差不多擋住他的去路。他一矛刺去，立刻倒下死了；他把死鹿的腳縛了，負在肩背上，倚着槍桿，一步一步向山下走，真實的，這是很辛苦累重的負載。他一到船旁，將肩上的紅鹿丟在堤岸，大眾瞧見獵了大獸，莫不喜形於色。當下他們大享盛饌，鹿肉美酒既飽且醉，優里賽斯也丟下探訪島內的事，打算等到第二天實行。

清晨時候，他便告訴他們登山看見島中的情形，但是說到訪問島中風俗的事，却沒有人樂意冒這個險，因他們念到海行已來所受諸般苦惱，莫不膽落心寒。當時優里賽斯便說道：「我們船上的人，編成兩隊：一隊歸我率領，又一隊讓歐里羅克斯（Eurylochus）做首領；我拈鬮一下，聽天由命，誰該當進島內探險，誰去好了。」於是他們依言投了鬮，却不道竟是歐里羅克斯的鬮先跳出來。當然是他去了，便帶領二十多人前進，走到森林中央，祇見一塊廣大平坦地面，聳然矗立一座宮殿，無數虎狼獅子，穿來穿去。這些人瞧見了許多猙獰猛獸，嚇得兩腳祇是顫抖，但是這些動物却沒有表示傷害他們的形態。不過蹲着後腿，做出諂媚的樣子，正如狗對主人搖尾乞憐一般，希望得一點顆粒片屑的食餌。他們又聽見宮內微微透出女子織機聲，歌唱聲，十分柔媚動人。他們當中一個人說道：「我招呼這個歌唱者，讓我們瞧瞧到底是凡間女子，還是一位女神。」他們果然向宮內叫喚起來，那一位騷西（Circé），



傳說她是太陽的女兒，便盈盈走了出來，就邀請他們進內。他們一齊走進，她遞給每人一杯飲料。杯中看去像是酒漿，調和了麥粉甜蜜，但是她曾撒了奇異的藥粉，這粉末可以使人渾忘了一切的愛慾。當他們喝盡時，看呀！一個個都變成笨豬了。長凸的鼻子，疏硬的毫毛，叻叻的叫喊也儼如豬聲，但是安在他們胸中的，仍原是一顆人心。騷西驅着他們進了豬欄，給了一些橡實、山毛櫸做食料。

當他們進宮時，祇有歐里羅克斯留在外面，這時氣急敗壞的奔回船上去，告訴優里賽斯這些情形。優里賽斯穿上武裝，執了刀劍，說道：「我去救救這些人。」他不肯聽從別人勸告，求他不必去冒險。「他們受不着你一點好處，」他們同聲說道，「祇怕你自己反惹了殺身之禍。」「噫，」他答道，「如果你們願意留在這裏，儘可自由，吃着肉，喝着酒；但是我一定要去拯救我的人，因我是他們之長。」

他說罷，頭也不回逕自去了；將近宮門時，迎面來了一個偉麗的少年人，手執一根金杖子。祇聽那少年說道：『優里賽斯，你來拯救你的人嗎？你是做不到的，連你自己都要白白來送死。但是站住！你是敬畏神祇的，神們也要保佑你。我給你一種藥草，可以使騷西的藥粉，完全失去功效。你喝着她給你的杯子，要先投下這神草。』他說時，遞給優里賽斯一枝奇草，這枝草是黑莖白花，潔白如乳漿一般，名稱摩里（Moly）。

優里賽斯手內握了摩里草，走至騷西宮門廊上站定，揚聲叫喚她。騷西聽見聲音，開了門說道：『請進來。』他便昂然走進。她指着一張橡樹雕成的大椅子請他坐下，又敬他一金杯的美酒，但是杯中早已調和了致命傷的藥粉。優里賽斯坦然舉杯就喝，因早已乘機投了摩里草。騷西登時舉起魔杖，揮打着他說道：『進豬欄內去，同你的隨從躺臥一處。』但是優里賽斯拔出利劍向她衝進，那聲勢幾乎就要把她一揮兩斷了。她忙抱着他的雙膝，懇求饒

怒並且說道：「爲什麼我的藥不能傷害你？想不到地上的凡人能够如此。沒有可疑的，你一定是優里賽斯了；因漢米斯（Hermes）曾告訴過我，當他從脫勞回歸時候，會到我的島上來。來吧，現在我們做了好朋友。」但是優里賽斯答道：「我們怎能做朋友，你不是把我的隨從都變成了豬嗎？我祇怕你乘我沒有防備，又施展你的伎倆來陷害我。現在對我發一個誓，要嚴嚴重重的，從此不得傷害我。」於是騷西也依從了。

這時，她的一羣女侍，嬌美可愛的女子，都是清泉綠林溪澗所產生的，一齊來安排筵席，有的在椅上蓋了紫色氈子，有的安了銀棹子，有的捧着金籃子擱在桌上。她們又爲他預備了沐浴湯水，又撒了奇妙的神品。他沐浴之後，頓覺精神安舒，並不感到一些兒疲倦。那時一個宮人，是宮中的總管，她們都承受她的號令，親自獻上很精美的小麥麵包，又遞了許多美饌佳肴，羅列桌上。騷西說道：「吃一點肉，喝一杯酒吧，優里賽斯。」但是他一點飲食也不會

沾唇。「這是什麼意思？」她說道，「你還疑慮我要傷害你嗎？我不是賭了一個重誓不來損傷你？」優里賽斯說道：「我怎能咽得下酒肉，我的從人不是都變成了呆笨的牲畜嗎？」

騷西聽了，便從座上站起，握了魔杖在手，走到豬欄那一邊，就是她剛才施法術將人變成豬的欄前。她開開欄門，每隻豬走出時，擦上了靈妙的奇藥。看！不過俄頃之間，這一羣笨豬，身上硬硬的毫毛，都脫落了，立刻回復了人形，看起來祇有比他們從前更年輕更俊美。他們舉目瞧見了首領，一個個向前來擁抱他，真是又悲又喜，禁不住淌下許多眼淚；便是騷西自己，此時也覺微微感動。

他們一齊走進宮室裏，放開心懷，享用了豐盛筵席。隨後騷西對優里賽斯說道：「到你的船上去，把一切貨品軍器，一起運到海口山洞裏邊，再領了你的所有隨從到這裏來。」

優里賽斯就大踏步走了。這當兒他的從者瞧見了他真有說不出的歡喜，他們好不疑懼，以爲他這一去，總不得回頭了。他們譬如小牛，長日關閉欄內，瞧見牠們的母親，在暮色蒼茫裏，從田野回來，那模樣喜樂。當時優里賽斯對他們說道：『跟我一塊兒，到那個森林當中大宮殿裏去。』但是歐里羅克斷阻止着他們道：『不要去罷，我的朋友；你們如果去的話，你們就要變成獅子，大熊或是笨豬了，那末，你們有餘的生命便停息了。這個又笨又強的優里賽斯，都是領導我們受災受難。那一回他不是引導我們投進了賽克洛甫斯的洞裏嗎？』優里賽斯聽他從人叨叨說出這麼些怨憤的話，不覺怒從心起，抽出劍來便望他揮去，但是給近旁的人攔住了。『我們都跟你去罷。』他們說道，『這個人若是害怕，就讓他留在船上。』於是他們都打定主意跟隨優里賽斯；那個歐里羅克，當看見他們走了，也不由自主的跟着一塊兒走。

經過了一個長年，優里賽斯同他的從人遲留在騷西島上。她每天都是

盛筵美酒款待，他們也樂而忘憂的做她的座上賓客。但是到了一年將盡的末一天，有人對他的首領說道：『我們都不想回歸故鄉嗎？』他立刻醒悟這句話是正當的，忙向騷西說道：『現在我們應當回鄉了，行程中一切，仰藉你的大力保護。』騷西答道：『我不能挽留一位客人，違背了他的心願。』

於是他們在船上布置了一切，騷西命她的女侍搬運了數不清的肥肉，麵包，酒漿，來到口岸，貯存船上，供給他們海程需用。他們張起帆兒，向主人告別，緩緩駛向海外去了。但是騷西當臨別時曾告訴優里賽斯，此去海程中遭逢的事，並且還警告他什麼是應當幹的，什麼是應當避的，如果他們願望平安回家，要牢牢記着她的話。

三 西茵史海島和其他奇境

他們駛行不久，又到了一個海島名叫西茵史（Sians）。西茵史是海上

婦人正同人魚相似，口唱甜蜜嬌柔歌曲，發出動心悅耳聲調。海行的人一聽歌聲，沒一個捨得經過，總給這魔力吸引着駛近前去；等到挨近前來，西茵史便飛躍而起，一把抓去，撕扯得骨肉分裂，大肆吞咽。她坐在島岸，周圍積疊着骷髏白骨，曼聲長吟。騷西早曾警告優里賽斯會碰見如此可怕的動物，又教授他對付的方法。當時，船隻看看駛近了這個地點，他用蜜蠟封塞了船上每一個人的耳孔，使他們聽不出一些聲響；至於他自己，便命令他們用繩索將他的身體縛在桅竿上。「千萬留心，」他說道，「你不要把我的縛鬆開，無論我那時怎樣千求萬懇。」船漸漸近這個海島了，風平浪息，海水如鏡，水手卸下帆兒，用力鼓槳。那時，西茵史望見了來船，開始曼聲歌唱，這當兒優里賽斯緊緊束縛桅竿前面，耳內聽了歌聲。當時他就懂得歌聲含着什麼意義，便渾忘一切，謹慎提防，因歌聲允許給他的，正合他生平想望的心理。他是一個凡人，凡人的智慧常苦不足，他願望考察殊風異俗的國家，每一國的百姓，他們

的思想如何，生活怎樣。西茵史的歌辭，表示要告訴他，他的心中求知的一切慾望。他這時祇有連連點着他的頭，對他的部下示意，求他們解了他被束縛的雙手雙腳。但是他們記着他剛才吩咐的話，依然一息不停的鼓槳前進；並且當中兩個人，重又拿新繩索將他縛緊，生怕給他掙斷了那一根繩子。於是他們很安寧的緩緩渡過了西茵史海島。

現在優里賽斯又要決擇兩路水程出發了。一路水程必定要經過漂遊的岩石（Wandering Rocks）。騷西曾告訴他這個；那一邊海水底下有無數自動岩石，日夜廻旋不息，當海船駛近，那岩石廻旋尤其迅速，洶湧的波濤，興起旋渦，一下子便吞沒了船隻，那樣迅速廻旋，簡直可以攪下空間飛鳥。騷西又告訴他經過那個地方的船，祇有一次會脫了危險，就是那一隻阿古（Argo），當日衆英雄出外尋找金羊毛那一回事。「這個」騷西道，「是得神祇特殊的恩惠，也因為船上的水手，完全是天神的親子。」所以優里賽斯自己

主張還是不走這一路水程好，雖然別一路水程，也是很危險驚人的境地。

船隻進行不久，他們望見海上好似一重煙霧上昇，並且又聽見波浪洶湧激打岩石，因船已駛近別一路危險地點了，騷西先前曾經警告過。這地方海面極狹窄，夾在海島和大陸之間。這一邊有一個山洞，洞裏居住一個猙惡的魔怪，名叫西拉（Sylla）；那一邊便是可怕的旋渦。海船一經駛進，跟着海浪盤旋，一直旋到海底下，永遠不得上浮。騷西對優里賽斯說到這個地方，又指導怎樣做法。「這總比較好一點。」她說道，「船靠近西拉這一邊走，勝如挨近卡里卜梯斯（Charibdis）；這邊或那邊，你的船一定要經過的，因中間沒有寬餘海面。這是真的，你的船一駛近西拉的手能夠抓得到的地方，就要一把攬去了六個人，牠是六個頭，每一個人供給一個頭吞咽。但是你的船一駛近卡里卜梯斯，那末，一下子全船給海浪吞沒了；並且損失六個人，總比全船覆沒好得多。」那時候優里賽斯曾答道：「我不可以拿了盾牌和矛槍，向這

魔怪爭鬪嗎？」騷西答道：「你實在有驚人的威武，你能够同神人打仗。但是你一定不能抵敵西拉；牠是過強，有超越人類的強力。那時你稍一遲疑，牠便要再來攫拿六個人了。不儘你的力量，祇顧搖着槳趕快逃去。」騷西對優里賽斯說得如此懇切，不由他不牢牢緊記這些話；但是對他的部下不敢一露風聲，怕將嚇落他們的心膽。

他這時命掌舵的人，轉着舵，傍近西拉那一邊海峽。然而狹窄的海面，依然很迫近旋渦。那景象真是奇離，一忽兒旋渦下沉，洞見海底；一忽兒波濤騰沸，沖至那巉巖的山巔。在這當兒，優里賽斯仍然不曾說出妖魔在這一邊的話，怕一給他們知道，即刻要冒這個險阻，一定不敢向前。他們一齊站着，一面用力鼓槳，一面觀望這旋渦。霎時間，西拉突然伸出可怕的許多手，抓了六個水手，爲全船最勇敢而壯強的。優里賽斯聽見他們喊着他的名字，哀呼求救，但是他沒有法子救助他們。這個悽慘的情景，後來他還時時提及，在他冒險

中所受的一切災難可算是最動心慘目的景象

隨後駛到了三峽海島，就是現在叫做西西利 (Sicily)。他們的船還距離很遠，優里賽斯便聽見一陣羊鳴牛叫的聲音。他立刻回憶到騷西對他說明許多未來的事，告訴他末一次碰到的危險。那時騷西是這樣說：『最後那一次，你的船要經過一座風景很幽美的海島，那地方是太陽蓄牧着成羣成隊的牛羊。有牛七隊，每行一共五十隻。又有羊七隊，每行也是同樣數目。這兩陣牛羊，各有一位女神看管着。現在我先勸告你，船經過這地方，最好是不必登岸。你就得平安回歸家鄉；但是假如你登上了這個島岸，祇怕你的同伴，偶然貪饞，宰了太陽神的牛或羊。若是他們不知忌憚，那末他們便要受很慘厲的災殃。』優里賽斯眼內看着，心內想着，便對他的部下說道：『聽我的話呀，騷西告訴我這個海島是危險的地方，我們到這裏最好是不要停泊；我們若是一直望前去，就得平安回歸了家鄉。想一想吧，現在，我們損失了多少同伴，

眼前祇有這幾個是活着。聽我的勸告，我懇求你們，那末我們幾個至少也得救了。」但是歐里羅克斯說道：「真實的優里賽斯你好比是鐵鑄成的，永遠不生疲倦，現在又叫我們經過這個明媚的海島，不得登臨；我們雖然整天整夜勤勞不息，仍然望不到休息。並且除此之外，夜裏行船，也是很擔心的。恐怕海上突然興了風波，說不定或南或西，起了一陣大風，這是海上時常碰見的事，我們的船就成了碎片。不一定要讓我們停泊這地方過夜，上陸地安歇，明天清早，再開船望家鄉去。」船上的人都附和他的話。這當兒優里賽斯心內明知他又耍準備着忍受可怕的災殃，他只得說道：「你們有許多人，我祇一個；我當然不能禁止你們願意幹的事，但是大家要發一個重誓，在這裏若是瞧見了牛或羊，一個指頭都不可碰着；不，無論如何，便是饞涎流到口外，那也祇好用騷西贈的糧食充飢。」

他們登時一齊賭了誓，總不去接觸島上的牛羊。他們將船拉進小灣，這

裏是小小的河流，潺潺的蜿蜒入海。他們在口岸飽餐一頓，隨後悲切切的傷悼着，爲西拉抓去的六個同伴，良久便在岸上，各自安息了。

第二天早晨，優里賽斯又勸誡他們一定不可接觸島上的牛羊，祇可用船上貯存的食物；並且再三再四說明內中情由：『這些牲畜，』他道，『是太陽神的；太陽是一位有權力的天神，他的光普照大地，照遍人類萬物。』

但是現在的風轉向南來了，一天又一天的度過了一個足月，除了幾天是東風。南風，東風，對於他們的水程都有阻礙，於是他們便遲留在島上。一個長時間祇藉騷西餽贈的食品充飢。當存糧吃得精光時，他們走遍島上搜求食物，或是張網捕鳥，或是用標捉魚，但是鎮日不得一飽。他們饑餓得不能忍受了。優里賽斯禱告神明，祈求保佑，但是毫無徵兆；看起來好像神人對於他們漠不動心。

結果，歐里羅克斯對他的同伴說道：『聽呀，我的朋友，聽我的話，我們完

全處在很險惡的境地了，死固然是很可怕的，但是沒有更比餓死可怕了，我們現在也很相似。不如宰了島上的牛，獻神做犧牲，把一分敬神，餘下來的救我們饑餓。獻了犧牲之後，再虔禱神明，賜給我們一帆風順。更許下大願，待我們回到家鄉之後，蓋一座偉麗宏大的廟宇，供奉太陽神。若是太陽神因此震怒，立意要沉沒我們的船，也祇好任憑神的意思；溺死總比餓死好得多。」

這一席話，說的他們都同心同意了。歐里羅克斯便立刻趕着幾隻最肥碩的牛，走下沙灘，宰割了，依從風俗，犧牲獻神。他們得不到麥粉撒肉，便用樹葉撒上；也沒有酒漿，便用清泉代酒。他們獻了神，一齊開始享用。優里賽斯正在熟睡，醒來時聞到炙肉的香味，心內就明白他們背棄誓言，宰食了太陽神的牲畜。

同時，兩位看守牛羊的女神，飛昇天上，報告了太陽神。太陽神聽了勃然大怒，便向衆神說道：「看看，優里賽斯手下的惡人，幹出什麼來！他們宰割了



我的牛，那是我昇天下地時候愛弄愛看的。如不重重責罰他們，如此胡行亂做，我再不普照大地了；將我的光照臨地底下黑暗深處。」當時，衆神之王答道：「照呀，啊，太陽，仍舊普照着大地。我用我的霹靂，擊碎那些罪人的船隻，等到他們在海上漂浮時候。」

同時，優里賽斯也是十分惱恨他的部下，並且很嚴厲斥責他們呆笨，不守信誓。但是他無法可施，牛已經是受宰割了。在這剎那間，耳朵所聞的，眼中所見的，又大大受了驚嚇；因瞧見剝下的牛皮，在地上爬來爬去，串在串上的牛肉，也發出哮叫聲音，正如活的一般。然而他們並不放棄肉食美味。一連六天，他們都享用盛饌。第七天，風向已順，便解纜開船而去。

出口時候，海水不波，和風送帆，好像是天從人願，向家鄉前進。但是船漸漸漂游去了，回頭望不見海島，霎時間烏雲四佈，海天昏暗如墨，狂風號叫，擄擲船隻，布帆分裂，斷折了桅桿。那枝桿向後折下時，恰恰撞着掌舵的頭上，就

跌進海內。隨又霹靂一聲，降下一陣雷火，船上處處升起煙霧，火焰熊熊燒着了。全船的人，被風吹落海裏，有的在東，有的在西，隨波昇沉浮泛；祇有優里賽斷留在船上。船樑也被急浪冲散分飛了，祇剩了半節桅桿，光光的船骨，隨風顛簸漂蕩。優里賽用一根革帶，將自己縛在桅桿上，坐在船骨，聽憑風逐浪送。他漂流了一個長夜，當東方發白時候，又蕩回舊路，一邊是西拉山洞，又一邊是大漩渦。那時瞧見一株無花菓樹，高據山巔，俯臨旋渦之上。騷西也曾對優里賽說過這株樹，因她能知未來一切事。優里賽所緊記着她的話；當船骨給滾沸的波浪一擁，而上山巔時，他連忙鬆了革帶，伸手抓着樹枝，懸掛上面。他瞧見再不能望上爬了，於是祇好等候船骨回斷桅，再昇浮上來，因此時已隨波浪低沉海底了。差不多等候了四個鐘頭，才瞧見滾滾沸騰的白浪，又送船骨斷桅昇上。他趕忙放了抓在樹上的雙手，來抱斷桅，坐了下去。重疊如山的波浪，騰到山峯，却平靜了片晌。當將要下沉時，優里賽忙用手代槳，用

盡平生力量，向旁推移，給他逃脫旋渦的範圍。也是他命不該絕，却不曾給西拉瞧見；如果被牠偵着，總難逃死亡之禍。

優里賽斯由是一連八個整天，八個長夜，隨風逐浪，在海上顛沛流離；直
到第九天，漂向一個秀麗的海島，那裏居住一位女神，名叫卡里甫沙（Calypso）。在這個地方，他一直安居七個長年。看起七年這麼長久，他雖是能夠得到人生一切的欲望，然而他還是憶念家鄉。「啊！」他自己常常想道，「我祇要瞧得見，我家裏煙囪上的煙縷！」但是這海島是隔離人境，位在大海中央，沒有船隻近前。於是他也無法可想，祇有耐着性兒呆呆等候了。

四 依薩加王后的求婚者

現在先丟下優里賽斯在卡里甫沙島內的事，再說到他的故鄉依薩加家內的情況。前頭已經說過，當他出征脫勞之前已結了婚，他的妻子名叫潘

娜洛甫 (Penelope) 還有一個男兒特里麥考斯 (Telemachus)。當日，這個男兒還在孩提之年，優里賽斯就從希臘大軍出征脫勞。現在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他還不曾回歸家鄉，並且沒有人曉得他的情形。至於出征各大將，每人的遭逢，都有真實的消息；有的是喪身戰場；也有是在歸程中覆溺海水；那一位大軍的首領，已經回歸故國了，却遭他的妻子暗算送了生命；再有人到家之後，潛逃到遠地重新建立國家；也有很平安的回家，安享尊榮，不過有遲有早罷了。祇有優里賽斯一直是渺無音信，沒有人曉得他身居何地，到底是死是活。照這情形推測，很像近於死亡。這也不必驚奇，那時，依薩加許多貴胄少年，和近鄰海島的王子，一齊都到王宮，勸誘他的妻子潘娜洛甫改嫁。「這是沒有用處。」他們說道，「這麼長久的光陰，儘着等候你的丈夫。此時他怕不成爲冢中枯骨了。你應當有人來執掌你的產業土地，因爲你的男兒太幼稚，不能擔當得起這個大家業。」

潘娜洛甫心坎中總當她的丈夫是活着，並且確信他有一天回來的；然而也明知很難教人見信。她很感傷自己孤立無援，便是依薩加百姓，也以爲她應當再嫁一個丈夫。他們也感嘆地方百事不舉，國內無王。若是有人選做她的配偶——那是自然的，她的丈夫便是國王了——便得不到賢明的人，總也勝過讓那龐雜的羣聚，一天又一天的，會集王宮，吃喝賭博，消耗王的財產。她到了這地步，祇好用計延緩時日。她自己想道：「我不如托辭推開這些人」——大眾稱做求婚者——「再過些時，或且我的丈夫就回來了。」她便對他們說道：「你們都知我丈夫的父親，是一位年高的人，假使不幸一朝亡故，不曾置備相當的衣衾殯殮，那是我很大的羞恥。你們要知道，他是堂堂一位君王，要舉行尊榮的喪禮，讓我爲他刺繡着正式殯殮衣衾，完了工作之後，就從你們當中，擇一個人做我的丈夫。」那班求婚者聽了，莫不喜形於色，他們個個心內都想道：「這樣繡工能費多少時間；待她完了工，我們當中一

個，至少總得趁了心願。」由是他們很寬心的一天一天等候着，但是不知爲何却永久做不成功。其實，王后每到黑夜，就悄悄的拆散了白天的工作。也不知經過多少時間，總沒給一個人得知，但是結果却被王后貼身的一個宮娥洩漏秘密，告訴她的朋友，求婚者之一。那天夜晚三四個求婚者，由宮人領着，突然闖進了王后內室，偵着王后正在拆散白天的繡工。王后便不能再用法子，挨延時間推去他們；沒有多久，一切便繡成功了，慌得她不知如何是好。

現在衆神之中，第一爲優里賽斯關心的，便是阿西娜（*Athena*），智慧的女神，她寵愛優里賽斯也因爲他是那樣聰明多智略。阿西娜心內想道：「現在有兩樁事情要幹的：我們一定指引優里賽斯歸家，他已經在外流落二十年了，這很足够了，並且受罰也太過分。我們一定不要任憑特里麥考斯，他的男兒，一直袖手安坐，一事不幹，假使對於他父親一切的事都不過問，或是死是活。若是優里賽斯到家，看出特里麥考斯一點都沒有懷念訪求他的意

思那是多麼不幸的事，因特里麥考斯現在是一個青年人了，可以自由思想，可以自由行動。」阿西娜是智慧之神，看透這是第一宗重要的事，因沒有比這個更壞更糟，爲的是父子感情不和洽。她使用法來激動特里麥考斯的心。這一天，他正坐在求婚者當中，他們佔據在他父親的宮殿大廳，宴樂賭博。每天他們都聚會這裏，揮霍優里賽斯資財物產。天天解牛宰羊，燒炙肥豬，供給他們盛饌；地窖裏貯存美酒，長使他們醺然醺醉。特里麥考斯也無法可施，個人敵不過大眾。他坐在那裏，心內十分悵惘不樂。一抬頭，忽見門外來了一個生客。這個生客就是女神阿西娜，她幻成一個凡人從天下降。特里麥考斯瞧見了她，忙站起相迎，又命侍者安了坐位，捧酒進饌。

客人進食之後，特里麥考斯便詢問她的姓名職業。客人答道：「我名曼梯斯（Mentes），是泰斐安（Taphians）的國王。我運載一大批鋼鐵到賽波勒斯（Cyprus）（Cyprus的命意是銅）去，要交換紫銅。路經這裏，便來拜謁你的父親，

我認識他，也認識他的父親。但是有人對我說，他離家好久，逢着意外，阻滯不得回鄉。我相信他一定是活着，但是這一班到底是什麼人？他們在這裏幹什麼？是結婚的喜筵嗎？要是一個聰明人，斷斷不喜歡看他的家裏，有這樣放肆胡鬧的舉動。」

當下特里麥考斯答道：「啊，貴客，當我的父親活着時候，家裏是十分富厚榮華。但是自從一去不歸，惡運就降落我的身上。他要是給海水吞沒了，不如死在脫勞陣上，還博得一個榮名。這一班人都是依薩加四鄰王子，他們來這裏，說是勸告我的母親改嫁。她對他們既不答應，也不推辭。由是他們佔據我的家，浪費我的資財。」

曼梯斯又說道：「真正是時候了，優里賽斯應當回來，這樁大不了的事要結束了。這也是你自己幹事業的時候。現在聽我說吧。第一，先召集依薩加百姓開了大會，最好是他們能站在你這一邊。那時，命求婚者四散，各自回家。

譬如你的母親意欲再嫁丈夫請她回她的父親家裏去聽憑她自己的百姓爲她安排結婚筵席，置辦一切婚禮，正如出嫁女兒一般。辦了這幾宗事，就預備着船隻和二十個木槳，然後乘船航海，訪求你的父親；或者有人曾耳聞目見他的情狀，或是天神會對答你的請求，先到派洛斯（Pelos）去，求見老人尼斯托（Nestor），隨後再去斯巴達（Sparta），請求麥尼勞（Menelaus）王，因他比希臘全軍最後回來的。假如訪得你父親的確是死，爲他建築一座墳墓，爲他舉行榮耀葬禮，配合他的身分。若是那一班求婚者仍舊來胡鬧，用計把他們滅絕了。這時候，你可以幹成人的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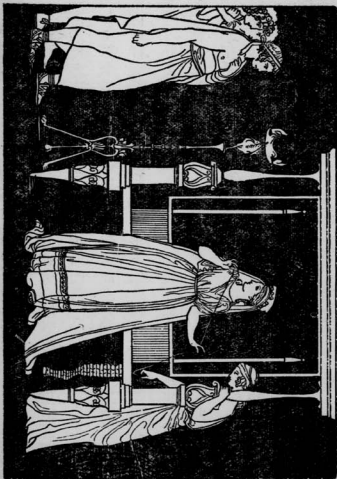
特里麥考斯道：「你對我說的話，無異一個父親教訓他的兒子，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盛情。但是來罷，停留一刻，我要奉贈你一件心愛的東西，就同朋友投贈禮物一般。」

「唉，」曼梯斯說道，「我不能耽擱時候，請你保藏這一件贈禮，等我回

頭時候來領。」

她從坐位站起，走出大門之外。看呀，一剎那之間，更變了形貌。化作一隻海鷹，翱翔天空去了。特里麥考斯才明白這位生客並非曼梯斯，竟是女神阿西娜。當下他又回到大廳，剛好一個謳歌者名叫斐密斯（Phemius），歌唱着希臘軍如何從脫勞回鄉的故事，因他們觸犯了神祇，受了許多災難。看那歌者在大衆當中，正唱得激昂慷慨時候，潘娜洛甫却盈盈的走來，兩個宮人跟隨左右。她站在大廳門口，籠着面紗，對歌者說道：「斐密斯，你精通無數神仙和英雄的事業。隨便選一個唱唱罷，讓賓客們賞心下酒。不要再唱這個啊，那是要破裂我的心。我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所有出征脫勞的大將，永遠不得回旋故鄉的，我丈夫算是最著名的一個。」

特里麥考斯說道：「母親，你爲什麼禁止歌者歌唱他最得意歌曲，娛樂我們？爲什麼阻止他唱希臘軍回鄉的故事呢？這是新編樂歌，人們都是喜歡



聽新曲調。進去罷，回你的宮內去，料理家內的事情，領着宮人們做活計。這裏祇有我是主人。」

潘娜洛甫聽了，便轉身向內裏走，並不答理一句話，因特里麥考斯從來沒有這樣態度來說話。她祇是淚眼汪汪的苦憶她的丈夫優里賽斯，一直悲泣到兩眼沉倦，才合下雙睛。

當她走進之後，特里麥考斯對求婚者說道：「我們痛痛快快地來吃喝作樂一下，不要嚷鬧鬪口。靜靜聽歌者演唱故事，還有什麼更可以賞心娛樂我們，因他的聲調就是天上神仙的音樂。不過，大家要記着這個：明天有一個大會，召集百姓會議，我將要宣布我的宗旨；並且我的主張是這樣：請你們都要離開這個地方，回家吃你們自己的，喝你們自己的。」

他們瞧見他那樣勇往直前的氣概，登時都驚詫不已，正如他的母親那時聽了他的話一樣驚奇。因為他們從來不曾見過他這種神氣，這般聲色。大

衆之中，有一個名叫安梯諾（Antinous）的開口說道：『的確是神人賜給你的勇氣，說出如此有威風的話。我希望你永遠坐不成依薩加的王位，雖然你是有權柄承襲你的父親。』

特里麥考斯說道：『我很明白：做了一國之君，是好不過的事，因為做君王的，又有財力，又有榮名。但是依薩加地方，許許多多的父老子弟，誰都可以希望登上王位，因優里賽斯是亡故了。不過，我祇曉得這個：我是這一家的主人。』

那時，求婚者當中又有人站起來道：『這是要仰藉神祇判斷，誰做依薩加的君王。但是你當然是你家裏的主人，保管你自己的家業，那是無人承認的。請你告訴我，剛才來的客人，到底是誰？為傳達你父親的消息，或為他自己的營生？為什麼不和我們見見？他總不是等閒的人罷，我敢決定。』

特里麥考斯答道：『至於我父親的消息，那無論是由何人傳來，我都不

關心優里賽斯總沒有回來的日子了。並且那一班未卜先知的預言者，我母親很樂意款待的，探求她丈夫的狀況，我都不放在心上。他們無非是慣於造謠說謊。至於你要窮究這個客人，他名曼梯斯，是泰斐安地方的君王。」他口內這樣說，心裏明明，曉得這客人是阿西娜。

這時求婚者又坐下享樂，長歌曼舞，盡情歡暢，一直到了夜漏深沈，才各自回家安息。特里麥考斯回到自己寢室，那個歐里克里亞（Eurycleia）是孩提時代的保姆，手執一把火炬，一路照着他進內。他進了寢室，卸下長衣遞給保姆。她弄平了皺痕，懸掛在架上，走出去，將門扣緊了。但是特里麥考斯長久不能入寐，反覆尋思旅行的計劃。

五 特里麥考斯渡海尋父

第二天，朝日上昇時候，特里麥考斯命地方官召集百姓開會。當時，百姓

聽到這個消息，大家立刻趕到王宮，因好多年不曾開過議會了。當羣衆會集時候，特里麥考斯昂然走了出來，手內執着矛，兩隻狗跟隨他的左右。他坐在他父親的座位時，會場上的人望見他的儀容莫不錯愕，看去並不像兒童，儼然是一個成人了。

會場中最先站起來的是一個老年人，名伊其波特斯（Aegyptus），他是十分老邁，身體彎曲如弓，胸腹差不多要重疊了，然而是一個很有智略的人。他有四個男兒，但是一個已經亡故了，是跟從優里賽斯出征脫勞，他的死，就是在歸途中和優里賽斯的部下最後一次遭難的，先前曾經敘述過。又一個兒子便是求婚者之一；還有兩人，從他們的父親，在田畝上耕種。伊其波特斯說道：「聽我說罷，依薩加的兄弟！今天是誰的主意召集我們？特里麥考斯嗎？如果是他，他要幹什麼呢？莫是由跟從他父親出征脫勞的兵將，聽得消息嗎？」

特里麥考斯聽了，站起來說道：「依薩加的長老兄弟，我是處在大危難的境地。第一樁，很害怕我的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了，並且你們都是很愛戴他，自然爲我感傷。當日從四鄰海島來了許多人，向我的母親求婚，他們儘坐在我家裏等候，吞滅我的財產。但是我的母親，並不肯聽從任何一個人的話，因爲她深信她的丈夫總有歸家的日子。是的，他們幾幾乎盡我所有的，揮霍精光了，我沒法阻止他們胡行亂做。」

他說完了這些話，將矛拋在地上，坐下來掩面悲泣。求婚者安梯諾站起說道：「特里麥考斯，你不必責備我們，祇好責備你自己的母親。實實在在的，從古以來，沒有一個如此巧詐的婦人。」他便向羣衆說穿這個迷網，她怎樣的在白天拈針刺繡，又怎樣的在黑夜偷偷拆散。「決不讓她多耽擱時光，推開我們，總要她選了我們一個成婚。我們等候你辦了喜事，不然，休想離去你的家門。」

那時，特里麥考斯又說道：「我怎能够如此看待我自己的母親？這是違背我做兒子的職分。並且除此之外，我還要贈送她的父親一大宗錢財，以至她全副的妝奩，不，我是辦不到的。」

他剛說完這些話，這當兒天空中發現了奇象：兩隻大鷹，翱翔雲霄之上，忽然飛臨會場地點，各用嘴爭啄，登時羽毛紛紛下降。

那時，會場中有一個人，很明白這個預兆，便說道：「留心呀，你們一衆求婚者，大難就要臨頭了。說到優里賽斯，他曾說過此去二十年之後回轉依薩加，由此看來，我是深信不疑，他將應了前言了。」

當下特里麥考斯又說道：「替我預備一隻海船，二十個打槳的人，我要去大陸那一邊，謁見那個地方的國王，當日同我父親圍攻脫勞城，譬如尼斯托或麥尼勞。若是他果然是死，我就回來，爲他築了大墓，銘誌他的姓名，流傳不朽，再爲我的母親選擇別一個丈夫。」

這時候，曼托（Mentor）站了起來，他是爲優里賽斯管理家政當他出征時候以全權付托，他發話道：「我很爲依薩加百姓羞恥。可是這裏頭沒有一個人紀念優里賽斯了，雖然他是那般仁慈，對你們好比一個慈父。自此之後，做君王的可不必敦厚仁愛了，甯可做成一個暴虐無道的國君，反得到百姓痛定思痛，時時記念着他啊。看罷，現在這一班求婚者，他們的手段，是如何惡毒呀，我不阻擋他們，他們怎樣做出來的，將來也要怎樣收進去。但是不能不責備依薩加的百姓。看吧，現在他們兩眼睜睜的坐着，不肯開口說一句話，這時候他們是應當起來嚷着，黜辱那一班求婚者；雖然他們是多數，求婚者是少數。」

當下又有一個求婚者說道：「真的，曼托，你的神智昏亂了，你叫百姓用強力來打倒我們。他們做不到的，便是優里賽斯自己回來，也是不成功。他若是要同我們打仗，他一定得到惡結果，因爲我們有那麼多的人。至於海船和

二十個打槳者，爲特里麥考斯要求的，叫曼托爲他打辦。論到我，我却不想他能够實行的。」

這個辰光，大會闐然四散了。特里麥考斯走下海口沙灘，眺望着茫茫大海；徘徊一會，隨後洗滌了雙手，向阿西娜禱告，口內說道：「聽我的請求，啊，女神，昨天你命我渡海訪求我的父親——是的，一定是你，雖然看去很像曼梯，斯王對我說話——但是求婚者却來阻止我，百姓也不幫助我。所以我再祈求你，感動我的心，指點我怎樣做法。」

他剛在禱告，阿西娜已站在面前了，她幻形做管家曼托的模樣。她說道：「要勇敢呀！你是有威力，有才智；是的，我敢判斷，是你父親同母親真正的兒子。現在向海道旅行，我相信你從此處處逢凶化吉。至於那一羣求婚者，可不必理會他們；他們的舉動多麼癡獸，悻悻懂懂的還不知大禍就要當頭了。你要置辦食糧，供給旅行消費，酒漿，肉品，都不可缺；我同時招募願意跟你上道

的人，再選一隻海船，爲全依薩加第一的。」

特里麥考斯回轉了王宮，瞧見求婚者正在解剖羊皮，燒炙肥豬，辦他們的午餐。安梯諾見了他，一把拉住說道：「來罷，特里麥考斯！跟我們一塊兒吃喝，我們自然爲你備一隻海船，送你到願意去的地方去，訪求你的父親。」但私特里麥考斯怫然答道：「你想，我肯同你們喝酒吃肉；你們消耗着我的家，是像這般可恥的舉動嗎？我對你們一定有報復的日子。若是你們使我不得到海船，可是總可以乘坐別地方的船隻。」又一個求婚者說道：「現在，特里麥考斯要舉行什麼大事？他是向老人尼斯托國土，求派洛斯人相助，或是求斯巴達王麥尼勞來同我們開戰嗎？或且也可以酒杯裏下了毒藥，來殲滅我們。」

別一個又說道：「若是他也像他的父親那樣滅絕了呢，豈不是一宗很大繁忙的職務，來分配他的財產。至於這座宮殿，我們主張給他的母親同那

個人，就是她選做她的丈夫嗎？」

他們毫無忌憚的盡興嘲笑。但是他早已轉身走進儲藏庫裏，祇見陳列着數不清的陳舊美酒，橄欖油，布匹，還堆疊着一片片黃金，白銀，紫銅。這個庫倉完全委任他的保母歐里克里亞掌管。特里麥考斯對她說道：「給我拿出二十瓶酒，不必太好，祇要次一點；再拿二十袋大麥粉。今天夜晚，等到我母親睡覺時，我就走了。我先到派洛斯，再去斯巴達，並且能探出我父親的音信。」

但是這老保母失聲哭道：「啊，我的孩子，你是這個家門唯一的後裔，爲什麼單身遠出？你的父親已是覆亡，你將要同樣絕滅嗎？這一起惡棍，那求婚者，正是恨不得乘機下手殺害你；靜靜兒安坐家裏的，確好得多。」

特里麥考斯道：「母親，我一定要走，是神人來指點我。你先賭誓不得對我母親洩露風聲。過了十天，二十天，真的除非她來詢問我，你才可以說明我是爲什麼走的。」

老保姆祇好賭詛不說一句話。特里麥考斯又走進大廳，擠在求婚者當中，舉止安祥，若無其事一般。同時，阿西娜化成曼托模樣，招集無數水手，勸告他們航海，沒有人能說得那般動人。所以她借得一船，也沒有人能够拒絕她那樣委婉的請求。她還顧慮到求婚者來偵探情形，登時用法使他們一齊都瞌睡了。她依然是曼托形狀，走到宮門，叫喚特里麥考斯出來，對他道：「水手已經準備了，我們走罷。」

於是兩人走下口岸，尋着那一隻船，船上水手正預備出發。特里麥考斯說道：「來吧，我的朋友，到宮內我的屋子裏，運來我預備的食糧飲料。祇有一個婦人曉得這樁事；並非我的母親，也不是她的侍女，是我的老保姆。」

他們聽了，趕到王宮，將食糧運來，一起屯存船上。特里麥考斯也上了船，坐在船尾，那個曼托，阿西娜的化身，在他近旁坐下。她吩咐水手，立刻解纜開船。

他們先撐船離口，隨後豎立桅桿。那枝桿是松樹雕成的，擱在船旁甲板架上。豎立桅桿地方，有一個孔眼。他們扶着桿，插上孔穴，慢慢的昇正了，兩旁用大繩子拉緊。又用牛革張上了布帆。風順帆飽，很輕快的如飛去了。兩旁海水，濺成白沫浪花，擁護着一直前進。特里麥考斯傾了一滿杯的酒，禱告海神，又祈求修士保佑一帆順利。於是全夜迅捷進駛，直到了東方發白。

六 特里麥考斯謁見尼斯托

曉日初昇，船已經到了派洛斯，在披洛卜斯（Pelops）海島西岸。尼斯托是這地方的君王，可算是世界年高有壽的人，他在位臨馭了三代百姓，年歲已經是九十有餘了，他依然很矍鑠，很熱心。今天正逢這地方的百姓，貢獻犧牲，祭奠海神的日子，神名柏賽頓（Poseidon）。致祭的人，列成九行，每行人數五百，每五百人獻祭九隻公牛。他們敬奠了神明，開始安排筵席，照例獻神之

後，都有一個盛大宴會，以酒肉交歡。那時，特里麥考斯一行人已經拉船靠攏沙灘，踏上口岸。阿西娜對青年人說道：「去，向這位老國王尼斯托招呼，不用害羞。你是來訪求你父親的消息，這樣，才能够探得實情。大着膽子走去，向他請求，或且會告訴你一些消息。」

但是特里麥考斯答道：「我怎能這般冒失，向前同他說話？我是如此年輕，沒見識。」

「唉，」女神答道，「你自己想一點主見，並且你所不能說的，神人會使你口如懸河。」

她便在前領路，一如先前模仿曼托的影子，走到那個地方。尼斯托同他幾個兒子，還有一大簇的人，都挨着他而坐，正在舉杯相向。這個辰光，派洛斯的人，抬頭瞧見了生客，都拍手歡迎，邀請他們坐在平鋪岸上的柔軟羊毛座位上。尼斯托的最小兒子，捧進精美肉品，又斟了一金杯美酒，將杯子獻給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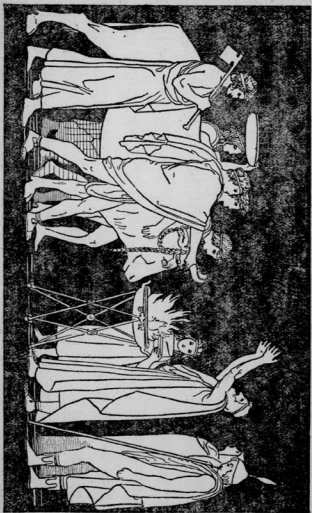
托，判定兩客之中他是年長，對他道：「現在奠了杯中的酒，禱告海神，再遞給你的朋友，同樣奉獻了神明。」

於是曼托接杯在手，對海神禱告道：「願神賜福尼斯托和他的兒子，榮名傳遍了天下；再賜福派洛斯的百姓，報答他們虔誠貢獻犧牲，保佑我們跋涉這一場，事事成功。」

她念了禱辭之後，舉杯向沙灘敬奠了神明。回杯遞給了特里麥考斯，他也同樣念了禱告，奠了酒漿。

當時，他們盡量醉飽了，尼斯托便說道：「兩位尊客，請問貴姓大名，幹什麼營生？是航海經商各地，還是海上英雄？」

那時，特里麥考斯因阿西娜鼓勵他的心，毫無畏怯的答道：「我們從依薩加來的，並非經商，也不是海賊；祇爲求訪我父親的音信。從前，他跟從你的左右打仗，扶佐你攻破脫勞城。現在我們都知道出征脫勞的各位大將，有的



平安回歸故鄉，有的拋屍戰場；祇有優里賽斯，我的父親，就沒有人知道他的踪影，是死或是活。因此，我渡海來拜見你。他的死亡，或爲你親眼看見，親耳聽得。不用掩飾一句話，我懇求你憐憫我，祇要坦坦白白告訴我，你親眼所見，或是親耳所聞的。』

尼斯托答道：『啊呀！你勾引我把從前的舊事，一一兜上心頭。我們攻打披里安（Priam）大城時，忍受諸般苦難。我們最勇的戰士，身遭殺戮之禍。那裏躺下了偉大的阿琪克斯（Ajax）——大阿琪克斯（Ajax the Great）——的大盾牌，沒人能够携上陣。也倒下了阿且里斯（Achilles），爲希臘全軍第一的勇士。他神速的雙腳，沒有一個那麼樣迅捷；他的一枝矛，也沒有一個能拿得動，祇有他自己拋擲。那裏也睡下我自己親愛的男兒安梯洛克斯（Antilochus）。但是誰能說得盡我們身經的憂患呢！我們圍打這個城池，血戰九年之久，你的父親永遠是全軍中的智囊，沒有人像他那般料事如神，忠言敢

諫。你的確和他一模一樣。當你說話時，我好像聽見他的聲音。現在我就告訴你，我所曉得事情。當最後第十年衝破了脫勞城，料不到全軍中忽然發生了變故。因有些人既不公正，又不謹慎，因此觸怒了神明。第一樁，阿加米倫和他的兄弟麥尼勞，兩人之間起了大紛爭。原因是麥尼勞不願遲留，渴望回歸故鄉；但是阿加米倫要暫停一下，設備大牲牢，供獻女神阿西娜，因畏懼女神震怒，降災百姓。由是召集全軍開了大會，討論之時，互相爭執不已，有的嚷着這樣，有的又主張那樣。第二天，我同別幾個將官，從麥尼勞撐開我們的兵船下水。載上我們的需用東西，從脫勞城取得的俘虜財寶，便掛帆出發了。我們率領了一半軍隊，其餘的軍隊跟隨阿加米倫王，遲留在後。但是進行不久，海上又起了分裂，因你的父親優里賽斯，回轉船頭折回脫勞，別幾隻兵船也尾隨他去了。然而我心裏很明白，顯是神祇震怒，使我們全軍糾爭分裂。我祇好走着我的路；勇敢的狄奧米特（Diomed）也是如此，還有麥尼勞王。我們一直

乘風破浪在海上進駛，到了第四天，狄奧米特就得平安回歸他的故鄉亞各斯（Argos），我也一路回到我的都城派洛斯；海程中並沒有一些兒差池損失。你看，因此我不能由我自己的觀察，說出每一個首領的經歷。不過，我能告訴你的一切消息，祇是過去或現在，曾經傳到我耳內的。阿且里斯的軍隊已經平安回鄉，由他的兒子領導；斐洛克太梯斯（Philoctetes）也平安回去；還有阿加米倫安全回家——但是，啊呀！却遭了一個奸惡婦人的毒手。至於優里賽斯，我已經告訴你一切我所知道的。」

特里麥考斯又道：「現在，再告訴我關於麥尼勞的事情。他也安甯回到他的國家嗎？」

尼斯托答道：「是的，他也平安到家，不過遲了好幾年。他同我的兵船列隊渡海，一路水波不興。將近一個海峽，差不多到雅典（Athens）城了，船上的舵夫突然死了，他不能不暫停一下，雖然是渴望回鄉，因這個人很得他的愛。」

重，自然爲他行了榮耀葬禮。但是再開船向海上前進時候，不料忽然遇了暴風，他的船隊東漂西撞四散了。好幾隻船，吹捲到客利梯（Crete）海島，摔在岩石，立地破碎了；船上的人，空洞洞掙逃得生命。至於麥尼勞，被狂風吹逐，一直望東漂流到埃及（Egypt）地方，領着五隻兵船——這五隻兵船是從六十隻船隊裏逃脫危難的，你要知道，他出征脫勞之時是領率六十隻戰船。他在外漂流七年之久，第八年才得回歸家鄉，滿載了許多金銀重寶。現在，我的孩子，我勸告你就是這個，不必四處奔波，求訪你的父親。這不過白白消費許多冤枉的錢財。祇要到麥尼勞那裏，斯巴達（Sparta）都城，求他說明耳聞目見關於你父親的事情。你已曉得，他流浪許多地方，新近回來的，或且聽得到你的父親事實，這是沒有疑惑，會傳到他的耳內。若是喜歡乘船，就坐你的船。但是由這裏到斯巴達，有好幾里海程，不如駕車起早更好。我能爲你預備，挑選馬匹駕車，再命我的一個男兒做你的引導。」

這時，日光迫近西山了，曼托對特里麥考斯說道：「來，現在回船上去，可以早早安息。」尼斯托聽了，連忙攔阻道：「不用客氣，我的朋友，這樣，神人也要來禁止我。這地方有我的家，那有反使貴客睡在船上的道理！我又不缺乏伺候的人，也不缺乏氈毯，席子，衾褥，款待我的賓客和暖安睡。不，我有這些東西，很足够了。那裏來的話，我故舊的朋友優里賽斯的兒子，經過有我房子的地方，居然睡在自己船艙上；便是將來我的子孫祇有一間房子的地方，也要曲盡主人之禮。」

曼托便說道：「這話很中聽，我的父親特里麥考斯應當在這裏過夜，我要回船去安慰那些人，忖度他們在懸望年輕主人。除了這個，還有一定要幹的事情：最重要是一宗債務，一定要結束，因數目浩大，負欠的歲月也很長久了。」

當時他說完了話，這個曼托，你們都以為是他，一剎那間在他們眼光之

內，忽變成海鷹直上天空去了。他們見了莫不驚愕。年老尼斯托用手附着特里麥考斯說道：『你真不弱，我看你這麼年輕，就得神人的眷寵。這非別個，定是阿西娜；她時時保佑你的父親，當他在脫勞時候。』

老人領他們走進屋內，命大眾坐下。爲他們每人調和了一杯陳舊美酒。這酒已經窖藏十一個年頭。他調了羊奶油，又撒了大麥粉。他們開懷暢飲之後，一齊躺下安息了。特里麥考斯在廊廂爲他安設的床榻睡下，尼斯托的幼子，陪伴他睡在近旁床上，很小心照顧，不叫他受了一點不舒服。

第二天，天色剛剛發白，尼斯托起來喚醒他的幾個兒子。命一個到原野牽一隻小公牛，又命別一個到船上把水手們領來王宮，祇留兩個人看守船隻。第三個出去尋覓金匠，將公牛兩角鍍金。同時，許多宮人來來往往，陳設筵宴。尼斯托犧牲公牛，禱告了神明，大眾便團團坐下吃肉喝酒。特里麥考斯坐近尼斯托身旁，他穿了很精緻的內衣，披上外罩，這是尼斯托最小的女兒親

手製成用來相送的

他們撤散筵席之後，尼斯托吩咐道：「將馬駕上車輛，請特里麥考斯動身上道。」

他們駕上馬匹，宮中總管拿了食糧酒漿裝載車上，真正配合王子用度。尼斯托的少子執了繮繩，舉鞭一揮，便同特里麥考斯馳騁去了。儘一天的長途，到了佛雷（Phrae）。他們這個夜晚，便在這裏王宮安歇。第二天就到了斯巴達，一直奔投麥尼勞王的宮闕。

七 特里麥考斯旅行到斯巴達

當特里麥考斯同尼斯托的兒子到斯巴達這一天，正值麥尼勞王的一雙男女結婚的日子。他的女兒海美安（Hermione）嫁給阿且里斯的兒子，又爲他男兒米迦潘西斯（Megapenthes）匹配本國一個貴族的女兒。那時，兩

個少年將軍趕到了宮門停下，國王的總管瞧見了，不覺微微煩燥，自己說道：「我們每件事都打辦整齊了，忽然來了兩個生客，又要打點着款待。」於是他便走到王的跟前說道：「門外有兩個客人，我們是迎接進來，還是請他們奔投別一家去？」

麥尼勞聽了很不樂意，口內答道：「什麼？我們久慣作客，叨擾了無數人家，反將客人推出門外嗎？不要如此。卸下他們的馬，請客人進來參加喜宴。」總管忙轉身出來，指揮馬夫卸下車上的馬，牽進槽裏，喂了食糧，便對車內年輕人說道：「肯賞光下車進內麼？」他們倆走下車來，他引着走進大廳。真是一個離奇的地方！光華燦爛，如同日月交暉。他們禁不住目眩神馳，賞玩不盡。那個總管來請進浴室更衣，全個屋子盡是光澤的大理石蓋造。沐浴之後，回到大廳，王便請他們坐在近旁。他們依着坐下，早有一個宮女捧了銀盆，傾着金瓶中的水，請他們盥洗雙手。隨後女總管、老宮人，在他們面前安了光

華的桌子，一碟一盤的遞上了美饌佳肴，金杯金盞裏斟滿了陳舊的美酒。王又命侍者遞上炙牛的脊背，是他自己的一份，來敬客人。醉飽之後，特里麥考斷向他的朋友說道：『瞧瞧這黃的是金，白的是銀，那是瑪瑙，這是象牙。如此繁華美麗，簡直是神仙宮闕了。』

他說時，將臉兒朝近他朋友的耳朵，但是却給王聽見了，便說道：『唉，我的兒子，凡間的第宅，那裏比得上神仙宮闕；說不定地上的宮室，還有賽過這裏。然而可算是罕貴富麗了。我曾流落漂蕩許多地方得來的。但是，啊呀！我得這些東西時候，正是我親愛的兄弟，在家裏慘遭了殺身之禍。我甯願捨棄了這一切奇珍異寶，假如能够使他重活起來。還有我的幾個好朋友，都零落盡了；然而最使我憶念的，再沒有比得過優里賽斯了。也沒有人曉得他在什麼地方，究竟是死是活。』特里麥考聽見提到他父親的名兒，一陣心酸，拉起衣衿遮着眼睛，暗暗流淚。麥尼勞見了，心內便覺悟他是誰了，前面曾經說過，

他的確很像他的父親，他心裏想道：『我就向他提明他的父親，或是等他自已說出呢？』正想念間，恰好這當兒海倫（Helen）姍姍的走進大廳，三個宮人相隨在後；一個安了座位，伺候她坐下；又一個鋪了一張毯子，伺候她踏脚；第三個提了一籃子紫色羊毛，伺候她紡線。她自己手上執了一枝金紡竿。當她瞧見座上的客人，便說道：——

『兩位貴客是誰，麥尼勞？我從來不曾看見像這個年輕人，竟然同優里賽斯一模一樣。真個一定是特里麥考斯罷，當他出征脫勞時，拋下在家裏的那一個嬰兒？』

王答道：『這是真的，夫人。他那一雙手，同那一雙脚，簡直就是優里賽斯；他的眼睛，看去也是同樣，並且他的頭髮，天生一般色彩。』

說到這裏，大家都禁不住流下淚來，海倫，麥尼勞王，特里麥考斯，再有尼斯托的兒子。對於他的朋友如此傷心情景，怎能把持得住？並且也回憶到他

自己親愛的兄弟，在脫勞陣亡，永永不得回家。然而還是他先收了眼淚，對王說道：「我們坐在筵席之前，傷心流淚是對嗎？傷悼死亡，也有一個時候開聲號哭，絞短頭髮；但是也有一個時候，是應當歡樂的。」

「你是對的，」王說道，「真正是聰明的兒子，出自一個聰明的父親。是的，我們不用儘着傷感。至於特里麥考斯，我們彼此正有許多話好說。明天再談罷；但是現在姑且開懷吃喝。」

那時候，美麗的海倫拿一種藥粉，爲他們調和酒漿。這是一種草本，出在埃及地方，當日埃及及王后贈給她的，叫做忘憂（Painless）。這草有不可思議的魔力；假如有人調和在酒內喝了，他就感不着痛苦憂戚——不，便是死亡了父母，或且在跟前殺死了兒子兄弟。於是他們坐定歡談暢飲。談論之間提到優里賽斯在軍中智謀的計劃。這辰光，海倫便說了下面這個故事：——

「當日，希臘軍圍迫脫勞城，優里賽斯喬裝了乞丐，走進城門，希望能同

重要人物接談。他差不多是體無完膚，重疊着無數青紫傷痕，真正像受了非刑拷打。真的，他自己曾鞭打了自己。當時有人領他來見我，爲着他是希臘人。我一見，就認識他是誰，我探問他許多話。他對答得十分機巧。我答應他不洩漏他的真相。他便在城中四處亂撞，就給他偵得希臘軍渴望求知敵人軍營中的許多機密。他又乘機暗殺了好些脫勞的將官。那時，脫勞婦女正是哀哭欲絕，痛悼死者，但是我却暗暗得意；因渴望回歸我的故鄉。」

當時，麥尼勞又說道：「你的話都是真實，夫人。優里賽斯真是最有智謀的勇士。我旅行許多地方，但是從來不曾逢第二個能比得上他。我還記得那一個情景：當我同別幾個希臘將軍，埋伏在木馬腹中，〔註二〕你同一個脫勞王子，環繞木馬的四周。因有些神人寵愛脫勞人，鼓勵着你的心這樣做。你一連三次旋繞木馬，口內叫喊我們每一個的名字。當你叫喊時，模仿着每一個妻子的口音；並且你的聲口裝得十分逼真，弄得我們墜入迷網，不能不信，

以爲我們的妻子真在叫喚我們，當時狄奧米特將要開口答應我也如此，但是優里賽斯嚴禁我們出聲，祇有他明白個中奧妙。這一天，仰藉他的智略，保全了希臘全軍。」

當下，特里麥考斯接口說道：『然而儘他的智略，竟不能自保生命。』隨後，他們各自分散，安息去了。

〔註二〕木馬是一個龐大的用木雕成的馬像。希臘軍計謀潛襲脫勞城，他們佯爲開船回鄉，其實暫泊鄰近海島，棄下大木馬，使脫勞人信爲是供奉女神阿西娜的祭品，如果拉進城內，脫勞城就永保安全。這是一個希臘人假裝逃亡者，告訴城內的百姓。實在木馬腹中，埋伏了武裝將帥，到了深夜時候，希臘軍悄悄將戰船又駛回來，木馬中的大將，便開了城門接應。

八 麥尼勞王的經歷

第二天，麥尼勞王對特里麥考斯說道：「對我說明有什麼貴幹？是你自己的私事，或關於國家大計？」

特里麥考斯答道：「我來這裏是專誠拜訪你，探求我父親的消息。沒有人曉得他在那裏，是死是活；並且家內又遭憂患，被人蹂躪，因依薩加四鄰海島中的王子貴爵據坐我的家裏，強迫我的母親改嫁，在他們當中選擇一個丈夫，同時又吞食我的財產。」

麥尼勞說道：「他們總要受相當的刑罰。譬如母鹿在獅子穴窟，乳哺她的小鹿，獅子一回來，母和子都要糜爛在牠的爪牙之下；正是優里賽斯以後對待求婚者。他快要回來了。但是現在讓我告訴你，我知道的一切事情。當日，我漂流到埃及地方，我一心祇想念駛回故鄉，然而天不從人願，因風勢同我反抗。那裏有一座海島，據尼羅（Nile）河口對面，是埃及最大的河流。我停泊那裏，並非我自己選擇的地點，一直流連了二十天，船上的食糧都用盡了。我

們全體看看將要毀滅；我同全船的人，祇有束手待斃。但是有一位海中女神，動了慈悲之念。她是一位海神的女兒，那一天，我正悄然獨坐，因我的從人拿了釣鈎，向四處捕捉魚類，希望打撈一點東西充饑。她站在我的跟前說道：「這真正是呆笨，像你這樣做法，安坐這地方，領着你的從人一直等候餓死。」我答道：「我不認識你，但是總要對你說明實在情形，並非我自己願意停滯這裏；逆風阻擋我，所以不能動移。現在請你告訴我，我是觸犯了那一位神祇，更求你指點我如何能够回家。」她說道：「我不能告訴你這個，祇有一個人能够，便是我的父親卜洛梯奧（Proteus）。他天天到這裏來都領着他豢養的一羣海獸。你瞧見他時，要將他緊緊抱住，因為除非用強力干求，總不肯對你說明。」那時，我又請求她指教我用什麼法子。她說道：「那一位老人，每天正午時候，就來這裏近海一個山洞，他趕着一羣海獸來的。一進了山洞，便躺下睡覺；那一羣海獸，便團團圍着他一齊伏下。這時候，你正好一把將他抓住。挑

選三個你的從人，最壯強，最有力的，待東方發白時候，我來領你們先伏在洞裏。那位老人家正午就要進洞。先點數了一羣海獸，正同牧羊人計算他的羊隊，隨後便在當中躺下安息。這當兒，你一定要快快衝了過去，你的兩手把他緊緊抓着。你要記住，他會變化種種形狀，猛獸，爬蟲，狂泉，烈火，直等到他恢復了原形，那時你就放開雙手，請求他說明你所願意知道的事情，他能明白指示你。」女神說完了話，便沉進海內去了。由是我就挑選了最強最有力的三個人，便在女神同我說話的地方等候。天色剛剛發亮，她便從海底上昇，手內拿了四副海獸的皮革，引我們走進洞內，掘開沙土給我們躲藏；又將獸皮包裹每一個身上，命我們向掘成的穴窟伏下。她把獸皮裹着我們，要使老人也把我們當做海獸。這是剛剛剝下的皮，一種腥騷氣味，幾乎忍受不得。於是拿了一點不老丹，是神人的食品，芬芳撲鼻。她命我們在鼻子上擦了一點，就能够抵擋獸皮上發出的惡氣味。我們伏着等候了一個早晨。比到正午，老人便

從海底昇上跟從了一大隊海獸走進洞內向沙地蹲下老人站在隊線前面點數海獸，末後點到我們，他畢竟沒有窺破我們計策。他計算停當，向獸羣當中躺下安睡。那時，我們突然向他衝去，緊緊抱持着他。他變幻許許多多形狀，一個獅子，一條大蛇，偉大的豹，兇野的豬，是的，一忽兒又化成滾滾奔流的水泉，一忽兒又是枝頭綴滿繁花的一株樹。這當兒，我們祇是緊緊抱持着他。直待他回復了原形，我們才讓他自由。他便問道：「誰教導你用這法子來要挾我？」這教我對答不來，怎好弄壞了他們父女的感情呢；我祇說道：「告訴我眼前急切要明白的事情。我幽囚在這個荒島，指示我用什麼法子脫逃。」他說道：「是神人使你遲留這地方。當日你起程時候，如果供獻犧牲，禱告神明，這時候已經近在你的家門了。但是現在回轉你的船頭到埃及去，設備牲牢，配得上神祇享受，那末，神人將要聽從你的願望。」我聽到這裏，很覺煩惱，我是渴望向故鄉前進，並不願再退回埃及。我又說道：「我願望再聽其餘的事

情告訴我，關於那幾個大將的情形，他們停留脫勞，落在我和尼斯托後面，已經平安到家，或是不曾？」老人答道：「你爲什麼要探問這些事情？我回答出來，難免使你傷心吧。祇是毀傷了兩個首領，小阿琪克斯（Ajax the Lesser）是遭了覆船之難。他觸怒了女神阿西娜，用雷劈擊碎了他的坐船，他還逃脫了生命，因海神救助他掙扎到岩石之上。但是他很愚蠢的自誇大口，以爲在神祇憎惡之中，能救了自己。海神聽了他的話，不覺怒氣沖沖，擊打阿琪克斯坐的岩石，這座岩石立刻裂成兩段，阿琪克斯又墜海沉溺了。還有一位首領受了殺傷，就是你自己的兄弟阿加米倫，他一路很安甯到了家鄉，但是却給阿奇斯塞斯（Aegisthus）下了毒手。」那時，我又說道：「還有一個領袖，我願意聽一聽關於他的事。」但是我還沒有說出他的名兒，那老人已接着道：「我知道你說的是誰，是依薩加優里賽斯。我瞧見他在卡里甫沙島內。他老是哭泣，因卡里甫沙留住他，大違反了他的心願。並且失去了同伴，也失去了

船隻。」他說到這裏，便跳下海水去了。當日我又駛回埃及，設備犧牲，供獻神明，由是一路海水無波，回到了家鄉，因神人賜我一帆風順。現在，我的兒子就留在我家裏，隨便你安居幾時。待你厭倦要叙別時候，我以戰車名馬相贈，再祖饒你，祝福你上道。」

但是特里麥考斯說道：「不必挽留我，我恨不得星夜奔馳回家。至於見贈戰車名馬，祇好感謝大德，可是我不需要這個。你這裏出產五穀，有平原，有牧場，在依薩加地方却很稀罕。那裏竟沒有平地，豢養羔羊；然而我愛我的家鄉。」

麥尼勞答道：「你的話，說得有情有理，真不愧是你父親的好男兒。我另換禮物相贈。我家裏存有很精美的酒杯，是昔東（Sidon）國王送我的。那杯子是白銀，四周鑲嵌了黃金。」

這一天，特里麥考斯便辭別了，回到派洛斯乘船回家。那一班水手聽見

他回頭，都從尼斯托宮裏走出相迎。他們正望家鄉前進當兒，那一個安梯諾也預備一隻船和二十個水手，停泊一個海灣偵伺，在依薩加和賽米（Sarme）之間。但是阿西娜早已警告了特里麥考斯，所以由別一路回家，避免了這一次危難。

九 優里賽斯到斐阿西亞（Phaacia）

優里賽斯羈囚在卡里甫沙島上，現在釋放的時期到了。阿西娜在衆神會議廳上開口說道：「由我看起來，做一個有德的君王，也不會勝過暴虐無道的。祇要看看優里賽斯，他對百姓儼如慈父，如何的拘禁在卡里甫沙島上，一直經過七個年頭了。」

修士聽了便召進漢米斯，他是諸神的使者，吩咐道：「現在就去卡里甫沙的島上，告訴她是我的意思，讓優里賽斯回轉家鄉。」

漢米斯把金鞋束在腳上，手內執了杖子，從亞靈匹斯（Olympus）山上飛降卡里甫沙海島，一路走到她住的山洞。這是一個幽麗無比的景地，洞口緣繞着葡萄藤，一球一球的紫色晶瑩的葡萄纍纍下垂；周環山洞，樹木如林，赤楊，白楊，松柏，好鳥棲集枝頭，啁啾弄舌；四條清流，從溪澗下降，水聲琮琤，蜿蜒草地，穿過洋芫荽，紫羅蘭花叢流下。洞內燃着一堆香木，四處飄揚芳甜醉人的香氣。卡里甫沙坐在機織之前，口內歌唱嬌柔音調。漢米斯賞玩葡萄，樹木，泉流，草地，心內贊美不盡，領略這可愛的風光。當時，他走進洞內，卡里甫沙一瞧見他，就明白他是誰，來此何意。雖然如此，她祇裝不知情的神氣。「歡迎你，漢米斯，」她說道，「這個地方因為你從來沒有賞光下顧我，請你對我說明有何貴幹；但是，來罷，先請坐下，進一點肉食酒漿。」

於是為他安了桌子，遞了盤碟，是神人的玉食；又為他調一杯酒，是神人的瓊漿。當他擱下杯子時，對卡里甫沙說道：「你問我來此何意，我就對你說

明是奉修士的命令來的，我們一定要聽從修士的吩咐。你的島上留着一個人——是的，他在這裏度過了七年有餘，他是十分不樂，日夜盼望回轉家鄉。他在脫勞城下血戰九年之久，第十年才得凱旋回鄉。但是歸程中又遭了許多災難，死傷盡了他的隨從，東漂西蕩，流落到這裏來。現在儘你的力量，立刻送他回去，因為他的定數，以後的歲月，應當安享家庭親友的樂事。」

這恰恰是卡里甫沙早已預備來聽的；不過她的心內，很是惱怒，怫然說道：「當日修士用雷劈擊碎他的大船，被波浪沖撞到這個海島，難道不是我救了這個人的性命麼？好的，假使修士的意思又要這樣，他儘可以走了；不過我不能夠送他回去，我沒有船，也沒有打槳者。」

漢米斯道：「無論如何，總得送他回去，祇怕修士會對你發怒。」他說了這句話，便展開羽翼，因他的背上腳上各有一雙翅，立即高飛去了。

卡里甫沙便走下海濱——因優里賽斯老是坐在這裏，眼對無邊大海，

恨不得跨過這滾滾的波濤，再望得見自己親愛的鄉國。這時，她瞧見他又在感傷悲嘆。他久已厭倦這拘囚的生活了，她站定對他說道：『用不着傷嘆了。就要趁從你的心願；我正在打算如何能够幫助你一路回家。拿斧頭來，砍下幾株樹木，先編成一個木排，用大繩子縛住木排，平鋪了木板當做船艙。我贈送你麵包，清水，酒漿；正是，也要應用的一切衣服。你若照這樣辦法，便可以回到你的鄉國。』優里賽斯答道：『這是你的什麼計策嗎？叫我載上木排，橫渡那變幻不測的大海，正經的船，有舵，有槳，有帆，還不是時常碰着危難？要你對我賭了大誓，神人都不敢破壞的，證明你不是傷害我。』卡里甫沙笑笑的說道：『這話好生奇怪，我爲什麼害你！你如不信，我便依你對神賭了重誓，我並非存心傷害你。』

第二天，卡里甫沙給了他一個大斧，領他來到樹林深處，正好砍做木排材料——赤楊，白楊，松樹。他砍下二十株樹木，鋸成一式長短。女神又給他一

個錐子，他將每一根材木，都鑽成孔竅，並排縛束了；又鋸了木板，造成甲板船舷；也製了桅桿，木舵，用來進退彎轉着木排；將皮革蒙了船舷，抵擋波浪。卡里甫沙親自織成帆篷，優里賽斯用繩子結了。一切設備齊全之後，用竿子撐着木排下水。第四天，諸事都布置停當，第五天他就登上木排告別去了。卡里甫沙早已爲他儲存了食糧，清水，酒漿，又置備了應用衣服。她是一位女神，所以是無所不能；隨後又吹起一陣柔和的西風相送。於是他喜欣欣的一路漂浮而去。白天借太陽光線轉舵，夜晚賴星光漂駛，因卡里甫沙曾對他說道：『守定大熊星，老是在你的左側。』由是一直漂駛了十七天，他永是沒有睡過一覺。到第十八天，就望得見斐阿西亞海島了。

海神本來是十分忿恨優里賽斯，因他弄瞎了他兒子賽克洛甫斯的眼睛。這個時候，他同愛西屋皮亞（Ethiopia）人會讎了許多日子，剛巧這一天回轉亞靈匹斯，神人的宮闕。他一眼瞧見優里賽斯在左邊，心內想道：『這真

是很新鮮的事，優里賽斯到這裏，已接近斐阿西亞海島了；倘若給他登上這地方，立刻到家了。但是我還要叫他受一些磨難。」

當下他舉起本來執在手內的三叉矛——一個大叉和三個鋒尖——擊打着海水，登時波浪汹涌如山，激撞着木排；他又興起狂風，推波助瀾。優里賽斯十分悲苦驚慌，因一個戰士在戰場上毫無畏怯，在狂風暴浪裏就不免張惶。自己說道：『我不如當那一天在脫勞戰場，爭奪阿且里斯尸身時候被殺了，我還得我的百姓爲我行了榮耀的葬禮；但是現在死得沒沒無名。』當他想念之間，一陣大浪吞捲了木排，他把握不住木舵，他的身體便一直丟到數丈以外去了；登時深沉下去，再昇上海面就很不容易了，因他穿着卡里甫沙贈送的華麗衣服，很是沉重，拖累着他愈沈愈下。但是到底給他掙扎着浮上來了，口內吐出鹽水，便望木排跳去；他是一個勇士，畢竟不至喪失了心膽，他抓得木排，爬上去坐下。

他隨着波浪，一忽兒到東，一忽兒向西，顛簸起伏。海上一位女神見了，不覺惻然憐憫，因她從前是凡間女子，並且遭了失意之事。當時，她昇上海面，化成一隻海鷗，棲集木排之上，對他說道：『海神爲什麼如此憎惡你，失運的人？立意把你覆溺海底，但是或且不至如此。脫下你身上沉重衣服，拿這張網子圍在下面』——她遞給他一張網子——『洄到你看得見的那一邊海島去，等到上了海灘，把網子投在海內，你要留心，拋下網子時，不可回頭向後看了一眼。』她說完話，投進海內去了。

但是優里賽斯自己想道：『這是陷害我，還是救助我呢？我姑且等待一下。我看得見那邊的陸地，是遠得很，游洄到這麼遠，何等艱難。我停留木排上面，聽憑保全到什麼時候；如果被風浪沖散了，我再游洄好了。真的，沒有別的法子了。或且這張網子能救助我。』

他正想到這裏，登時一陣巨浪衝來，木排立刻四散，隨波逐流去了；但是

優里賽斯却抓得一片木板是他用手用腳鋸成的，他跨坐上面，脫下身上沉沉的衣服，把網子圍在下體，跳進海內，伸開兩手用力游泅。海神看見他狼狽形狀，禁不住大笑，口內說道：「泅去罷！你受够了磨難，總得平安到家。」然而女神阿西娜却不曾把他遺忘了，她忙停止了各處狂風，祇留下北風，保全他泅水的途程。如是他海中泅游兩日兩夜，第三天，海面漸漸平靜下來，然而浪頭還是高漲，風仍然不斷的吹。優里賽斯在巨浪昇騰裏，一眼看見了陸地，已是近在跟前了，他那時真有說不出的歡喜，正如小孩子看見他久病纏綿的父親一旦健全了。但是當他再舉目觀望時候，却沒有地方可以登上陸地；一望都是巉崖絕壁，突昇海面，一陣一陣的巨浪衝擊上面，飛濺着浪花白沫四散了。優里賽斯想道：「怎麼辦呢？我看見了陸地，真的，但是我不能够踏上我的腳。倘若再泅近前，一陣浪頭，就要將我摔到岩石碰碎了。若是沿着削壁游泅，尋求上岸地方，隨便遇着什麼海怪，都可以把我吞下。」

當他想念之間，突然湧起一陣巨浪，送着他向巉崖昇騰上去。他用手抓抱跟前凸出海面的岩石，用盡全身力量虛懸上面，一直等待巨浪奔騰的強力消退，因此得免撞觸石壁之禍。當水勢下沉時候，他的兩手無力再抱岩石，又隨波浪深沉下去。隨後，他遠遠的沿着石壁游洄，尋求水流平靜地方，希望或且找到一個口岸。末後居然洄近一條河流，河水正滔滔入海。這地方山岩是很平坦，屏障四面吹來的風，優里賽斯感覺河流急湍入海，因有清冽的水流攙進鹽水之中。他便禱告河神道：「聽受我的祈求，啊，王，保佑我，我是從海神震怒之中，逃出生命的。」河神聽了，立刻停止了急流旋渦，使河水平定光滑。因此到底能得攀援上岸。他的雙膝彎曲了，兩臂也不能舉起；他的口，他的鼻，祇是滾滾的流出許多鹽水。呼吸也微了，口也不能動了，真實的，差不多相近是一個死人了。但是過了一會，他又漸漸生長了精神；從身上解下網子，拋進河內，當擲下時並不回過頭來看了一眼。

他丟了網子，先伏下去用口親了泥土。他是如何喜樂再踏上土地，然而心內很是疑懼。如若躺在河濱睡覺，露水同熱氣會使他傷生，因早晨還是很寒冷；要是走進深林安歇，隨便遇着野獸，也給吞下。兩相比較，到是深林爲強。由是他決定走了進去。在叢林中，瞧見兩株橄欖樹駢生，枝葉繁茂，亭亭如蓋，風吹不透，太陽雨點也穿不進樹蔭。優里賽斯從樹下爬進，底下一大堆落葉，足夠遮蔽一兩個人。優里賽斯心內喜悅不盡，躺在樹下將落葉掩蓋了身體；睡意深沉，便渾然忘了一切災難。

10 諾雪迦 (Nausicaa)

優里賽斯還是沉沉睡覺，阿西娜便爲他打算如何同這個國家，結成新友誼。由是她便下降這地方國王的宮殿，走進國王女兒的寢室。這個女兒名叫諾雪迦，是世界上一個美貌的女子。阿西娜使諾雪迦幻成一夢，夢中的情

景是如此：她本來很懷念一個親密的朋友，和她一般年齡的女子，是著名航海家代默斯（Dymas）的女兒，站在她睡榻之前對她說話。夢境裏的女子是這樣說——

「諾雪迦，你的精明母親何以有如此一個粗忽的孩子！你所有的衣服，都擱着不去洗滌，雖然你結婚的日子轉眼就近。你一定要洗滌了衣服，爲你自己，爲你的陪新女伴。做新嫁娘總是打辦這些事情，會使每一個人見了同聲贊美。一會兒日光上昇了，由你的床上起來，走去洗滌了衣服，我也來幫你的忙吧。但是先去見王，你的父親，請求他給你車輛驪子，把衣服載到近海搗衣的地方。」

諾雪迦清早上一覺醒來，記憶着她的夢，她的朋友說的話，便去見她的父母。恰好碰見她母親領着宮人在紡紗；她們紡的線，是染成可愛的青蓮色，正同海水一般。她母親也說那些衣服正當要洗滌。她又走去見她的父親。他

正要到會政廳同他的官吏聚會。她對他說道：「父親，給我車輛和騾子，我要裝載衣服到河邊洗滌。你也愛穿清潔衣服會見百官，還有我的五個兄弟，也愛穿雅潔衣服，宴會跳舞。」

但是一句都不說到她結婚的日子迫近了。因覺着害羞。但是她父親早知道她心內的事，便道：

「親愛的孩子，我不吝惜給你騾子，車輛，同其他的東西。這裏有人會爲你預備周全的。」

他隨即吩咐了侍者幾句話，他們早預備好了車輛，駕上騾子。諾雪迦從她的屋子，拿下洗滌的衣服，載在車上。她的母親裝滿一籃子精緻的食品，給她女兒和宮人們充饑，又爲她們備了一革囊美酒，又有一小壘子橄欖油，爲浴沐之後用的。諾雪迦同她的宮人一齊上車，她手執韁繩，將鞭子揮着騾背。騾子一跳動身走了，一息不停的到了近河地方搗衣之處。

女孩子們卸下騾子，放任牠們嚼食甜蜜的金花菜，蔓生在沿河兩岸。她們由車上取下衣服，放到水渠裏；渠是人工掘成做搗衣之所。若是向河內洗滌，會被急流衝去。渠內滿貯清泉，然而不是平靜清冽。她們把衣服擱下，一齊踏着蹂着，洗滌得十分清潔，才從渠內拿出，舖在海灘水花石上晒晒乾。隨後她們一同跳進海水沐浴，出浴之後，塗抹了橄欖油，散坐河濱吃喝。大家飽足時候，便尋玩意兒擊球爲戲。她們且玩且唱，諾雪迦當先引吭歌唱。她們都是很修長，很美麗；但是公主更修長，更美麗，賽過其餘的女子。

她們玩得盡興，向水花石收起乾潔的衣服，摺疊停當，載上車輛，正要駕上騾子，忽然發生了這宗事。阿西娜指使公主不期然而然的舉起球來，戲弄一個宮人拋擲過去，雖然是玩得盡興了。她這一擲用力過猛，球便墜進河中去了，弄得宮女們一齊銳聲叫喊，生怕失掉了球子。她們這樣高聲嘩噪，登時攙醒了樹林裏面優里賽斯的好夢。他心內想道：「我是在什麼地方？我很懷

疑這裏的人們對待生客是野蠻還是有禮貌？我聽見的聲音是什麼？好像林中女神的音調。」他抬起頭來從樹底下向外窺探，便瞧見公主和她的一羣宮女。她們相離不遠，因為一齊都走下河濱觀看球子。由是他連忙向跟前折下一枝滿披綠葉的樹枝，圍在腰上，便從樹底下出來，走近她們。她們突然瞧見了他，十分驚嚇，一齊回頭奔逃，因為他的模樣實在是又兇又野。但是諾雪迦却不奔避，很鎮定的站在那裏。優里賽斯自己想道：「我走近她的跟前，抱着她的雙膝吧。（那時候的人們，如果要請求他人賜予恩惠，都是行這個禮節。）祇怕會觸她的惱怒。不如站在這裏，向她請求，不是更好嗎？」

他就站定說道：「啊，王后，我懇求你加恩憐憫我。而且你是一位女神。但是你如果是凡間的女子，那末，你的父親是快樂人，你的兄弟也是快樂的，最快樂的是無過於做你的丈夫。我從來不曾看見過一個男人或女人有這般俏麗。你很像一株小棕樹，有一回我在地洛斯（Delos）島上，神廟旁邊，看見

牠正在發芽。憐憫我吧，我由海上波浪拋擲來的，並且祇剩了空洞一身。隨便給我什麼披掛身體——一方麻布遮掩了，或且指示我進城的道路。」

諾雪迦說道：「你並不像奸惡或是愚笨的人。至於你遭逢這樣愁慘的境遇，那是神人有時將好運賜給這幾個，有時又將惡運賜給那幾個。你總要有衣服穿，有東西吃，和其他應用的物品。我來領導你進城中去。我是這地方國王的女兒。這個國都的名稱，如果你願意知道，就叫斐阿西亞海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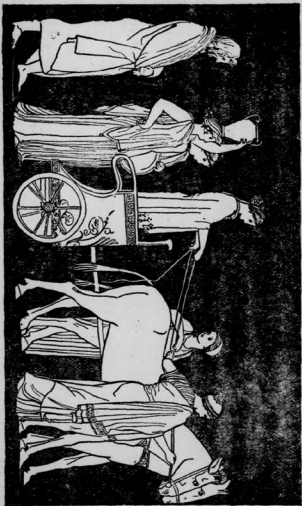
那時，公主轉向宮女們說道：「你們爲什麼看見了人就奔跑呢？沒有人來這裏傷害我們的，因神人寵愛我們，保佑我們。除此之外，我們這個海島，永遠是平安寧靜。但是如果有些落難的人，投到這裏來，我們理應救助。給這個人肉食酒漿，領到河內風吹不着的地方沐浴去。」

當時，一班宮女領他走下河內，又拿衣服贈送他，一件襯衣，一領外罩。她們又遞給他那個小壘子的橄欖油，預備沐浴之後用的。她們便走上岸來。他

在河內，洗濯皮膚上鹽質，有時也洗沐了頭髮，遍身摩擦橄欖油，便把襯衣外罩披了。阿西娜把他變成比從前更高大更偉麗了，使他頭上的毛髮，長成又鬆厚，色澤又深黑。他便坐在海岸等候着。公主一眼看見他便說：『真實的，敢莫是神祇領這個人到這裏來。我剛才瞧見他，便以爲他的品貌不俗，然而現在看去更像神人，賽過一切凡俗。有這樣的人做我丈夫，我就心滿意足了；說不定他也是願意停留我的國都。』她回身對宮女說道：『給這客人吃一點東西，喝一杯兒酒吧。』她們便捧了籃子過去，他很貪饒的急急吞咽，因已經絕食多時了，自木排衝散以來，經過三個長日，卡里甫沙爲他裝載的一切食糧酒酪都喪失了。

這時候，諾雪迦吩咐宮女們駕好騾子，又對優里賽斯說道：『來，客人，同我們一塊兒走，我引領你到我父親的宮內去。但是聽呀，憑着我告訴你的話，在曠野無論走多少時候，同宮女們緊緊跟隨這輛車。但是一近城門，你就耍』

落後，你要這樣才認得清這個地方。那兒是一條窄窄的路徑，通至城門，道路兩旁是個海港，你便能瞧見一叢白楊樹，深林中間有一塘清泉，周圍環生青草。請暫停留，一直等待我們到家時候。我何以使你這樣做法，是有緣因，我不願給尋常百姓對我造作流言。假使他們瞧見你跟隨我的車子，他們之中總有人說：「這個魁梧美麗的生客，跟隨着諾雪迦車子，到底從何而來呢？莫是要做她的丈夫？是一位神祇從天下降，或是一個凡人從別地方渡海而來？這位公主是太驕傲了，看去好像不屑下嫁國內的人。」我不願招惹這些議論。那時候你要停住，你在深林中約莫等到是我到家時候，那時走出來，穿進城門，訪問國王的宮殿。路上隨便遇了那一個，就是小孩子，也能告訴你這條路徑，因城內沒有第二家第宅，相像王宮。到宮內快快穿過大廳，走到我母親座位，在火堆之旁。我的父親是在別一邊，不用對他說話，祇要伸手抱我母親的雙膝，懇求她送你回鄉。」



她說時，舉起鞭來揮着騾子，一齊上道去了。但是公主很留心慢慢兒前驅，使優里賽斯和一班宮女緊緊跟隨在後。當太陽迫近西山，他們到了城牆，優里賽斯暫停深林之內等候，諾雪迦同一羣宮女馳向王宮去了。她一到宮門，她的兄弟迎着卸下車上的騾子，捧了衣服進內。她回歸自己屋內，女侍爲她燃着火炬，伺候她進了晚餐。

一一 阿耳西魯 (Alcinous)

過了片晌，優里賽斯舉步走進城內，阿西娜在他周圍佈了雲霧，因此路上行人，都瞧不見他的影兒。她自己幻成一個少女，頭上頂着水瓶，迎面而來。優里賽斯詢問她道：『我的孩子，能告訴我國王阿耳西魯的宮殿在什麼地方嗎？我是一個異鄉淪落的人。』

她答道：『我來指引你到王的宮殿，那是靠近我父親的住宅。』於是她

在前領導，優里賽斯一直跟着她走。一路行來，眼內所見的，很使他感覺新奇——兩旁的口岸，停泊的船隻，會議的場所，高聳的城牆，不知不覺的走到了王宮。阿西娜說道：「這是王的宮殿。」她隨又說道——現在優里賽斯方才覺悟是女神阿西娜，不是女孩子的口氣——「走進去，不用畏怯；膽子大的人，多碰了如意的事。第一，先見了王后，她的名字是愛麗蒂（*Arete*），從來做妻子的，沒有受過她的丈夫那般愛惜，也沒有一位王后受她的百姓那樣敬重。要是得她憐憫，那末你的厄運從此完劫了；便得再見你的親愛的故鄉薩加。」

她說完了話，阿西娜便渺然失去踪影了。優里賽斯一直走進宮庭。真是一個奇離的地方，光耀得如同日光閃射。牆壁是一色黃銅，門戶是赤金，柱子是白銀。廳的四周，排設着黃金座位，是會讞朝臣之所；每座立着一個金人，手上各執一枝火炬，一到夜晚，全廳火炬齊明，光華燦爛，交映爭輝。宮內五十個

宮人，列成兩行，一列轉磨穀麥，一列組織布帛。周環宮庭是蔥翠的園林，一行的無花菓樹，蘋菓樹，梨樹，石榴樹，橄欖樹，從來不受霜雪侵凌，或缺乏雨露，並且枝頭菓子無時不是成熟的。還有葡萄籐，長年生產葡萄，纍纍懸掛，有些朝着日光曝乾，有些採擷成束，有些正轉成紅色。又有艷麗的花壇，百花嫣然吐艷。中央兩座噴泉，噴水如珠，永遠不見乾竭。

優里賽斯對此美麗離奇的景物，禁不住舉目流連，賞玩了好一會。那座大廳裏邊有許多人，不過都看不見他。我們早已知道，他的四周有雲霧隱蔽。他一直走到王后跟前，屈下雙膝，用手擁抱她的雙膝。當他下跪時，周圍的雲霧便消失了，登時全廳的人，一齊都看見他了。

他說道：「啊，王后，我求你的大恩，祈求你，還有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一同救助我，送我回歸故鄉。我知道你肯救助流落異鄉作客的人，用慈航引渡過大海。」

他說完之後，便向一團灰燼上坐了下去。那時，一個貴族便開口說話了——他是內中年歲最高的：「王，阿耳西魯，不要使客人坐在灰燼上；請他隨便坐上椅子，款待他肥肉美酒。」

當時，王便命他的長男，來扶這位生客向椅子坐下。那年輕王子聽從了他的話，早有一個侍者，捧了一個盆子，把水傾在優里賽斯的雙手，宮內總管安設了杯盤，伺候他吃喝。王又說道：「這位客人向我們求助，可是我們總要送他回家。明天待我們開了議會，籌議最好的辦法。現在你們可以各自回家了。」他們正要走的時候，優里賽斯說道：「我要告訴你們，我的朋友，我親嘗許多災難。但是第一件，我一定要先吃肉喝酒；做一個人，無論他如何不幸，一定總是如此。我祇說這一句話，明天你們來會議時，設法嘉惠救助我；我祇要再能够瞧見我的家，死了也是甘心。」

他們一齊答應了，便各自分別而去。

這時，祇留下優里賽斯一個，王后舉目打量着他，看見他身上的衣服，認得是她宮人的針黹，便說道：『你從什麼地方來的，誰贈送你這一身衣服？』

當時優里賽斯就說明如何坐了木排，乘風破浪在海上行駛，木排如何的給風浪冲散了，又怎樣的游泅了兩晝兩夜，才登上了海岸，隨後又如何碰見了諾雪迦，承她的慈悲，指點他進城。王后聽了又說道：『我要責備我的女兒，不領你同來，這是她應當接待的。』『唉，貴人，』優里賽斯說道，『她本是要領我同來，祇爲我不肯，因我不願意一個女孩子爲了我招惹口舌。』

那時，王又說道：『放開心懷吃吧，喝吧，客人。我們總成全你的願望，送你回鄉。全世界搖槳的能手，都不能賽過斐阿西亞的少年。當你躺下安睡，一覺還不會清醒，他們已經將你送回你的鄉土了。他們能游遍天涯海角，又能儘一日之間回來，都不感到疲倦。』

優里賽斯聽了王的話，心內說不盡歡樂，暗暗禱告道：『願王實行他允

許的話，我就得平安回轉我的家鄉。」

王后命宮人安設睡榻，款待客人。她們各執火炬，設備停當了，回來對優里賽斯道：「客人，你的睡榻已經佈置周全了。」他跟着她們走去。他飽嘗一切災難之後，安心樂意的沈沈睡着了。

一一一 優里賽斯和斐阿西亞人鬪藝

第二天徵集了國民議會，好多人都來赴會，王宮一座高廳擁擠滿了。因為阿西娜幻成王的使者，巡行城內，口內喊道：「來，斐阿西亞的將軍，議員，到王宮參加議會，關於一個新來生客的事情。」由是他們都應召而來。當瞧見優里賽斯時，都覺驚奇，因阿西娜使他長得又美好，又偉壯。

王從座上站起，口內說道：「這位客人到我宮裏來，我不認識他是誰，來從何處，是西或是東。他懇求我們護送他回家。現在就是這樣，你們都曉得的，

護送落難的客人渡海回鄉這宗事，我們自上世以來，都是如此。去罷，選一隻海船，全要嶄新的——從來不曾浮過海。再選五十二個打槳的人，要全國最靈捷，最強壯的。你們辦好之後，再回來聚會讌飲。也要命歌者前來，因神人賞賜他的贈品是歌唱，再沒有比歌曲更使人賞心樂意。』於是百姓的領袖奉着王的命令去了。他們選得一隻海船，又選得打槳的人，將船滑下沙灘，停泊在海口。一切準備周全了，他們又回到王宮大廳。王命令侍者大排筵宴，款待他們，宰了八隻肥豬，十二隻羔羊，兩隻大牛。

他們坐上筵席時，王的兩個侍者用手引領歌者進來，因為他是瞎了雙睛。他們令他坐在大廳中央銀椅子上，把他的豎琴虛懸橫樑上面，使他的手容易伸到。在他的近旁安了一個兒子，攔了一籃子盛滿精緻的食品，又有一金杯美酒，隨時可以潤潤歌喉。

他們開懷暢飲，直到酣飽時候，歌者便開始歌唱。他唱的歌辭是這個故

事當日，希臘軍第一有勇力的阿且里斯同第一有智略的優里賽斯正在大獻犧牲敬神時候，兩人之間如何起了大紛爭，阿加米倫看見了是如何喜樂，因為有一個先知曾對他說過，當一智一勇衝突之時，脫勞的末日也臨到了。歌者一直唱着，優里賽斯拉起外衣掩着臉，遮了眼淚，他很羞愧被人們瞧見他在流涕。到了歌終曲止時候，他的兩眼才得拭乾，又端然坐定，同沒事人一般；但是百姓的領袖歡呼歌者再唱一遍，因這歌曲實在能使他們歡感。他聽了禁不住又是兩淚交流。當時祇有王一個人看見了。

一曲既終，王說道：『現在循我們的風俗，玩耍一下，鬪拳，角力，賽跑，也使客人賞鑑我們的技藝。』王的長男是著名的拳術家，他對優里賽斯道：『客人，爲什麼面有憂色，沉默靜坐？怎麼不起來擇一種遊藝，顯顯你的才能？』

優里賽斯答道：『我沒有心思來玩耍獻藝。我的心不攙別念，祇想怎樣能够回家。』



又有一個年輕人，他曾角力奪得錦標的，也說道：「啊，客人，看起來你也不像是個會藝術的人，能懂得鬪拳或角力。我敢判斷你是一個航海做買賣的人。」

優里賽斯聽了十分憤怒，便答道：「這話太呆笨。有些人外貌很好看，有些人是善辭令。我看你相貌到不錯，不過說的話很是輕狂。我對各種遊藝都有研究，從前也很負有微名；但是我曾經受了千災百難，陸地上連年血戰，海洋裏疊遭風波。雖然如此，我還可以對你們試試我的身手。」

他便舉起一個大鐵圈，比斐阿西亞人用的都重，祇用手一旋，一直盤旋昇上空際。當時有一個人——看去像他們當中的一，其實是阿西娜化身——指定一個地點，爲鐵圈降落之處。這個人又說道：「客人，就是一個瞎子，也能瞧見，這裏頭沒一個比得上你的膂力。」

優里賽斯聽了這幾句話，很覺得得意，心內想道：「這地方我有一個朋友

了。」他又高聲喊道：「隨便那一個來拋擲鐵圓比賽一下。噫，如果有人同我鬪拳，或是角力，請站起來吧；就是賽跑我也不辭。我雖然很難得勝，因剛在海面上受了那麼多磨難。」

這個辰光，王忙說道：「客人，你說的很有理！我們斐阿西亞人對於拳術，角力都不精明；我們却是有靈捷的雙腳，並且喜歡宴會，愛跳舞，嗜好音樂，考究衣飾。這幾宗事情，沒有人能賽過我們。」

王這樣說着，意欲平息這一場爭競的風波。他又說道：「現在每一個王子，各贈客人兩件衣服，一內一外，同一個金推倫（Talant）。那一個王子出言不慎，觸犯了客人，要他奉贈雙倍禮物。」

登時他們一齊都同意了。那個王子把話激怒他的，特贈他一把寶劍，劍柄鑲着白銀，劍匣是象牙。他遞給他時，口內說道：「老父，我祝頌你康健。如果我的話觸犯你，讓一陣風吹了去罷。神人賜福你，再相逢你的妻子，你的朋友，

你自己的國家！』

優里賽斯答道：『我也願望你永永康健，一生安樂！我永永保存這寶貴的劍，紀念你的嘉惠！』

每一個王子都獻上他們的贈禮。王對王后說道：『命她們尋一個箱子，爲你所有第一精美的；再裝進兩件衣服，襯衣同外罩。我也贈客人一隻精巧的金杯，如是在他一生歲月裏，坐上筵席，舉起杯來就會憶念我了。』

於是她們從王后內室拿來一隻箱子，將各王子的贈品都安放好了，王后親手裝進襯衣和外罩。那箱子登時裝滿了贈禮，她對優里賽斯說道：『現在先看看這箱蓋，好好打一個結子。當海船送你回鄉，你在船上睡覺時，就沒有人能够盜竊了。』

優里賽斯便合了蓋子，結成一個很巧妙的結子。是騷西指教他的。隨後他便走進浴室。當他出來時候，諾雪迦迎面相逢了他，心裏暗暗詫異，瞧見他

越發俊美了，她便說道：「再會，客人。當你回歸你的鄉國時，要時時紀念我，真正的，你還欠我你的命呢。」

優里賽斯說道：「當然的，諾雪迦，我活着一天時候，我尊敬你就同尊敬一位女神；真真實實的，我負欠你我的命。」

他又走進高廳，坐在國王近旁，恰好總管用手牽引盲目歌者進來。這當兒，優里賽斯跟前安上一盤野豬脊背。對客獻上這盤子，是表示主人第一禮重的意思。他舉起他的刀割下一塊，對一個侍者說道：「把這個送給歌者，因這裏沒一個人比他更可敬禮，他能歌唱名人豐功偉蹟。」當下侍者捧了盤子遞給歌者，便擱在他的膝上。大眾酣飽之後，優里賽斯對歌者說道：「你唱希臘軍圍攻脫勞名城，勞苦艱難，十分動人。真實的，就是你自己親歷其境，也不會唱得更逼真了。再來一遍，唱給我們聽聽伊比厄斯（Ipeius）造木馬的計策，是受阿西娜的暗示。再唱優里賽斯如何算計能使木馬拉進脫勞禁城」

之中，隨後他比希臘最勇的將帥，先伏存木馬腹內，唱給我們這些歌曲，使我們賞識神人曾教授你的。」

歌者便唱着木馬是如何造成，優里賽斯同希臘勇士怎樣埋伏木馬之內，其餘的大將如何假裝退兵，焚燒了營盤，各自上了兵船，張帆開駛而去，不過祇駛到附近海島爲止。他又唱脫勞百姓怎樣將木馬拉進城內公共會議場地方；百姓如何環坐那個地方，他們的首領警告對付這奇怪東西的法子。有的說：「讓我們劈開瞧瞧裏邊是什麼。」有的又說：「還是拉到山峯上，摔了下去罷。」但是有些人又在警告，以爲好好兒攔下，做了謝神的獻禮，神會解救全城避免敵人的矛鋒。這一個獻議佔了勝利，其實是脫勞城的定數，應遭木馬的法術破滅。

他一直唱了下去，優里賽斯聽了，他的心幾乎融化了，登時滾滾淚珠，不斷的緣着雙頰流下。然而祇有王一人覺察，便對歌者說道：「停了吧，自你開

聲歌唱，這位客人一直流着眼淚。我們大家聚會，是求大大娛樂一場，奉贈了禮物，然後送他回鄉。」他又轉向優里賽斯說道：「告訴我們你的大名啊，客人，也要告訴我們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若是護送你回家，一定要知道這個路程，才能送你到那一個地方去。真的，我們的船，非別人的船可比，他們是不用舵，也不用舵夫，祇要曉得要走的路程，他們就能够去了。告訴我你的大名，再說明你的鄉國名稱。我看見你聽到了脫勞城的命運，一直流着眼淚，你莫不是脫勞城陣亡中的希臘勇士的兄弟，朋友，親族？」優里賽斯聽了說道：「啊，王，我對你從何說起！因為我經歷許許多多事情。但是第一我要先對你說明我的姓名。聽呀，你要懂得，我是優里賽斯，依薩加的君王。」他隨後又對王訴說他一切身受的災難，從脫勞掛帆那一天起，一直說到他流落在卡里甫沙的海島。

優里賽斯說明他的家世他的經歷之後，國王和他的百姓聽了，一齊肅然靜默。過了一會，王開口說道：『優里賽斯，你將趁了你的心願，我們會相送你回鄉。就是明天好了，現在是安息的時候。』他又向衆王子說道：『我們的客人，是一位真英雄，經歷那麼多危難，我們應當特別饋贈，表示我們尊重他的意思。他已經有一隻箱子盛滿了衣服，黃金；現在我們再贈他釜，鑊，鉢，碗，載回他的家應用。這些東西，各人明天都帶了來，現在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每一個王子都拿了各種各式的釜，鑊，碗，鉢，相贈優里賽斯；國王親手將這些東西，安置在船上長凳底下，隨後又回到王宮，享用豐盛的筵席。但是優里賽斯祇看定太陽，願望這一天早早過去；他一心渴望再見他的家鄉。

末後，他便從席上站起來說道：『啊，王，你同你的百姓已是十分厚待我；我再懇來你，立刻就送我回家。我們各盡這一杯分別的酒，讓我走吧。』於是

王命侍者斟滿了杯中的酒。侍者奉命挨次伺候了，全廳的人都舉起杯子，祝福這位客人平安回家。當杯子遞給優里賽斯時，他站起來捧杯獻給王后，說道：「啊，王后，再見；我祝頌你，你的丈夫，你的男女，同你的百姓，福樂無邊。」他說了這幾句話，轉身向宮外走了。國王命侍衛引領他到船上去；又有好些宮女，承受王后命令，捧了食品酒漿，又有一方毯子，供給他在船上睡覺之用；還有那個裝滿金子衣服的箱子，也搬運到船上來。

當時，船上的水手們一切都準備了，就將毯子平鋪船後。優里賽斯爬上了船，他就躺在毯子上面。船上的人忙着解纜離岸，他們各各坐在兩旁長凳之上，起始舉起槳來搖着。正是他們的槳剛和海水接觸，優里賽斯已經沉沉睡着了。兩旁的人，一上一下的搖着槳，船便飛一般的前進，譬如駟馬駕了戰車，在平原馳驟，更要迅捷；就是一隻大鷹翱翔天空，也不能更快。

當啟明星出現天空之上，船已駛到了依薩加。水手們知道這海島有一

個口岸，水流寧靜，可以保障大浪；上面一株大橄欖樹，樹旁有一個山洞，他們撐船泊攏了岸，便舉着毯子將優里賽斯抬起，因為他睡得很沉酣，抬到橄欖樹蔭影之下安置了，又將船中一切財寶，擱在他的身旁。隨後他們重又上船解纜，回轉船頭，望來處去了。

過了一會，優里賽斯便一覺醒來。女神阿西娜早已布滿雲霧，籠罩了這個地方，如是，優里賽斯便認不出身在何處，周圍景物完全失去本來真相了。他不覺失聲喊道：「我是在那裏？我怎麼辦呢？我的東西安置在什麼地方？那些斐阿西亞的人，竟然沒有照着允許我的話做去，不過把我送到別一個陌生的地方。但是先瞧瞧他們有沒有留下我的東西。」於是他點着衣服，金子，釜子，還有其他用器，却是一件都不會遺失。他依然是滿懷煩悶，實在不明白又流落在什麼地方了。他正在徘徊躑躅時候，阿西娜迎面而來。她化成一個偉麗而年青的牧人。優里賽斯一眼瞧見他，好生喜悅的，確的，他不知道眼前

所見的是女神，並非凡間的牧人。他說道：「朋友，我在這地方第一個人瞧見你。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求你救助我，這裏是海島還是陸地？」

阿西娜答道：「你一定是從遠道來的，所以認不得這地方。真的話，若論這塊國土，差不多誰都知道。這是依薩加海島，是很有名的地方，雖然算不得養馬的好地方。土地却也很膏腴，並且是好牧場，畜牧牛羊，又生產多量葡萄酒成美酒。」優里賽斯聽了，樂不可支。他心內打算，還是不要給這不相識的人，知道他的來歷。如是他便隨口點綴這個故事：「我是從客利梯海島來的，遭了無妄之災。因我殺了國王的兒子，他曾搶奪我的貨物。那時，我結合斐尼亞（Phoenicia）的人做買賣，他載着我同我的貨品，不是到派洛斯，就是向伊里斯（Elis）去。却不料海上遇了逆風，一直漂浮到這裏來。他們乘着我昏睡時候，把我抬出船外，又將我的貨物一同丟下。」

當優里賽斯說完之後，阿西娜又更改了形狀，化成一個又修長，又美麗

的女子，笑容可掬的說道：『啊，優里賽斯，他是一個聰明機巧的人，却來哄騙了你。你已經是在你自己的國土了，你依然把自己裝點一個故事。好的，你是凡人中最有智慧的，我便是阿西娜智慧的女神。我平常都站近你，保護着你。將來也是如此。現在第一宗事，先把你的財寶收藏起來，隨後再商量最好的辦法。但是你一定要靜默，不可對人洩漏你是誰，那末後來總會恢復了你的真相。』

優里賽斯答道：『啊，女神，這很艱難叫一個凡人能認識你，因為你時時變幻不可推測。你永遠加恩於我，當我們圍攻脫勞時，我都仰藉你的救助；還有別的日子，我受困在斐阿西亞諸少年當中，也是你來替我解圍，保佑了我。現在告訴我真實的話：這是什麼地方？你說是依薩加，但是由我眼光看去，是一塊很陌生的地方。』

這當兒，阿西娜使雲霧消散了。優里賽斯認明了這地方的真相，他一明

白是眞個依薩加，連忙屈下雙膝，吻了土地；在他的心坎上，真有說不出的喜
歡感謝。

阿西娜說道：『來，我們把你的東西藏到山洞裏。』優里賽斯搬運着衣服，黃金，同其餘一切的東西，擱在洞內；阿西娜旋轉一塊大石子，堵塞洞口，防備盜竊。

隨後，阿西娜詢問他怎樣重登他自己的王位；她又對他說明依薩加近鄰海島的王子，都來向潘娜洛甫求婚，又怎樣的一天天佔據他的宮庭，消耗他的財產。『如何是好？』她說道，『你祇一人，將抵擋他們大多數？』『如果你站近了我，保佑着我，』他說道，『我能敵一百人，噫，敵他們三百人。』

阿西娜又說道：『我更改了你的容顏，就沒有人能認識你了。我使你的臉，你的手，轉成枯槁，你的頭髮失去色彩，眼光變成黯淡。那一班求婚者也不留意到你了；便是你的妻，你的子，也不能認識你了。你現在先到歐美亞（Europe）。

maer) (sine) 那裏去那個牧豬奴對你是很忠誠，我去斯巴達尋你的兒子特里麥考斯，他是那裏求訪你的消息。」

優里賽斯說道：「他爲什麼要走，你還不是很明白的，可以告訴他嗎？他也飽嘗了我所經歷的禍患嗎？」「噫，」阿西娜答道，「這是很正當的。鼓勵他自己，訪求他的父親，要快樂滿足，從此都是佳境。」

於是她用棒來點着他。說也奇怪，棒子一觸他的身上，登時顏色變成枯燥，肌肉灰敗，儼然一個垂老之人。他的頭髮也失了光澤，眼光昏暗無神；他身上的衣服也是襤褸不堪，百結破裂。女神又給他一張鹿皮，披在身上，皮毛脫落，十分凋殘。她又授給他一根杖子，一隻破袋，恰如乞丐提携的一般，用繩子掛在他的肩上。

一四 歐美亞

當日優里賽斯從軍脫勞時候，曾付托一個人牧豬，他的名字叫歐美亞，是一個奴隸，然而却是一位國王的親子。他淪落爲奴，是有緣因。他的父親是某島的君王，宮中有一個宮人，是斐尼西亞的人，由她提携保抱王子。她幼年時，被泰弗斯（Taphos）的人從家裏劫去——泰弗斯的人是世上大拐子——賣給島上君王。當王子五六歲時候，島上忽然駛來斐尼西亞船隻，販賣指環，手釧同許多華麗的妝飾品，爲婦女們所愛好的東西。這個斐尼西亞的宮人，因爲他們是從她故鄉來的，表示着同鄉情意，對他們說明她的身世。他們告訴她，認識她的父母，並且是國內富厚之家；又答應她若是願意回鄉，就趁他們的船，領她回去。當時，這宮人便說願從他們回鄉，並且要酬報他們一些財禮，也預備好自己一切需用，悄悄的帶領着小孩子，王的男兒，一同歸去。她從宮內偷盜了三個金杯。於是斐尼西亞的人，載着宮人，王子，張帆遠遠的駛去了。在海上漂浮了六天，那個宮人驟然死了，他們把她的尸身拋棄海內，領

着王子來到依薩加，輾轉賣給優里賽斯的父親。

優里賽斯一直望歐美亞畜牧地方走去，那是一個大庭院，周圍十二個豬欄，每欄豢養五十隻豬豚，却有四隻獍而偉大的防守狗。那個牧豬奴正在他的屋內製造拖鞋，他有三個底下的人，在田野看守豬羣。他雖然是奴隸，還有別的人們附屬他之下；第四個是每天趕着肥豬進城，屠宰了，燒炙了，供給求婚者讌樂。優里賽斯一踏進庭院，四隻兇猛的狗，一齊向他衝去。他連忙丟了手杖，坐下去，人們都這般說：狗不咬坐定的人。然而幾乎受創了。因為這幾隻狗實在獍，恰好歐美亞聽見牠們叫吠，忙從屋內走出，投着石子將狗趕開了。他對優里賽斯說道：「老人家，這幾隻狗差不多傷害着你。那末，對於我又是一樁大痛心的事，並且我的感傷也很足夠了。我的主人久去不歸，沒有人曉得是在那裏；恐怕他自己流落在外，挨餓過日子，反給人們長日長年，享用他的旨酒羔羊。請進我的屋裏，老人家，告訴我你的來歷。」

優里賽斯便進了屋內，那牧豬奴請他在臥床上坐了。臥床是一堆樹枝疊成，上面蒙着野山羊皮。優里賽斯見他這般厚待，十分喜樂，便說道：「神祇保佑你這般仁慈，厚待一個異鄉異客！」

牧豬奴答道：「對一個生客沒有禮貌，正是很不祥的事。不過，我是很貧寒，沒有力量幫忙。若是我主人在家的話，那就好多了。他會賜給我房子，土地，妻子。仁愛的主人們，總是這樣賜給忠心伺候他的奴隸。真實的，優里賽斯是一位仁愛的主人，我曾忠心伺候他。在四鄰各島之中，從來沒有人比得過他。擁有那麼多成羣成隊的牛羊家畜；但是近幾年來，他的家內有很可驚人的消費，因四鄰海島的王子，都會集他的宮內，任情吃喝，是的，是個侮辱的舉動，消耗着他的家私。」

說時，他便走出，向欄內捉了一隻小豬，打點一餐款待客人；又將一個長春籐彫成的杯子，爲他斟滿了一杯酒。優里賽斯坐了下來，又吃又喝。一聲都

沒響過因他心內正在忙於籌劃怎樣可以報復那一般求婚者，浪費他的資財。

末後，他說道：「朋友，你的主人是誰，你說他離家很長久嗎？或且我瞧見過他，也說不定。我東漂西蕩，漫遊了許多地方，也曾相識了許多人物。」

歐美亞說道：「凡是旅行的人，都這般說，但是我們總沒聽到他的真消息。沒有一個走江湖的人經過這裏，我們的王后總是一定要見他，探問關於她的丈夫許多話；同時，一直流着眼淚。論起你，我敢說，不過也是要求乞一件內衣同外罩，隨口編成你自己的動人故事。」

當時這假乞兒說道：「聽了我的話吧，我說，優里賽斯快要回來了；是的，在下次新月上昇之前到家。你要送我一件襯衣同外罩，但是，非待到我的話實現了，我都不覬覦你的東西。我很痛恨那麼樣的人，因為着貧窮，就滿口說謊，我甯願凍死餓死，也不幹這種勾當。」

牧豬奴答道：「老人家，那你就永遠不能從我手上，拿到外衣或內衣。但是，不要再說這些事了。念到我的主人，就要破裂我的心。現在，我又爲他的男兒，年輕的少主人擔憂。他又奔波異鄉異地去了，希望訪求得他父親的音信。這真是昏神失智的舉動。因爲那一班求婚者，我聽說已經埋伏道途，偵伺他回頭刺殺他。那麼，我主人的一家簡直滅絕了。但是暫丟開這些事，告訴我，老人家，你是誰？從什麼地方來的？」

優里賽斯答道：「要是告訴你，我的經歷，那末，要消耗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將要安坐這裏，吃喝一個足年，才說得盡我親嘗的艱險。但是你也可以聽一點我的事實。」

『我是客利梯地方的人，我父親名叫卡斯托（Castor），他有好幾個異母的兒子。我兄弟們的母親多是自由婦人；祇有我的母親是奴隸。當我父親活着時候，看待我一如別幾個兄弟。他棄世之後，他們將我父親遺資，分派一

點兒來打發我；又把我的住宅佔據去了。雖然如此，我却能周旋自己，因為我是好勇的人。我的鄰里都瞧得起我，由是娶了一個富家女兒做妻子。在全國中，沒有人能比得過我好勇善戰——是的，就是埋伏也不如我老練，埋伏能試驗人的勇怯。行軍果然是險，埋伏可算在各種兵法，最爲勇敢冒險了。我九次乘着戰船——因我有一隻戰船和一隊兵士——曾經過許多危險。第十次，又從客利梯王出征脫勞城。我們衝破了這個城池，我又跟從國王凱旋而歸。在家裏遲留了一個多月，我又動身到埃及去。這時候，我已經領率九隻戰船了，並且四方的健兒，都來奔投我。我們一帆風順，第四天就達到目的地，却不料我的部下却鑄了大錯，傷害那地方的百姓，蹂躪他們的田畝，擄奪他們的妻子，小孩。當時我曾勸阻他們，但是好似東風過耳，都不理睬我。埃及人臨時召集兵隊逼迫我們，由是給他們殺傷無算，其餘的也做了俘虜。我那時奔至埃及王跟前，他巍然坐在戰車之上，懇求他憐憫我，他很慷慨聽受我的話。

承他的仁惠，一直依賴他安居了七年之久，如是我也成爲一個富人，安享尊榮。但是第八年之後，却逢了一個斐尼西亞商人，他來引誘我，以爲若肯同他合夥做生意，金錢會源源而來。因此，我就收集我的資財，從他經營。足足相處一個年頭，他又引我乘坐他的船，意欲將我載到阿非利加（Africa）去，販賣做奴隸。但是海上遭了觸礁之難，祇剩我一人在船，倖免沉溺海底。我緊緊抱住了桅桿，隨風逐浪，漂浮了九日九夜；第十天蕩到斐東（Phidon）王境內。在這地方我聽見有人說到優里賽斯的事，那時候，他旅行祈求一位神祇，國王爲他保護着貨財。由那裏，我又乘一個商人的貨船，但是船上的水手又來計算販賣我。他們把我縛在船艙底下。但是有一天，偵着他們停泊一個口岸，在沙灘上聚餐時候，解鬆我的束縛，跳進海內，潛潛泅到陸地，由是給我逃走了。

優里賽斯老是預備好一篇故事應用。牧豬奴道：「你的故事真教我爲

你感動是的，你一定嘗受許多風波。不過，總難使我相信你說的優里賽斯，我主人的消息。許多旅客來到這裏，總有談論到關於他的事；因他們明知是我們願望聽的，我單獨居住這裏，看管這些笨豬。但是王后時時刻刻派人來召我，說是外間有人來傳王的消息。於是我就走去探訪，却見一大羣的人，圍繞着爭相查探。有些人是真心盼望王歸國，但是也有好多人，巴不得王死亡在外，因他們就拱手安坐，耗費他的財物。然而我却不同他們爭着探問消息。我自從受了伊多利亞（Idolia）人哄騙之後，永遠不再上當。他說，他曾犯了殺人之罪，受迫出奔，我很殷勤款待他，儘我所有的好東西都贈送了。那個東西告訴我，曾瞧見我的主人，在客利梯王的宮庭，他正在修理船隻，因海上遇風破損了。他就要回來，料定夏間總得回家；至遲也不過秋天收穫時候，還滿載着珍寶而回。因此，老人家，用不着謊言謊語，編造優里賽斯的事來尋我開心。我見你很覺動心，想幫助你，是爲着你的貧寒；但是我希望聽的關於我主人

的事，並非胡言。」

「哦，優里賽斯道，「你真不肯輕於相信人言。但是現在聽我說吧，假如你的主人回來了，應着我的話，那時，你總要送我一內一外的衣服。譬如他到底不歸，那末，一任你手下的人，將我投在岩石之上，沉沒海底，也警戒別一個平空說謊的人。」

牧豬奴答道：「這真瞎說！我傷害你，有什麼好處呢！我若是招進一個生客，又把他傷害了，外間的人，對於我要說什麼話呢！我如幹出這個勾當，怎能再面對神祇禱告呢！但是够了，不再說了。這是夜飯時候，我盼望我的用人就要回來，同進晚餐。」

當他說時，那些人恰好回來了。牧豬奴對他們說道：「向欄內捉一隻肥豬，我有一個生客，款待他一頓好酒好肉。」

他們捉一隻五歲的肥豬，整備晚餐。牧豬奴向優里賽斯遞上脊骨，這是

全體最精美的部分。

這一個夜晚十分寒冷，雨不停地下，風不停地吹，恰好是雨季。晚餐之後，優里賽斯想試探這個屋主人，看看他怎樣來對待，於是告訴他下面這個故事：

「當我們圍攻脫勞城時候，有一天夜晚，我們埋伏在近城地方。麥尼勞，優里賽斯，還有一個我，做了引導。我們深藏蘆草之中。這個夜晚又是寒風凜烈，雪花覆蓋着盾牌。隊裏的人，個個都披上外罩，祇有我丟在營帳之中。當夜漏深沈時候，差不多都凍僵了，優里賽斯躺在我的近旁，我對他訴苦：「這裏是我——我，連外罩都沒有。我是一個引導，立刻凍死了！」優里賽斯老是有主張，早已安排好來對付。「不要聲響！」他道，「恐怕有人聽見你的話。」當下他便站起對隊裏的人說道：「我得着一夢，我忖度我們已是處在危險之中。離我們的兵船還有好些路程，實在隔離太遠了。隨便那一個跑去見阿

加米倫王，請求派兵做救援。」當時，修厄斯 (Thras) 忙站起來說道：「我跑去請王求助！」他丟下他的外罩，飛一般去了。我拾起來披在身上，很溫暖的度過這一個寒夜。」

那牧豬奴說道：「老人家，這是很有趣的故事。並且今兒夜晚，也是這個樣兒，你也得一件外罩來抵禦寒冷。但是明天，你一定要再穿上你的破舊衣服！」他說罷，將他自己的外罩遞給客人。

一五 優里賽斯父子相逢

第二天清晨，牧豬奴正在準備早餐，優里賽斯聽見外面有腳步聲音，却沒聽見那一羣獐狗叫吠。他說道：「我的朋友，來了一個你認識的人，因此那些狗都不吠叫。」他正說時，特里麥考斯早已站在門外了。他從船上登岸，最近的地方便是牧豬奴的茅舍。他很明白這個奴子是誠實忠盡的人。

牧豬奴一眼瞧見了特里麥考斯，忙丟下手內的盆子，他正用熱水調和酒漿，打點客人和自己的早餐，飛跑到他的跟前，連連吻着他的頭，他的眼睛，他的雙手，正如一個慈父吻着他久別十年，一旦重逢回轉故鄉的唯一兒子。牧豬奴喜歡得如狂如醉，吻着特里麥考斯。那個乞兒，優里賽斯喬妝的，見了他也從座位站起，便讓這個少年安坐。但是特里麥考斯推辭不肯佔他的坐位。於是三個人隨即相同坐下，用了早餐。這個青年人問牧豬奴道：「他是什麼人？」牧豬奴答道：「他是過路客人，來求我幫助。但是現在把他介紹你，因為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才。」

「噫，特里麥考斯說道，「這算不得，你尊我是主人；不過我在家裏成個主人嗎？那些求婚者還不是侵吞我的家財嗎？至於我的母親，還不是很可懷疑，她沒忘掉了偉大的優里賽斯她的丈夫嗎？不會跟着他們當中一個嗎？我將贈送這客人食糧衣服和一把劍子；不過不請他到我的家裏去，因求婚

者盤據在那裏，他們都是傲慢無禮的人。」

優里賽斯聽見他們談着話，接口說道：「但是你爲什麼對這些人能够如此忍耐？莫是百姓惱恨你，因此不能够叫他們受相當的刑罰？你沒有親戚幫你的忙嗎？假如是我，寧願立刻死了，勝似用眼瞧着我的家受這樣侮辱。」

特里麥考斯答道：「我的百姓並沒怨恨我，不過他們是不能奮發；若論親戚，却是一個也沒有。我的祖父雷亞梯斯 (Laertes) 祇有單獨一個兒子，便是我的父親優里賽斯；我自己也是一脈單傳，沒有一個兄弟同姊妹。如是沒有一個親戚站在我的近旁，這些惡人掠奪我的財產，也沒有人來說話，唉，他們還在算計殺害我呢。」

當時，他又對牧豬奴說道：「到我的母親王后那裏去，對她說明我已經很平安的回來了。但是不要給隨便那一個聽見了；我在這裏等候你回來。」

牧豬奴便立刻走了。他一走去，女神阿西娜却冉冉下降，是一個又修長，

又美麗的女子，特里麥考斯却瞧不見她，因神人不能夠隨便給人看見的；但是優里賽斯能看見她，那一羣狗也瞧見了，畏懼得伏下嗚嗚啜泣。她遞着眼色給優里賽斯，他便走出屋外。她說道：『不必隱瞞你的男兒，對他說明了，商量如何對付求婚者。更要記着，我是時時站在你的左右，保佑你。』

她舉起金棒來點着他。他身上的衣服，立刻都成了簇新的；他變成雄偉而壯麗，面頰也豐潤了，頭髮也轉成深濃色了。她就飄然去了。優里賽斯再走進茅舍，特里麥考斯一眼瞧見了這奇蹟，驚奇得失聲喊道：——

『客人，你比過去幾分鐘之前完全不同了。你穿上華麗衣服，你的顏色也豐采了。你不是凡人，是神仙嗎？』

『我並不是神仙，』優里賽斯答道；『我是你的父親，便是你現在日夜要尋訪的。』

但是特里麥考斯却不聽信他的話，『你那裏是我的父親呢，』他答道。

「沒有凡間的人會幹出你幹的事，隨你的意思變幻老少，同樣的，變更你的衣裝。剛才你是一個襤褸的乞兒，現在儼如天上神祇。」

優里賽斯答道：「噫，然而千真萬確是你的父親，二十年之後回到家鄉了。至於使你如此驚奇，是女神阿西娜的法力；她有時令我變成一個老朽的乞兒，有時又使我像個年輕王子，服裝顯赫。」

他說罷便坐下了。特里麥考斯伸着他的雙臂，緊緊抱着他父親的頭頸，淚落不止。過了一會，特里麥考斯對他父親說道：「告訴我吧，父親，你怎樣回來的？」

優里賽斯道：「斐阿西亞的人護送我渡過大海，登上陸地，他們運載着許多贈送我的珍貴禮物，我都收存在一個山洞裏。但是，我們先打算怎樣可以驅除那一班求婚者。告訴我，他們一共多少人？祇用我們同他們對仗，或是還要求助別人？」

特里麥考斯道：「我的父親，你是我很明白的，是一個偉大的戰士。不過這宗事情，我們祇怕獨力幹不來。他們人數不止十人或二十個，超過百人之外；並且有的是使者，有的是歌者，有的是守衛。」

優里賽斯說道：「明天，你總要回到宮裏去，雜在求婚者當中。我來時，依然是一個襤褸的乞兒。譬如他們對我無禮，都要忍受着。他們的時候也快到了，立刻將受着應當得的刑罰。因此要留神，當我遞給你暗號時，你將大廳上羅列的兵器，都搬運開了，收藏庫內去。若是有人查問你，你就說拿去磨擦，因為被煙塵蒙蔽，比優里賽斯出征脫勞時大不相同了；並且你再可以說宴會廳列着兵器，是不大吉祥，因會引起人們發生爭鬪。但是要留下兩把劍子，兩枝矛標，攔近身旁，預備你同我使用。更要留心，不可對一個人說我是回來了——不要對我的父親，也不要對牧豬奴，不要對潘娜洛甫說出。」

父子兩人正說到這裏，牧豬奴已從城內回來了。當他走進屋內，阿西娜

又將優里賽斯化成一個鶉衣百結的老乞兒，因不等到諸事準備，是不好露出真相的。

特里麥考斯對他說道：「你在城內得着消息嗎？求婚者乘船要暗殺我的回來沒有，還在海上偵伺我嗎？」

牧豬奴道：「我不能够把的確的消息告訴你。我想，最好是不用儘着探問城內的事。不過我看見碼頭上停泊一隻海船，並且還看見一隊提矛執盾的人。怕不就是那一班求婚者，然而我却不能證實。」

那時，特里麥考斯聽了，轉眼看着優里賽斯，但是他却很當心，不敢給牧豬奴的目光碰見了。

一六 老狗阿格斯 (Argus)

第二天，特里麥考斯對牧豬奴道：「我要到城內去，因為我的母親不到

親眼瞧見我的面，總不放心。隨後，你帶着客人同來，讓他向慈悲肯施捨的人們求乞。」

「是的，」優里賽斯道，「這是我的願望。一個人若是一定要藉求乞，那末城內總勝過鄉村。你先走罷，我隨後就來，等到暖和一一點，因現在我很感覺身上的破衣不夠禦寒。」

由是特里麥考斯走向城中去了，他的母親同保姆看見他喜歡不已。他打點要舉行的事，心內反覆祇是思慮着：他同他的父親，如何才能够驅除那一羣求婚者。

將近正午時候，牧豬奴領優里賽斯向城內去，正好走到城牆外一座噴泉旁邊，兩人由一個牧羊人米蘭西厄 (Melanthius) 身邊經過，他正領着一隊山羊。他瞧見牧豬奴引領一個同伴，他便說道：「你爲什麼帶叫化子進城？我們已是很多了。」他說時，飛起一脚，踢在優里賽斯的腿子上，意要絆倒了。

他。但是優里賽斯屹然站定。他自己沉吟一下道：「用我的杖，敲出這東西的腦漿嗎！」但是他又轉念：能忍耐更好。於是兩人望着王宮走。一進門，却見庭院裏躺着一隻狗，名叫阿格斯，是舊時優里賽斯豢養的。那時候，不過是很細弱的小狗，都是他親手喂哺食餌；但是這隻狗還不到成熟時期，牠的主人便遠遠出征脫勞去了。當阿格斯盛壯時候，人們帶牠向郊外打獵，追殺母鹿，野山羊，兔子。但是現在牠已經衰老了，就沒有人看牠一眼，鎮日躺在土堆上面，蚤虱集滿身體。此時重逢牠的舊主人，牠立刻就能認識，搖着牠的尾巴，低垂牠的耳朵，因為牠是太衰老了，很艱難從躺臥的地方，站起來歡迎。

當時，優里賽斯一瞥見了牠，禁不住含着兩眶子的淚珠。他對牧豬奴說道：「這是很奇怪，歐美亞，這樣好的狗，由我看起來是真正的佳種，爲何丟棄在土堆裏？」

牧豬奴答道：「牠的主人遠離家鄉，死亡在外。從來沒有一隻狗比牠更

靈捷更強壯。但是牠的主人一死，粗心的女奴，那裏留意到牠身上。主人一離開家門，一班的奴才，就疏忽了他們的任務。真實的，一個奴隸，祇能算得半個人。」當他們兩個說着話時，那隻狗阿格斯竟溘然長逝了；牠等待牠的主人二十個年頭，到底回家見了最後的一面。

牧豬奴同乞兒走進大廳，那些求婚者正在席上飲讌。當時特里麥考斯看見了他們，他兩手滿握了麵包，肉品，命一個侍者遞給乞兒；又吩咐他告訴這個乞兒，聽憑他向求婚者周圍求助。於是優里賽斯走近前來，伸出他的手，一如乞丐似的。求婚者之中，也有人肯施捨的，因為他雖然是老朽褻褻，却是很高大強壯。但是當他走到安梯諾跟前，對他訴說着自己的經歷，舊時是如何富厚，自己有好幾隻貨船，又怎樣的駛到埃及地方，後來被奸人販賣到賽波勒斯做奴隸。這青年人聽了，譏笑着說道：『把你的故事帶着走吧，不然，你就要發覺依薩加地方，對於你更壞過埃及及同賽波勒斯了。』

優里賽斯對他說道：「你的面龐兒很美麗，却不道裏邊存着一副狠惡的心。你坐上別人的筵席，對於我竟一毛都不肯拔。」

安梯諾聽了，一把抓起踏着的腳凳，向優里賽斯投去。這一下很兇猛，但是他屹立不動，好比一座岩石。他一句話都不說，但是心頭如蘊着一團烈火。他便走到門口坐了下來，面對廳裏的人說道：「聽呀！所有向王后求婚的人，安梯諾擊打我，爲的是瞧見我貧寒。我詛呪餓神降落他身上，使他等不到婚禮日子，早就消滅了。」

但是安梯諾大喊道：「靜靜兒坐着，乞兒，安靜吃你求乞的東西；不然，我就命有力的人，拉你出去，或是撕下你的肉來。」

那時，求婚者也有人責備他道：「你擊打這個客人，未免太兇；如此行爲，是會招惹禍災。你還不知道神人有時幻形窮人乞丐，下臨凡間，察訪凡人的善惡嗎？」但是安梯諾一點也不留意他們警告他的話；他那一副剛愎的心，

依然如故。至於特里麥考斯眼見他父親受了如此侮辱，心內是憤火中燒，但是他竭力支持着，也沒流出一滴眼淚，更不開聲說一句話，祇願望那一班求婚者惡貫滿盈，應受刑罰的時辰臨到了。深宮內，潘娜洛甫聽見大廳上爭鬩的事，便向神祇禱告懲罰惡人。『他們全是仇敵，』她對女總管說道，『不過這個安梯諾是更狡惡。』她又向牧豬奴說道：『領這客人來見我，我很想同他說話，或且他曾聽見關於優里賽斯的事，或是瞧見着他；我聽見他曾經漫遊各地。』

牧豬奴答道：『請要留神，我的王后，這個人說的話會使你迷惑。我欸留他三天，一直不住口的儘說着他經歷險阻中所見所聞的事。他真會使聽的人入迷，正如歌唱柔美的歌曲，迷醉人心一般；並且的的確確，他說過他曾聽見優里賽斯的事，又說他載着許多珍寶，已經在歸程的途路中了。』

當時，潘娜洛甫聽了這些話，更是恨不得立刻同這客人一談。『叫他，』

她說道：「立刻領他到這裏見我。啊，優里賽斯快回來了，懲罰這一班惡人，一切胡爲的罪惡！對客人說去，若是他對我說的話實現了，我贈送他一身嶄新的內外衣服。」牧豬奴來見優里賽斯說道：「王后想對你說幾句話，要探問你對她丈夫的事，聽見了什麼。倘若你說的都是實情，她贈送你一襲內外新衣；是的，並且准許你居住島內，逍遙自在地隨意求食。」

優里賽斯以爲現在還不到讓他妻子認識的時候，如若進去對她談話，也怕露出破綻。於是裝做畏懼求婚者的神氣，對牧豬奴說道：「我很願意見王后，說明我聽到她丈夫的一切消息；但是我害怕那一羣惡少年，他們是那麼多的人，祇看眼前，當那個人摔擲我，不過白白挨着打，也沒一個阻止了他。就是特里麥考斯也不理睬，而且他是沒力量。告訴王后去吧，因此我現在不敢進去；如果她能夠等到黃昏時候，那時我才敢來。」

牧豬奴又來到宮中回報王后。當時，她瞧見他不會帶領乞兒同來，便問

道：『爲什麼你不領他進來？他是害羞不敢進來嗎？做個乞兒害着羞，那就不理會他的營生了。』

牧豬奴答道：『並不如此，貴人，他祇是害怕那一班狂暴無禮的少年人，真實的，他是對的。他請你等待到黃昏時候，他就進來，那末你就能够獨自同他談話。這總比較好一點。』

王后說道：『這客人很有見識，就聽憑他的話。真實的，這一羣暴戾無禮的人，世界上再也尋不出了。』

當下牧豬奴走出來，走近特里麥考斯身旁，輕輕的附着他的耳朵說道：『我回鄉村去了，料理着一切事。你自己要提防，照應這個客人。這兒有許多人想謀害你，但願神人指使他們自相殘害！』

特里麥考斯答道：『去罷，老父，聽從你的話，明天再來，還要攜帶牲畜，預備貢獻神明。』

牧豬奴隨即走了。那一羣求婚者在廳上長歌曼舞，盡情享樂。

一七 乞丐愛勒斯 (Tins)

這一天下午，從鎮上來了一個乞兒，他們稱他做愛勒斯，專爲他們傳遞消息，因愛勒斯是衆神的使者，所以給他這個名字。這個漢子十分強壯高大，並且有兼人的食量，但是品性極卑鄙。當時，他看見優里賽斯坐在近門地方，便說道：「老人，快滾開這地方去，或是等我來拉你。廳裏的青年人，很喜歡我這樣幹，不過我的意思，捧打垂老的人，是不大體面。」

優里賽斯道：「這地方有你的，也有我的；儘管要你的吧，我都不來垂涎你的；但是不要惹起我的性子，怕會傷害你。」

愛勒斯心內想：眼前這個人，是很容易打發的；便開口說道：「滾出去吧，不然，就來同我一試手段。」

安梯諾聽見這樣說，他高興得喊着廳上求婚者說道：「這，這多麼有趣的玩意兒，這地方從來不曾玩耍過，兩個叫化子要揮拳一鬪。來罷，我的朋友，我們來賞玩這一齣把戲。」

當時，一個個從座位上站起，圍攏着看熱鬧。安梯諾又說道：「這裏有兩條羊腿——我們預備做晚餐。現在兩個乞兒對打，我們將一條羊腿贈給得勝者，他可以同我們共席讌飲，並且永遠爲他設下一個座位。」

優里賽斯道：「這未免太爲難，使衰老的同一個年輕力壯的人做對手。然而我是不甘退却。不過一定要請你們賭了誓，不要乘我不備時，突然擊打我。」

特里麥考斯道：「自然是這樣，老人家。」一羣求婚者也承認了。當下優里賽斯便準備着向前奮鬪。他們瞧見他的腿股非常壯強豐厚，他的雙肩也是異常闊大，他生就何等有力的雙臂。他們彼此相告道：「這是個壯強的漢。」

子，這一場對打之後，只怕愛勒斯祇剩了一絲兒氣息。至於愛勒斯看見老乞兒卸下衣服，登時慄然畏懼，差不多回頭溜走了。但是那一班年輕的人却忍受不得。安梯諾喊道：「這是什麼緣故，愛勒斯，你是害怕這個老乞兒嗎？你如敢做出怯懦無恥的勾當，就把你載在船上，送到伊其忒斯（*Italens*）王那裏，他將割下你的耳朵，你的鼻子，喂養他的狗。」

於是兩人向前揮打。優里賽斯心內想道：「我一拳結果了他呢，還是祇要把他摔倒呢？」他又轉念：「反正是不能殺害為強。開頭是愛勒斯揮臂來打優里賽斯，但是却沒傷着他的毫髮。這時，優里賽斯向愛勒斯伸起手臂，祇一下擊傷這個人的顎骨，愛勒斯傾撲地下，口內噴出紅血。當時，優里賽斯將他拉出廳來，推到庭院牆上，把一根棒子擱在他手內說道：「坐在這裏，看守惡狗和笨豬走進門來，但是從此可不要擅自做主人，更不要干預這地方的客人或乞丐，不然，還要受更利害的懲罰。」

這個辰光，安梯諾把羊腿遞給優里賽斯，別一個求婚者名叫安斐魯麥斯（Amphinomus）也從席上遞了兩個麵包，再回轉身來又給了一杯美酒，他自己便舉杯爲他祝福，口內說道：「祝你幸福，老父，從此之後，吉祥如意，消除災難。」

優里賽斯感覺愛悅這個少年人，知道比他的伴侶善良，意欲給他一個警告，於是他便說：「你可算是聰明，你的父親我也認識，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現在聽我的話：世間萬物，再沒有像人們那麼痴獸，當他富足時候，滿心以爲逢不到意外不幸的事了；但是當神明降着災禍，那就沒有法子解救。祇看我吧，當日也是擁有財產，我信託我自己和我的親戚，看看我現在是如何情景！不要幹不端正的事情，享搶掠的生活，神祇總會降罰，祇差遲早之間罷了。你的朋友，在這裏大肆欺侮，欺侮他一個遠離鄉國的人。但是他不久將要回到家鄉，一定報復了他的仇怨。快逃吧，因這個時候到了，不要儘在這裏留

連，碰見着他回家。」

優里賽斯說如此懇切的話，存心要寬恕這個人。這人心裏也感覺着這些話是真切，然而頑梗如故，因他的定數難逃。現在阿西娜暗暗鼓動潘娜洛甫的心，使她向求婚者現出色相。女神如此做作，是爲着這個緣故：第一，可使那一班少年人更覺迷惑，增加他們的狂妄傲慢；其次，使他們感動熱情，貢獻王后禮物，後面可以見到；第三，可以使王后爲他的丈夫，他的兒子增光彩。因此，潘娜洛甫忽然對她的老宮人說道：「我現在是頭一次很想見見那一羣求婚者，他們雖然是我一向最痛恨的。我也要對我的兒子說一句話，祇怕他難於對付那些惡人，並且他們都是存心謀害他。」

老宮人說道：「這是好主意，貴人。你自己出去見見求婚者，再對你的兒子說話，但是先洗乾你的眼淚，敷上香油；不要使淚痕濕着你的雙頰；也不好鎮日淚眼愁眉。」

但是王后說道：「不用對我說洗乾我的臉，敷抹香油的話。我的丈夫久客不歸，我還有心思留意到我的容顏麼？但是叫兩個宮人伴着我，因我不願意單獨去見那些人。」

於是老宮人走去吩咐了侍女。但是阿西娜不肯任王后自己作主。她用法使她倦意深沉，頹然昏睡了。她熟睡時候，她把她妝點得容光妍麗非凡，比平常更修長，更美艷了。

當她清醒時，自己說道：「啊，我一死就不感覺苦痛，正如剛才酣睡那模樣兒。我的丈夫去了，我活着有什麼好處呢？」

說時，她從床上起來，盥洗了她的臉，走到大廳來，站在門口，兩個宮人侍立她的左右。她的容光四照，真正是這地方從來不曾出現過這樣美麗的婦人，登時使每一個求婚者眼花撩亂，心裏一齊暗暗在禱告，願望得她做妻子。她先向她的兒子說道：「特里麥考斯，你當孩提時候，已經很是聰明了；

現在你是成人了，你的儀容雖然儼如一個王子，又修偉，又壯麗，不過你的思想好像走到歧路了。現在大廳裏發生了什麼事——竟然虐待一個客人！如果客人受了損傷，我們便永遠留下大恥辱。」

特里麥考斯答道：「這怪不得使你生氣，我的母親，雖然，我是不應當受着責備，一切事我都不能夠從我的心願做主，因為別人比我強壯，便悍然不顧專擅他們的心意。但是，至於客人同愛勒斯對打，結果却不能趁了一羣求婚者的心願。客人已經得勝了，並且愛勒斯現在挨着大門坐下，搖着他的頭，他的雙腳也不能運載他的身體，因客人已消磨盡他的力氣了。我願望求婚者也像他遭了同樣的厄運。」

那時，有一個求婚者對潘娜洛甫說道：「啊，王后，若是給全希臘的人瞧見你，那末這個大廳裏，明天將要看見成羣成隊的人，擁擠得不能透氣。你是如此美麗，賽過大地上所有的美婦人。」

潘娜洛甫說道：「不要說到我的美貌；我的美貌早已同我分別了，自從我的主人優里賽斯出征脫勞那一天，祇願他能夠回來，我就好了。我還記得當他動身時候，拉着我的手說道：「啊，我的妻，今天希臘全軍出征脫勞，並不是個個都能生還故鄉的，因脫勞人他們多說是精於拋矛挽弓，駕御戰車。因此我也說不定，能够生還故鄉，或是拋尸脫勞城下。我這一去，全賴你看顧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如同你現在照着他們，或且更要留意；撫養我們的男孩特里麥考斯。當他留着鬚子成人時候，如若我是死了，你可以同你願意嫁的人結婚。」我的丈夫是這樣說的。現在果然都到眼前來了。因為他是死了，自從攻破脫勞城之後，已經十年了，他還不曾回來；並且特里麥考斯也長大人了；我祇好勉強打算同別一個人結婚，雖然是我最不樂意的。並且我還有一宗懊惱的事情：對我求婚者却不同其他女人的求婚者。平常風俗老是這樣：一個男人向一個女人求婚，他一定牽着牛羊，大排筵宴，邀請他的朋友親

族。但是向我求婚者反來吞咽我的財產，並且是白食不還賬的。」

王后侃侃的說出這一席話，優里賽斯聽了心內暗暗喜悅，見她如此欺蒙那些人，要被他們的慳囊來貢獻禮物，她惱恨他們顯然蘊存在心坎上。

當時安梯諾說道：「王后，我們正要奉獻禮物，但求你不棄嫌。然而你要曉得，不等到你從我們當中選得一個丈夫，總不離開這座宮殿。」

這一句話，一羣求婚者，闐然贊同，每人都命令侍者携取禮物。安梯諾的禮物是一件錦繡長衣，十分華麗，還有十二枚金胸針，金鈎子。又一個是一條巧奪天工的鍊子，鑲嵌着琥珀珠子；第三個是一副耳環；又有人贈送一串奇珍異寶。每一個都貢獻了禮物，王后便回歸她的深宮。

這時候，一個求婚者對他的同伴譏刺着這客人說道：「看吧，我們真有福氣，神人差遣這客人到來。這火炬是何等燦爛，在他的禿頭上閃耀！」他又轉向優里賽斯說道：「客人，你肯伺候我如同我的僱工一般，在我的羣山當

中田地裏，你的工資總還在，你的工作是堆集石子，砌壘牆垣，栽種樹木。你的身上就有衣穿，你的脚上也有鞋着，還有麪包可吃。不過你未必喜歡吧，在田地上耕種。我敢判斷，你求乞你的麪包，總比用力工作樂意。」

優里賽斯答道：「年輕的人，我喜歡同你一比力氣。我們兩人各執一把鏟子，刈着春日蓬生的長長青草，同時餓着肚子。而且我們彼此一鬪犁鋤，趕着一羣公羊，在一塊土地耕四行田畝。你就看得見我犁得又深又直的犁溝。而且修士保佑你，你也能够同我比並！你以為你自己很神氣了；是的，不過要是優里賽斯突然回來了，這個門怕不够闊大，給你同你的朋友奔逃。」

這個人聽見他如此說法，冒起無明火焰，「老年人，」他喊道，「你還是不要說這樣的話好！要是不然，莫怪我觸犯你。是好酒昏亂你的神智，弄着口舌，還是打勝了乞兒愛勒斯使你驕矜？」

他一把抓起凳腳來投優里賽斯，但是優里賽斯連忙蹲下避過了，便捧

中正在周圍遞酒的一個少年，他的手受着重創，倒撲下去，伏在地上輾轉呻吟。

那時，又有一個求婚者對他的隣座說道：「我願望這個漢子快快遠離。自他到這裏來，一直鬧着口舌爭鬪，我們坐在筵席上也沒一點樂趣。」但是特里麥考斯說道：「這是看得見的，你們已經又醉又飽了。現在我們一齊散去安息吧。」他們聽了，便一閃而散。

一八 優里賽斯給人識破喬裝

優里賽斯對他的兒子說道：「現在是時候了，來幹我對你說的事吧，向廳內卸下兵器，搬運到武庫裏。」於是特里麥考斯對保姆說道：「把一羣宮人關閉在屋子裏，待我把軍器收存庫內，因都蒙了煙塵，這時候應當磨擦一回。」

保姆答道：「我願望你父親的東西永遠保存。但是你不留一個侍女在外，誰來拿火相照呢？」

特里麥考斯答道：「這個客人會幫助我的。他吃了我的麪包，當然要做一些工作。」

當下保姆將一羣宮人都關鎖在屋內。優里賽斯同他的兒子，忙着向大廳牆上卸下刀，矛，槍，標，盾，牌，同其他軍器，搬到武庫內。他們並沒有人拿火。女神阿西娜却在他們跟前，手內提着金燈。他們都看不見她。同這盞燈，不過祇覺得眼前非常明亮。特里麥考斯說道：「這很奇怪，父親！牆壁，屋樑，柱子，洞明的如火光照耀。」

優里賽斯早已明白是阿西娜在保佑他。說道：「不要說話，不要儘問這一個。」

當他們搬運完軍器，優里賽斯對少年人說道：「現在，到你的屋子睡覺。」

去罷，我將同你的母親說話。」

特里麥考斯回到他屋內睡覺去了。優里賽斯一人坐在大廳之上，尋思着如何對付求婚者。過了一會，潘娜洛甫下來傍着火坐下。她的椅子是白銀和象牙刻成。宮人也下來洗滌盤碟杯子，向火堆添進薪木。王后對她們說道：「拿一張椅子，一個靠背，請客人坐下談話，敘述他的經歷。」她們移過椅子，安了靠背，優里賽斯便自坐下。王后說道：「客人，對我說明你是什麼人？你的父親叫什麼名字？你從那一國來的？」優里賽斯答道：「王后，隨你喜歡要問什麼，但是不要提到我的姓名，我的國土。念到這裏會使我流淚；我不樂意有人看見我哭泣。他們將要說，這一個愚笨漢子，莫是好酒昏亂了知覺。」

王后道：「我自從那一天我的丈夫辭別了我，從希臘軍出征脫勞之後，也擔了許多憂愁，流不盡許多眼淚。現在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逢着那麼多憂患困苦的事情，因依薩加島內同四隣海島的王子，都來向我求婚。他們一

天又一天的佔據這裏，侵吞我主人的財產。我也沒法子躲避了他們。經過了三個足年，我把他們推得遠遠，我托辭推却，我不能立刻嫁人，要等我爲老人，我丈夫的父親，繡成殯殮的衣衾。由是在白天我就勤勤工作，一到夜晚就把它拆散了。却給一個宮人說破了，我便不能不完成這個工作。現在，我不知道如何做法，我的父親同母親都勸我改嫁，並且我的兒子，兩眼睜睜的瞧着一羣求婚者，佔據他的家大吃大喝，消耗他的財產。請你告訴我，客人，你是那一族的人，因爲你總不是由一座岩石，一株橡樹產生的，同古舊神話一般。」

優里賽斯道：『王后，假如你一定要窮究我的家世，待我來告訴你，雖然會刺痛我的心。我從客利梯海島來的。是山明水秀之地，出產豐富，人煙稠密，一共九十個城市。我是國王最少的兒子，當我父親去世時候，我的長兄嗣續了王位。當日希臘軍團攻脫勞城，我的哥哥也聯合大隊出征。約莫同我哥哥分別十天之後，却來了一個生客，他自己說是名叫優里賽斯，也是出征脫勞，

海上遭逢逆風，耽誤了航程。他探問我的哥哥，彼此都是朋友。我以美酒佳肴款待，也招呼他的隨從。他們一直留了十二天，便張帆辭別了。」

王后聽了，很覺感動，禁不住一陣心酸，淚珠便滾滾而下。優里賽斯眼看她悲泣，心內很是憐惜，但是他的兩眼是乾燥的，不流一滴淚珠，有如一塊鋼鐵。潘娜洛甫又說道：「客人，我再問你一句話，我敢說這個人的確是我的丈夫。告訴我：他穿了什麼衣服，帶了多少伴侶。」

這可算一個難題目，二十年過去的事情，一個客人的服裝，當然早已遺忘了。便是優里賽斯本人也難記憶，大概女人的記憶力，比男人高強得多。

這喬裝的乞兒便說道：「我記得他穿一身海青蓮色羊毛織成的夾長衫，扣着一枚金胸針，上面雕刻的——是一隻狗抓住一隻鹿。雕工好不奇。離生動，狗是那樣子急切的抓着鹿，鹿又是那樣子急切的在掙脫。他的襯衣是潔白有亮光的，不過是不是由他的家裏帶出，那我就不能知道。有好多人贈

送他禮物；我送他一把劍子，一件長衣。他領着一個同伴來的，聽說是使者，年歲比他老一點，是鬚髮深黑色的皮膚。」

潘娜洛甫聽了，登時千愁萬恨，都勾引上心頭，不覺失聲悲咽，知道這乞兒確是見過她的丈夫。「你說的話都是實情，年高的人。」她道，「你說優里賽斯的衣裝，當日是我親手爲他摺疊，安置在他的行囊。他會講時候，多喜歡穿上這個；其餘都是旅行用的。那一枚胸針，雕刻着狗和鹿，是我爲他扣在胸前。啊呀！我永遠不能再看見他了。」

「不要說這樣的話，尊貴的王后，」乞兒說道，「不要儘是想優里賽斯已經死亡了；他一定快要回來了。並且的確他是離此不遠了。他在斐東國王那裏，不久便回到故鄉，還載着無數珍寶，可以使一族富足，世代相承。國王斐東曾指示給我看。優里賽斯我却不曾瞧見，因爲他到多都那（Dodona）求神。那地方有一株神聖的橡樹，神人顯靈，是由樹枝上巢內鴿子的聲音示兆。他

去請求神明——王這樣對我說的——他回來故鄉是公開，是秘密，那就不得而知；不過準定是回來的，王后，至遲總不出這個月之內。」

潘娜洛甫道：「你的話可以信得過，老人家。假使這事實現了，你將受豐富的贈禮，盡你的天年，不怕缺乏。不過我還有許多疑惑。現在叫宮人爲你安設寢床，褥墊，毯子，使你可以溫暖安適，一直睡到天曉。也叫她們爲你洗滌雙脚。」

但是優里賽斯說道：「我十分感謝你，王后，不過我的寢床可不必用着褥墊，毯子，我並不需要這些東西。我自從離開客利梯，一直沒有享用過。我也不留意到沐浴之事。雖然如此，若是你的侍女當中有一兩個年老的，爲你信托的，承你的美意，她可以來洗滌我的脚。」

潘娜洛甫道：「宮內有一個老宮人，是我丈夫的保姆，自他孩提時候，一直在她的懷抱裏，撫養到長成。她是兩鬢如霜，年邁力衰，待她來洗滌你的脚

罷。」

於是王后便叫喚着保姆，對她說道：「來吧，保姆，爲這客人洗滌雙腳，他是認識你的主人優里賽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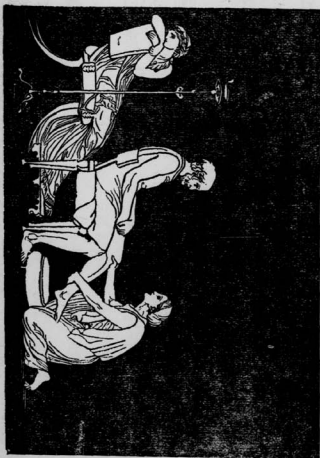
保姆聽了王后的話，雙手捧着她的臉，淚落如雨，她對客人說道：「我很願意効勞，爲着王后，也爲着你，若是你帶來我親愛主人的消息，是的，因爲你很像他；許多客人從這裏經過，但是沒有一個這般相像優里賽斯。」

優里賽斯說道：「你說這樣嗎？從前也有人說過，我同優里賽斯十分相像。」

保姆忙着打點爲他洗滌雙腳。優里賽斯也忙回轉臉來避着火光，坐對暗壁，生怕給老宮人發見了他腿上的大疤。他如何留下腿上疤痕，便是下面的故事——

當優里賽斯正在童年時代，剛剛長成十八歲，他到巴那塞斯（Parnass）

ris) 問候他的外祖父安托里克斯 (Antolyars), 便是爲他命名的人。在他出世時候, 保姆棒着他, 攔在他的外祖父的膝上, 說道: 「請賜給這嬰兒一個名字。」安托里克斯說道: 「他的名字就叫做優里賽斯, 等到他長大, 命他來見我, 我要贈給他一件無價之寶。」所以那個時候, 優里賽斯便去拜謁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母同他們的兒子, 都十分歡迎, 他們大排豐盛筵宴, 爲他接風; 第二天, 他們又領他到郊外遊獵。他們爬上了巴那塞斯山峯, 正是朝日初昇時候。深林中一塊土壤, 爲野豬的窠巢, 一隊獵狗在前, 一嗅到野豬氣味, 便奔馳向那地方去了。優里賽斯同他的舅父, 安托里克斯的兒子也追蹤而至。獵狗引他們到了一個野豬窠巢, 那地方的樹林密密層層如蓋, 不能透露日光雨點, 下面堆積着深厚的落葉。野豬是十分兇猛, 給獵狗的吠叫, 獵人的腳聲驚動了, 便從巢內跳躍出來, 背上的毫毛聳然直立, 驚疑的眼光, 射出可怕的兇焰。優里賽斯是未曾經過這種遊獵, 因依薩加沒有如此兇猛的野獸, 或



且他不知道要遭遇怎樣大危險。他是一個勇敢有膽量的兒童，急切立功，要博得人們贊美。他當先衝了過去，手內握着利矛，他發願獨力刺死這野獸。但是，野豬同時突然向他撲來，衝撞推開他的利矛，他的腿便受了大創傷，正好在膝蓋之上，用牠的利牙從腿旁刺進，但是却沒刺傷膝骨。優里賽斯雖受了大創傷，真實的，並不算是失敗，因他的矛却刺進野豬肩背，一直穿過這野獸的胸膛，立即倒地死了。他的舅父爲他包紮創口，用了止血藥品，又歌唱着醫傷的歌曲。於是他們便一同回家，他們看護這孩子直待醫合了創口，才送他回家，還厚贈了許多禮物。但是却永遠留下這個大疤痕。

當時，老保姆的手一觸到這塊疤痕，她就澈然瞭悟，客人就是優里賽斯。她便說道：「啊，優里賽斯！啊，我的孩子！你還以爲我不認識你。」她說時，眼光轉向王后，意欲告訴她眼前發現的事實。但是優里賽斯忙用手掩住她的口，悄悄的說道：「母親，你要我的命嗎？我是漂泊二十年之後回轉家鄉的，但是

不要讓一個人知道，一直等到我諸事都停當了。」

這當兒老宮人便默不作聲了。隨後潘娜洛甫又同他談了好些話，她對他說了許許多多經過的事情；她曾做了一個異夢，『我想』她道，『我夢見宮裏一大羣的鵝，霎時間來了一隻大鷹，在大廳上把一大羣鵝撲殺盡了。那時，又聽見一個聲音說道：這羣鵝便是求婚者，那隻鷹是你的丈夫。』『這個客人說道，『是吉祥的夢。』她隨又說道：『明天我一定要向一羣求婚者選擇，我答應他們拿出優里賽斯的大弓，誰能挽着弓，端端正正的一箭中的，這個人便是我的丈夫。』』

『這樣，倒也很好，』優里賽斯答道，『立刻要舉行一試弓箭。真的，在他們當中，有人在彎着弓之前，優里賽斯早已回到了家門，端端正正的一箭中着鵝了。』』

一九 試挽弓箭

優里賽斯在大廳迴廊安息，躺在一張牛皮上面，他拿了犧牲獻神和筵宴剝下來的羊毛蓋了管家的宮人，也爲他備了一領衾裯。但是他翻來覆去，不能合下雙睛，心內想念許多事，大半顧慮着他祇一個如何辦法，怎得二三人幫助，一舉殲盡了一班求婚者。

他一直輾轉反覆，儘是思慮這些事。阿西娜化形女人，倏然俯臨到他的頭上，口內說道：『你爲什麼還不睡覺？你已經回到你自己的家了，你也瞧見你的妻子一片真心，並且你的男兒也正如你的願望。再有什麼事使你煩惱呢？』

優里賽斯答道：『啊，女神！你說的都是實情。不過，我很憂慮，我祇一個人要對敵大多數，能不能除盡求婚者，這很使我煩亂，並且也擔心着，若是我一舉殲盡了他們，我能避免流血的復仇嗎？』

女神答道：『真實的，你的信仰很薄弱了。你不信賴神祇，神人難道不强

如凡人嗎？神祇是保佑着你；我都站在你的近旁，一直做你的保護者。現在好好睡覺去，因長夜清醒，會弄到精神錯亂的。」

於是她點着他的雙眼生了睡意，便離開了。

當他一覺醒來，已是清晨。拿起羊毛擱在大廳座位上，又把牛皮帶到外面去。他便站定，仰望着天空說道：「啊，修士，請顯示一個預兆，若是真實，是你領導我回歸國土，一切都使我趁心如願嗎？」

他的話剛剛說出口來，霎時間天上雷聲隆隆響應，優里賽斯聽了心內不盡喜悅。他同時又得別一個預兆，由磨坊裏一個宮人口內說出：坊內有十二宮人，轉磨着米穀，大麥，小麥，供給宮內需用；十一個早已完了工作，安息去了，祇有一個比其餘的衰弱，還留在磨坊轉着磨。當時，她聽見了雷聲，口內喊道：「啊，修士，可是給我一個好兆頭！從此，我不再爲一班求婚者轉磨着米麥嗎？」

這個辰光，特里麥考斯從他的寢室走下，對老保姆說道：「你爲我們的客人安排飲食，設備寢床，都能合意嗎？」

保姆答道：「客人喝酒吃肉，都得盡量，不過他不用褥墊同毯子。他睡在牛皮上面，蓋着羊毛；我也爲他備了衾裯。」

隨後牧豬奴來了，趕着三隻肥豬，供給這一天筵宴。他對優里賽斯說道：「客人那一班少年人對你無禮嗎？」

優里賽斯道：「願神人對待他們，也同他們對待我！」

牧豬奴之後，又來牧羊人米蘭西厄，也牽着羊爲今天的筵席。他瞧見了優里賽斯，很粗暴的對他說道：「老人，你是一直求乞來麻煩我們嗎？我們暫且不必分別，我敢決定，要待我們每一個比試了拳術。我耐不住你的求乞，難道沒有別一個筵席牽引着你走嗎？」

最後一個牧羊者，名叫裴里梯厄（Philaetus），他趕着一隻小公牛來；

除了豬和羊，也是供給筵席用的。他對優里賽斯說道：『朋友，我願望你交了好運！我看你受了許多煩惱，或且優里賽斯漂流異地，也像你鶉衣百結，求乞麪包。我一想到就要流淚。噫，或且他已是死亡了。這是一個大慘傷的事！從前他命我爲他畜牧，在我掌握之中，已經增添不少了。然而很使我氣惱，眼睜睜看外間的人，佔據他的家，吞噬他的牲畜。我老早想逃避他方，真是忍耐不得，但是我又盼望着優里賽斯一旦回轉了家鄉。』

優里賽斯對他說道：『斐里梯厄，我看得很明白，你是良善的人。現在聽我說的話：今天我敢賭着誓，當你還留連在這地方，優里賽斯便回到家門了。你會親眼看見的——是的，並且求婚者的末日也到了。』正說時，一班求婚者亂紛紛的都來到廳內坐下，這是他們老例來享用早餐。侍者向優里賽斯遞了全份早餐食品，是承受特里麥考斯的命令。當時代西潑斯（*Chesippus*）瞧見了——他是心中無神，眼內無人的——便說道：『這個漢子竟然也同

我們一般享用嗎？看我再奉贈他什麼！他說時，向籃子內提起一隻牛蹄，對優里賽斯拋去。但是他旋轉他的頭向左避了，這牛蹄一直投到壁上，留下一個深痕。

特里麥考斯見了，大喊道：「這正是你的僥倖，代西潑斯，你打不着客人。從實說吧，如果你打中了他，我使用我的矛來洞穿你，叫你的父親打點你的喪禮，並非爲你安排結婚喜宴。」

「這話說得很對，」另一個求婚者喊道，「這是無禮的舉動，侮辱了特里麥考斯，屈辱了他的賓客。無論如何，他總得使他的母親選出一個人結婚，那末，我們就不至再浪費時間了。」

特里麥考斯答道：「這要趁從我母親的心願同誰結婚；但是我永遠不能夠強迫她離了這個家門。」

他說罷，一羣求婚者都鬨然大笑，但是他們的笑態，却不是像人們表示

樂意的樣子。登時，廳上忽然一陣黑暗，於是內中一個人喊道：『這個客人很不吉利；我們趕他出去，因他來這裏，廳上都變成昏黑了。』

同時，潘娜洛甫向壁上拿下優里賽斯的大弓，從弓囊內將弓取出，橫擱在膝上，眼對着流淚。過了一會，她慢慢的站了起來，携了弓走到大廳，這時，一羣求婚者正坐在席上。她也捧了滿筒的箭矢，站在圓頂底下的大柱旁邊，開聲說道：

『你們一天又一天的到這裏來，吞蝕我的家產，藉口向我求婚。看罷！看這張弓和這一筒箭矢，是偉大優里賽斯用的，我就拿來試試你們的才藝。你們隨便那一個，用他的手彎着這張弓，端端正正的射中我兒子豎立的箭鵠上，那末，便做我的丈夫，我跟隨他離去這座宮殿；除非是夢裏，我永遠不再看見這地方了。』

同時，特里麥考斯安了箭鵠，他安上時，他的神情好像躍躍欲試，要來挽

着弓似的。他總也做得到，因他很強壯，一如他的父親，但是優里賽斯遞着眼色阻止了。他便說道：『我是太年輕，我的氣力還不會長足；你們都比我壯大，請先嘗試。』

求婚者之中，有一個祭司名利奧地斯 (Leiodes)，便來試挽這張弓。他比一衆都高明，很不贊成他們的舉動，然而又一直追隨着他們。當下他拿起弓來，用力來挽，莫想動得分毫，弄得兩手痠痛非常；他這雙手本來柔弱，不慣挽弓。末後，他說道：『我不能彎着這張弓，也害怕會使我雙手受許多痛苦日子。』

但是安梯諾喊道：『你爲什麼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他命牧羊人向廚內拿了膏油來柔潤弦索。求婚者便將油敷抹了，又試挽着弓察驗，但是依然不能拉得彎曲。他們每一個都來嘗試，然而沒有人能拉開這張弓，眼前祇剩了兩個人，安梯諾同歐里馬克斯 (Eurymachus)，的確是有力賽過一班求婚

者。

當求婚者挽着弓時，優里賽斯走出庭中，來尋牧猪牧牛兩個人說話，不理他們廳上胡鬧着。他對兩個牧人說道：「若是優里賽斯此時回到家內，你們怎麼辦呢？你們爲他盡力，還是爲求婚者？」

他們異口同聲答道：「我們爲他奮鬥。」

這個當兒，優里賽斯便說道：「現在對我看，我就是優里賽斯，流落了二十個年頭到底回家了。你們瞧見了我，會使你們的心喜樂；然而不知道除了你們兩個，還有人歡樂沒有。來罷，今天做了勇者幫助着我，我也得酬報你們，使你們有妻子，有土地，有房子，緊緊靠近我的宮殿，使特里麥考斯以禮相待，如同兄弟朋友一般。若是你們要證實我是真正優里賽斯，看看這一個疤痕吧！這是從前同我的外祖父遊獵，受野猪創傷那一天，一直留下來的印記。」

兩個人聽了，一齊淌下喜歡的眼淚；他們吻着優里賽斯，他也吻了他們。

他對牧猪奴說道：『當求婚者試罷弓箭，便拿來給我，再傳命內裏宮人深藏內宮；若是聽見爭鬨聲音，都不要移動。』他轉向牧牛人說道：『關閉大廳的門戶，用繩索縛住。』

他又回轉身走進大廳，祇見歐里馬克斯手內拿着弓，向火上薰灼，隨後又用手來拉，也不能動彈。他長嘆一聲說道：『不幸得很！我不愁結不成這次姻緣，希臘還有許多美婦人可求，祇是爲了我們都比優里賽斯荏弱，這真是大恥辱。』但是安梯諾說道：『不用失望。今天是祭奠箭神的日子，神不樂意我們試箭。我們明天再來一試，先犧牲獻神。』

他們聽了都很喜歡，盼望能够挽起這張弓。但是優里賽斯說道：『讓我來試一試罷；我要知道我的膂力，還同年輕時那麼有勁。』

一羣求婚者聽了都十分憤怒，以爲這客人膽敢如此放肆；但是潘娜洛浦主張任這客人一試手段，若是他能彎着弓，她將贈送他富厚的禮物。當下

特里麥考斯便發話道：「母親，這張弓是我的，或給，或不給，都憑我做主。若是我喜歡讓這客人一試，那末就給他挽着，沒有人敢道個「不」字。但是，現在你同你的宮人進內去吧，這些事情是由男人判決。」

他說着這些話，他明知大廳上立刻將要發生怎樣的事情，他不願她停留這地方。她聽見他發出如此有威權命令的話，很覺駭怪，但是也不回答一句話，領着宮人，回轉身來走出大廳。

那時，特里麥考斯將弓遞給牧豬奴，命他送上優里賽斯。一羣求婚者都是怒氣沖沖，正要衝上前阻止，但是特里麥考斯說道：「拿去！給不給，都由我做主。」於是牧豬奴將弓送給優里賽斯。他遞了這張弓，便走去尋着保姆，命她把宮人幽閉門內，無論聽見什麼，都不得動彈。

當時，優里賽斯執弓在手，撫摩一遍，察驗有無損傷，求婚者瞧見他的動作都，闐然嘩笑。他察看了弓弦是分毫無損，便用手彎着弓，拉滿了，又一連挽

了數下，弦上發出了尖銳的聲調，一如柔婉的燕子鳴聲。隨後，他向箭筒拿出一枝箭矢，按在弦上，將弓拉得滿滿，一直坐定送了出去。這枝箭，不偏不倚，中在鵠上。他對特里麥考斯說道：『來，站近我！這裏正預備着，在日落之前，還有另一個大宴會。』少年人便站在他的身旁，披掛武裝，手內執着利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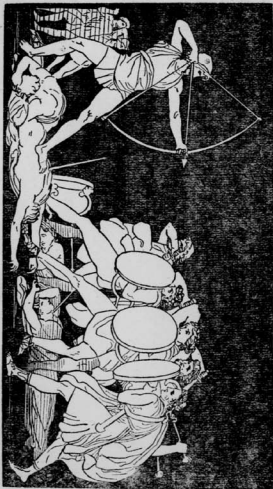
二〇 殺戮求婚者

優里賽斯大喊道：『這一枝箭，已經中着的了，現在我再試試別一個目的。』他口內說着，挽起他的弓對準安梯諾。這個人正舉杯擱在唇上，總也料不到眼前就有危難。誰能夢想得到，會有人這般威武勇敢，敢闖出大事，單獨一人來敵多數呢？這枝箭中着安梯諾的咽喉，殷紅的血，從他的鼻孔溢出，他便撲下，撞翻了他跟前的桌子。一羣求婚者看見他中箭倒下，一齊驚詫得都從座上跳起，他們舉目一看，祇見壁上的軍器洞然一無所有；他們茫然不知

所措，狐疑忖度着這客人一下子殺了人，是有意是無心；但是優里賽斯高聲喊道：『我是優里賽斯狗黨，你們總以為我永遠不得回來了，因此，你們就侵吞我的財產，謀娶我的妻子；你們心裏既不敬畏神明，眼內也並沒有人，雖然我還是活着。現在陡然間回來了，毀滅了你們每一個！』

當他們聽完這一席話，登時毛髮聳然，渾身起了寒慄，祇是顫抖着；內中祇有一個能够開聲說話，這個人便是歐里馬克斯。他說道：『如果你真正是依薩加的優里賽斯，你說的都是真情，我們實在大大得罪了你。不過，該當受最重責罰的人，躺下死了；他是安梯諾，是你的仇敵的魁首，他的慾望不止謀娶你的妻子，意存毀滅你的家族，登上依薩加的寶座。但是，我們耗費了你的財產，現在願意賠償二十倍的代價。』

優里賽斯高聲說道：『不用說賠償的話；你總是死在今天，還有你們每一個。』



歐里馬克斯說道：「這個人將要一直不住手的射着箭，殘殺我們；我們向着門衝出，在城內揚聲求救，使這個善射箭的立刻停止了手腕。」他口內說着，手上執了一把雙鋒的利刀，衝撞過去。但是優里賽斯見他近前，一箭射去，便倒地死了。特里麥考斯也舉矛刺殺了別一個人，但是不能向死尸拔出矛來，祇怕蹲下來拔矛，給仇人暗算，佔了勝利地位。

現在還有一宗事是很明顯的。優里賽斯若是射盡了囊中的箭，求婚者便佔了上風。於是特里麥考斯跑到武庫內，拿了四副盔甲，四個盾牌，八枝矛槍。他自己披戴了盔甲，也同樣披掛了兩個侍者——便是那兩個牧豬牧牛的人。這當兒，優里賽斯的箭筒中還有餘箭，求婚者便向後退，因又損傷了他們三個勇者。他們身上既沒有盔甲，手內也沒有矛槍。但是那一個牧羊人眼見他們窘迫情形，他就悄悄的爬進武庫，拿了十二副甲冑，盾牌，又選了同樣數目的兵器。當時，優里賽斯一見他們持兵帶甲，他大喊特里麥考斯道：「這

裏頭有個大奸細，我的兒，是宮人幹的嗎？不然，就是那個牧羊人吧？」特里麥考斯答道：「這是我的疏忽，父親，我開着武庫的門。」求婚者已有人戴上了盔甲了，牧羊人又偷偷地溜進了武庫，但是牧豬奴同他的朋友，早已追蹤在後，當他拿着軍器時，就一把擒住，用一根繩子縛了。他們倉倉忙忙把他結束了，又趕到大廳，站在優里賽斯旁邊。當時，阿其勞（Agellus）對別一個求婚者說道：「朋友，我們合力向前，可以鬪勝這四個人。我們六個人同時舉矛丟去。」他們各舉利矛拋擲，但是都中不着目的。對方四個人拋出去的矛，却不落空，每一矛都刺死了人，如是往還不已。在這一方面，特里麥考斯同牧豬奴也受了創傷，但是並非要害。這時牧豬奴舉矛指着代西潑斯，他刺中他時，口內大喊道：「收受了牛蹄的回敬，就是你剛才贈給我們賓客的。」一羣求婚者都喪失了魂魄，他們正如林中一羣鳥兒，給大鷹衝進，撕扯糜爛了。

利奧地斯祭師祈求着優里賽斯寬恕，他訴說他沒有冒犯過失，在這裏

是伺候着神壇但是優里賽斯答道：「這就足夠定你的罪狀，你爲那一班惡人伺候神壇，並且還要覬覦我的妻子。」他不容分說，祇一下刺殺了他，並不寬假。眼前祇剩下一個歌者同一個使者。「走，」他道，「坐神壇那一邊去。」於是他們戰兢兢的走到神壇坐下，心裏很顫慄，生怕難逃矛尖刺擊。

一羣求婚者都受了殺戮之禍，沒有一個能够倖免。優里賽斯傳命宮人汲水洗掃大廳，又用硫磺消除了穢濁。他便對保姆說道：「去，現在可以告訴王后，她的丈夫已經回來了。」

二二 優里賽斯和潘娜洛甫相見

保姆帶着好消息，一直望王后的寢室走去。她蹣跚着脚步，飛快奔馳，一路顛巍巍的顛頓着走。她看見王后睡態沉沉，她長時間不曾安息，因此十分沉倦。保姆站在床頭，喘噓噓的說道：「起來，親愛的孩子，見見你日思夢想，等

候了許多年的人兒去。優里賽斯是回來了，並且殺死了向你搗亂的那一班惡人。」

但是潘娜洛甫答道：「真實的，親愛的保姆，莫是神人蒙了你的心竅，爲什麼同我開這個玩笑，驚破了我的好夢？自從優里賽斯航海出征脫勞那一天，我都沒有做過呢？離開我吧，尋別人的開心去。若是別一個對我如此，她怕不受我的責備；但是我總不肯難爲你。」

保姆答道：「我並非來尋你的開心，親愛的孩子，千真萬確的，優里賽斯是到家了。那一個同你談話的客人就是他。你的兒子也曉得，不過瞞住求婚者，使他們來不及戒備。」

潘娜洛甫聽了，又驚又喜，伸出雙手摟着保姆的頸項說道：「對我說實話：他真個回來了嗎？他祇一個，怎樣驅除了大多數的人呢？」

「這個，」保姆說道，「連我也不知道。我們一衆宮人，好不驚慌的挨緊

着坐，耳內祇聽見負傷的人，哀呼慘叫的聲音。待到有人來叫我們，我祇見大廳地上縱橫着屍首，優里賽斯站在死人當中。真的，你總喜歡瞧見他，那個樣兒好比獅子似的，經了一場奮鬥，渾身沾污着血跡。現在宮人們洗灑了大廳，用硫磺潔淨了。但是來吧！你的一切憂愁也完滿了，你那般熱烈渴望着要見

的丈夫是到家了。」

但是潘娜洛甫又起始生了疑懼，「親愛的保姆，」她說道，「不要說得太逼真。若是我能够瞧見他，當然是我一生最大的樂事；是的，最大的。但是未見得是他吧，總是神明幻成凡人的模樣，降罰一羣求婚者。」

保姆道：「那裏來的話！這時候他已經到家了，還要固執說你的丈夫不會回來嗎？真個你太不信任人了。現在再說一個真實據給你聽，這個是我自己親眼瞧見的。在他幼年時候，受野豬創傷腿上留下一個疤痕。我爲他洗滌雙腳時給我瞧見了，那時我正要告訴你，他忙用手掩住我的口，禁止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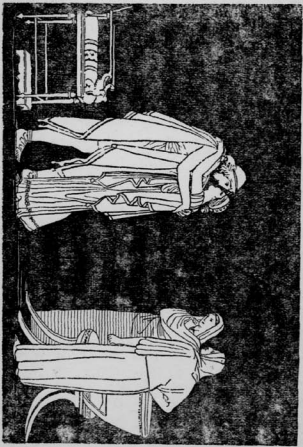
說話；他爲的先保守住秘密。」

潘娜洛甫說道：「我是越想越疑惑，無論如何，總要到大廳看看求婚者的屍首。這個人，隨便他是誰，他總驅除了求婚者。」

於是她披上了衣服，走下大廳來，向廳內最幽暗的地方坐下。那時，優里賽斯傍着石柱站定，等候他妻子迎上來說話，但是她總驚疑不定，欲前又止。有時，看去似乎認識是她的丈夫，有時又像大不相同，因他依然披着襤褸衣服，還不曾命宮人拿新衣更換。

特里麥考斯道：「母親，你真正是一個狠心腸的母親，你遠遠的坐着迴避我的父親，也不對他說了一句話；你的真心賽過一塊石頭。」

優里賽斯答道：「隨她吧，特里麥考斯，你的母親總有一個好時辰知道了實情。我們這時候先掩藏了死者，只怕死人的親族朋友，就要來反抗我們。命樂師舞女在廳上奏樂歌舞，人們就要說，是王后在舉行結婚禮。」



登時，廳上百樂齊奏，歌聲柔婉，舞態翩翩。優里賽斯便走進浴室，沐浴了身體，更換新衣，回到大廳。阿西娜又點化他變成年青美壯，如同他出征脫勞時候一般。他站在他妻子跟前說道：『真實的夫人，神人創造你的心，比世上的女人都剛強。還有別人的妻子，當她的丈夫遠別了二十年之後回家，竟遠遠的避開，相見若不相識嗎？』

但是潘娜洛甫依然是遲疑驚懼。優里賽斯又說道：『現在，聽吧，潘娜洛甫，要知道你眼前看見的，真正是你的丈夫。我說明一宗事，你總也記憶着。內院裏有一株橄欖樹，樹幹子差不多大過一根大石柱。我環繞樹身造成一間屋子，蓋上屋頂，安了門戶；我砍下大枝，製成床柱；將床榻安上了，裝飾着黃金，白銀，象牙；我又蒙上一張獸皮，曾經渲染着紫色。這張床或是仍在原處，或是有人移動了——但是很不容易移動——那我就無從知道，不過舊時正是如此。』

潘娜洛甫此時才明白他的確確是她的丈夫了，她向他奔投過去，伸張她的雙臂摟着他，吻着他，說道：『寬恕我，我的主人，我如此遲遲來認識你。我是很疑懼，因人們會弄許多狡獪法子哄騙人，生怕有人前來，假冒我的丈夫。但是現在我很明白了，的確是你，並非別人。』

他們彼此淌下無數酸喜的眼淚，彼此親了無數甜蜜的吻。這是優里賽斷漂泊了二十年之後，回到家裏來的情境。

二二一 雷亞梯斯

第二天，優里賽對他的妻子說道：『你我二人飽嘗了許多憂患，你望穿了雙眼等候我回來，生怕我死亡在外；而我歷年漂泊無依，欲歸不得。現在我們慶幸重逢了，還有許多事情要幹。那一班求婚者鎮日羔羊美酒，屠宰我的牲畜，我失去的，我一定要追還；有的向別一塊土地拿去，是我仇敵生長的

地方，有的從搶掠者的父兄們追索。但是先看看我的年高父親，他長年抱着憂戚，我都明白，他滿心以爲我是永不回來了；並且還有一宗事，我一定要說明白：依薩加的百姓，立刻就要聽見求婚者受了殺戮，他們心中難免發生大大怨憤，因死人之中，有的是他們的兒子，有的是兄弟。因此，你要，要同你的宮人緊閉在深宮，不要出來張望，也不用探問消息；祇好靜靜兒等候我把每一宗事情辦好了。」

優里賽斯披上了盔甲，執了一矛一劍。他的男兒同兩個牧人，也同樣穿戴了，於是四個人一同走到了老人雷亞梯斯的田舍。優里賽斯當先領着路。這一片田畝，是老王自己披荆斬棘開闢的，現在成了很豐饒肥沃的田地。無數小小茅茨，環繞老人的草舍，是奴隸的住處。草舍內有一個西西利老婦人，她伺候着老人無微不至，很忠心愛護。

優里賽斯對他的兒子同兩個牧人說道：「進屋內去，預備一頓午餐，宰

一隻肥豬。我先去見老人，我的父親，他正是在田畝工作，並且看看他認不認得我。」他便除下盔甲，擱了兵器，一直望葡萄園走去，因他料定在那裏會尋到老人。現在所有在田畝耕作的人，都受了差遣，搬運石子，修築葡萄園的牆垣，祇留下老人一個。優里賽斯瞧見他正在一行一行葡萄籐下鬆鋤着泥土，他身上的外衣，沾染遍泥土，襪襪不堪，補綴纍纍。他也穿了皮革腿衣，不使荊棘刺傷皮膚；戴了手套保護雙手，頭上是一頂羊皮帽子。

優里賽斯眼見老人，他的父親，那樣子衰弱，項背給年歲疊得彎曲了，並且是愁容可掬。他呆呆站在那地方一株梨樹底下，他的雙眼早被淚珠兒模糊了。他遲疑了一會，該伸着雙臂奔投到老人懷內，摟抱着他親吻，說明了自己是什麼人，怎樣回歸家鄉；或是先試探他認識不認識自己的親子。他又轉念不如這樣更好。由是他走近老人正在掘鋤那一株葡萄柵下，說道：「先生，你對菓園葡萄園的藝術如此高明，真是滿眼芳華燦爛。這是顯然可見，園中

的一株植物，如無花菓，葡萄，橄欖，梨子，以至隙地中的一棵草木，沒有不是由你經心栽培的。但是由我看來，竟沒有人招呼看顧你這般高大的年齡，或是留意你的飢寒飽暖。你不是一個怠懶的奴隸，你的主人却輕忽了你；真實的，我敢決斷，你總不是做奴隸吧？你的相貌非凡，並不像低微，你巍然高偉是君王之相。如此品格，一定會享用精衣美食，有適意的浴室，柔暖的寢床。現在請你告訴我，你是誰的奴隸？你耕種誰的田園？請你先對我說明，這地方真實是依薩加嗎？我在路上逢着一個人，曾經探問過，那個粗忽的人好像結了舌頭，他並不答理一句話。並且我還有別宗事，想要探問，但是他早旋轉頭走了，連聽都不肯聽。這宗事，是關於我的舊時一個朋友，我切望探聽他是死是活。現在，老先生，容許我請教你這個問題！好多年以前，有一個人來到我的家，做了我的賓客，我極愛重他——我所接待的賓客，從來沒有一個受我如此敬愛。這個人說是生長依薩加地方，他也說他的父親名叫雷亞梯斯，是

依薩加的君王。我欸留他在家歡洽了許多日子，當他告別時候，我又饋贈他很豐隆的禮物——好幾個金推倫，又有白銀大鉢子，雕鏤着花朵，十二件外披和同樣數目的內衣。」

老人聽了這些話，不覺放聲大哭，口內說道：「原來如此，客人，你已踏在依薩加地方了。但是，噫呀！在惡人掌握之內。若是你尋得着他，你說的這個人，便是我的男兒。那時真真實實的，我們贈送你的儀禮，也同你贈送他的一樣豐腆，酬答你的盛情厚意，也同樣表示虔誠。但是告訴我這個：我的兒子在你家作客時候，經過多少年歲了？——的確的，你欸留的客人真正是我的兒子。噫呀！我是交了惡運。他拋離了故鄉親愛，死亡在外，說不定是被海魚吞咽，是給鴉鳥啄出他的眼睛，是爲野獸撕裂他的肢體。但是他的妻子，忠貞的潘娜洛甫，不能按着他的眼睛，不得撫着他的身體，一盡哀痛。告訴我這個，也要告訴你我你是什麼人？從那裏來的？你的父親是叫什麼名字？你來這裏是自備的？」

海船，或是趁別人的船隻？」

優里賽斯立即回答，說出下面這個故事。他時常總預備一個故事來對答。他便答道：「我從西西利來的，海上遭了大風，一直漂泊到這裏來。至於你的兒子做我的客人時候，已經四個年前的事了。當他分別上船時，我們以為他交了好運，一路得着福星庇護，因為打疊行裝時，一切都達到吉兆，我正為他喜樂，送他上道，懷着滿腔樂意，還厚贈了儀禮。」

老人雷亞梯斯聽了許多話，心坎上的淒惶苦楚，幾乎不能忍受，蹲伏下來，抓起一把泥土，撒在他的皓白的頭上，坐下地去，發出斷斷續續酸苦的呻吟。優里賽斯見他如此，登時一縷酸痛的眼淚刺透鼻孔，他的心躍躍奔向老人，如是再也掌不住了。突然的擁抱老人的頸項，緊緊摟着他，連連吻着他，說道：「我的父親，我的父親，看看我吧，我是你的長久失去的男兒。我流蕩了二十個年頭之後，到底回來了。我在大廳內除盡了求婚者，償還他們許多不義

的代價。』

但是雷亞梯斯睜着兩隻眼睛，對他熟視了一會，心裏惶惑不定，疑假疑真，口內說道：『假如你真個是我的兒子優里賽斯，在外許多年，回到了家鄉，隨便用什麼證明一下，使我確信不疑。』

優里賽斯答道：『看看這個疤痕，很久以前，我同外祖父在巴那塞斯山上打獵，被野豬創傷留下來的。這個證據是很足夠了。但是我再給你另一個證實了吧，我告訴你，從前你也是在這個園子，賜給我菓樹的數目。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跟在你的後面奔跑，你給了我十株蘋果樹，十三株梨樹，四十株無花菓樹，還有五十行葡萄籐。我記得這許多菓子樹，各自在不同的時候開花結果。』

老人聽了這些話，喜歡得兩腿載不住他的身體，張着雙臂來摟他的兒子；他的兒子也緊緊的抱擁着他。他漸漸恢復了他的神知之後，便說道：『這

是很正當，那一羣求婚者受着應得的刑罰。真的是神祇在上鑒臨，但是我很擔心，恐怕依薩加的百姓，同周圍各島，將要聯合大軍，來反抗我們；因死者都是他們的骨肉親族。」

優里賽斯答道：「不用擔心，我能够打發得來。但是現在進屋裏去，因他們早已爲我們安排了午餐。」

他們都進了屋內。老人便去沐浴，抹上香油，更換了華麗的外衣。阿西娜也是——因她時刻降臨——使他變成壯麗偉大。他的兒子這時瞧見了他，很是驚訝，口內喊道：「真實的，自然有一位不死的神祇，永遠保佑你，使你能够有這現象。」

隨後，他們便坐下來飲讌，但是當他們舉杯之前，來了老管家多利厄斯（Dolius），從田間回家，領着他的幾個高大的兒子。當時，他們瞧見了優里賽斯，都怪詫這個突如其來的生客。但是優里賽斯從他的坐次喊道：「坐下來

吧，老父，一同吃喝；還有你們，我的健兒，用不着奇怪。這裏爲你們預備酒肉，我們在等候着你們。」

那時，多利厄斯走近前來，緊緊抱着他主人的手，連連吻着他的手腕，說道：「啊，我最親愛的孩子，你到底回來了，見着長年長日苦苦盼望你回家的人了！歡迎你呀！神祇領導你回家，願神人保佑你福樂無邊。王后知道了嗎，或要命一個使者傳遞這個喜信嗎？」

優里賽斯答道：「她知道這個；但是不用儘想別的事，讓我們快快樂樂吃肉喝酒吧。」

於是他們大吃大喝，說不盡的開懷歡暢。

二三 優里賽斯和百姓重修舊好

這時候，求婚者受了殺戮的消息，轟傳了全城。各地百姓都趕到王宮，悲

喊號呼他們抬起尸身打點安葬。有些人是從各島來的，便令漁人載了尸身送到各人家內。他們爲死者安置停當了，一齊全集在一個公共大會場，從這一頭擠到那一頭，肩背相摩。

當時，優比西斯（Ubbisiss）站了起來，他是安梯諾的父親，爲優里賽斯開頭射死的第一個人，他說道：「朋友，這個人蹂躪這塊土地，殘殺這地方百姓。當日跟從他許多健兒，載上他的戰船出征脫勞，他領率十二隻兵船，每船五十個勇士，竟無一人生還，全數爲他致命疆場，不能再見故鄉父老。但是，他自己却很平安回家。因此，我們要對他報復這個仇怨，以至聯合幫助他的人，趁他們還不及脫逃之前。若是我們靜靜兒袖手安坐，受這個人宰割我們的兄弟子侄，任他逃遁了，那是我們永遠不能洗除的大羞恥。至於我自己，甯甘身受死亡之禍，勝如受這麼大的屈辱。我們趕快走吧，趁着他們還不會張起帆兒出奔。」

使者米東 (Medon) 在會場站起，祇有斐米厄斯 (Phemius) 一個人附和了他。使者說道：「現在請聽我的話，依薩加的父老兄弟，我親眼瞧見一位神祇站在他的近旁——看去很像曼托，但是我心裏明白是一位神人——神愛寵他，扶助他，當爭鬪時候，轉着他的刀鋒指向求婚者。」

那時，又有一個先知站起，是有智慧的人，他能洞曉一切過去未來的事。他說道：「聽我說吧，依薩加的兄弟，發生這一回殘殺可怕的事，算是收穫，不過是由你們下的種子。因為當日聰明的曼托曾如何警告你們，禁止你們的兒子胡行亂做，你們不肯聽受他的話，一任他們侵吞王的財產，欺侮他的妻子，滿心得意驕矜，以為他是永遠不得回來了。看看現在的結果！因此，要平心靜氣聽我的話。不可反抗這個人，祇怕反惹了殺身之禍。」

聰明的先知說了這一篇話，有的却能聽受了；但是大多數却是頓着雙腳，口內喊吶，號召羣衆合力奮鬪。於是一齊披甲提兵，準備一場殺戮，跟從着

優比西斯蜂擁而去。同時阿西娜在天上對她的父親修士說道：「你有什麼意思，父親？這塊地方要一直鬪狠流着血嗎？或是由你的命令，使優里賽斯同他的百姓雙方和平修好？」

修士答道：「憑你的主意打發我的女兒，你已經使優里賽斯報復了求婚者；現在要使這地方寧靜，他同他的百姓重修舊好。令他們渾忘了兄弟兒子，受了殺戮之禍，並且要使他們瞧見土地澆沃，生產豐富，便可以忘懷了一切。」

阿西娜便從天而下，她指揮着一切事，都使實現了。

同時在雷亞梯斯屋內的人們，也用完了午餐。優里賽斯便說道：「隨便那一個出去探探有什麼動靜，祇怕百姓當我們戒備之先，便來攻擊我們。」當下多利厄斯的一個兒子走出去了，看呀！一隊持兵戴甲的武士，如波濤般奔湧而來。他大喊優里賽斯道：「他們是來了，我們趕快披掛吧！」

他們各各披掛停當了全隊一共十二人——優里賽斯同他的兒子，兩個牧豬牧牛的人，他們正在收拾着桌子；多利厄斯同他的六個男兒，再有一位年高的雷亞梯斯。阿西娜也幻成曼托的模樣，來參加隊伍。

優里賽斯對他的男子說道：「我的兒，現在你是第一次佔着地位，站在戰陣上。顯着你自己的身價，不要辱沒了你的父親，同你的父親的父親啊。」

特里麥考斯回答時，他的雙眼閃耀着神威，說道：「我的父親，你就要瞧得見你的兒子心坎上包藏着是什麼；總不至屈辱了我的父親，同我的父親的父親呀。」

那時，老人喜樂的高聲大喊道：「現在，我先感謝了神明，我還活着瞧得見今天，我的兒子同我的兒子的兒子，互相稱雄，在這一回戰鬥，顯現自己生平の威勇。」

阿西娜對雷亞梯斯說道：「向神祇同凡人之父禱告，願使你的手腕強

健有力，你可以第一個當先拋矛。」

老人很虔誠的禱告了修士，便奮臂拋了他的矛，對着優比西斯，叛逆的首領。他一矛過去，中着他的盔帽，黃銅便破裂了，一直洞穿他的腦袋，很沉重的撲倒地上，他的兵器拋棄近旁。隨後，優里賽斯同他的兒子對一羣叛亂者衝突追擊，阿西娜也揚着聲音吶喊；其餘的人既畏懼英雄，又給喊聲震駭，莫不抱頭四竄。優里賽斯執着矛在後追逐他們，修士便從天上降了雷霆，正好墜在阿西娜脚下。阿西娜見了，她便喊道：「停了你的手吧，不然，祇怕觸怒了衆神之父修士。」

於是她便向前，模仿曼托的形狀聲音，委婉地對百姓勸導，勸他們紀念優里賽斯同他的父親從前是何等仁慈的君王，並且求婚者的一舉一動是怎樣無禮狂暴，他們罪有應得。「並且現在，」她道，「他願望忘去了以前一切的糾紛，公公正正的治理國家，使你們同他和平修好。」她又軟化他們的

奧特賽

心，一致傾向和平。如是，優里賽斯同他的百姓和好如初。

一九二

常識叢書

地 震 淺 說	南 洋 策 論	殖 民 政 策	現 代 大 國	摩 托 車 與 道 路	道 爾 頓 制 淺 說	進 化 論 淺 說	國 際 貿 易 說	貨 幣 概 論	中 國 地 史	人 口 概 論	燃 料 問 題	資 本 問 題	駕 駛 汽 車 法	臭 蟲 與 蚊 蟲	心 理 學 大 意	工 業 會 計 攬 要	近 世 之 新 發 明	
楊 鍾 健	王 恭 陸	黃 梧 園	吳 士 毅	吳 山	舒 新 城	陳 兼 善	吳 應 圖	王 恆	謝 彬	吳 應 圖	吳 應 圖	吳 應 圖	吳 應 圖	尤 其 偉	陳 家 祥	舒 新 城	李 蕃	葛 綏 成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二 角	三 角 半	三 角 半	三 角 半	五 角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四 角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四 角	四 角	四 角

利 息 問 題	道 傳 學 淺 說	青 年 四 大 問 題	最 近 之 日 本	跳 蚤 與 蒼 蠅	商 法 概 要	歐 洲 遠 古 文 化 史	夢 的 家 庭	科 學 的 家 庭	華 僑 的 家 庭	深 呼 吸 與 冷 水 浴	道 教 源 流	文 學 概 論	中 國 之 交 通	運 動 與 衛 生	細 菌 與 人 生	世 界 醫 藥 之 新 發 明	
吳 應 圖	陳 兼 善	莊 澤 宣	陳 懋 烈	尤 其 偉	陳 家 祥	吳 應 圖	李 璜	舒 新 城	羅 世 嶷	李 長 傳	褚 東 郊	傅 代 言	田 漢	葛 綏 成	葛 綏 成	張 東 民	丁 錫 康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三 角	三 角 半	二 角 半	三 角 半	三 角 半	三 角 半	二 角 半	三 角	三 角	四 角	三 角	三 角	三 角	三 角	五 角	五 角	二 角	六 角

本局出版常識叢書，分門別類，語簡意詳，是中等以上學生及各科專家必備的參考書。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中華書局發行

吳偉士心理學 謝循初 二冊 各七角
 英國教育要覽 余家菊 一冊 七角
 應用教育社會學 陳啟天 一冊 二角半
 經濟學要旨 李璜 一冊 四角
 法國文學史 李璜 一冊 一元二角
 宋詞研究 胡雲翼 一冊 九角
 馬丹波娃利 李劫人 一冊 一元二角
 婦人書簡 李劫人 一冊 七角
 盲音樂家 張開天 一冊 五角
 達哈士孔的拂拂 李劫人 一冊 七角
 同情 李劫人 一冊 三角半
 莎翁傑作 田漢 一冊 五角
 集第一種 哈孟雷特 田漢 一冊 五角
 莎 樂美 田漢 一冊 六角

琪我康陶 張開天 一冊 五角
 南洋旅行漫記 梁紹文 一冊 一元二角
 咖啡店之一夜 田漢 一冊 六角
 日本現代劇選 田漢 一冊 三角半
 青春的夢 張開天 一冊 三角半
 羅密歐與朱麗葉 田漢 一冊 六角
 古動物學 周太玄 一冊 八角
 人的研究 周太玄 一冊 八角
 德國人之婚姻問題 王光祈 一冊 二角半
 少年中國運動 王光祈 一冊 五角
 正義進化與奮鬥 邵爽秋 一冊 五角
 古生物學通論 楊鍾健 一冊 六角
 生物學綱要 周太玄 一冊 七角

書叢學文生學



語體 天方夜談

肥瞻生譯
天笑生譯 一冊五角

本書選譯最精采的故事十三篇；每一故事中包含許多小故事，各小故事中又包括若干小小故事；我國雖有譯本，但均屬文言，對於原有的情趣，未免減色。此書用極流利的語體文譯出，曲達婉妙，盡傳神之能事。



語體 依里亞特

高 歌譯 一冊五角

荷馬的兩首史詩，是希臘文學史上最古的紀念作品。自古及今，傳誦人口。高歌先生根據 A.T.Church, M. P. 散文本譯述，所以較讀詩體的作品，更易了解。內容係述希臘各邦王子，爲了一個絕世美婦人海倫，給脫勞王子誘去，於是集成海陸大軍，橫駛愛琴海，和脫勞血戰十年，才能博得勝利。書中附圖八幅，尤資欣賞。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現代戲劇選刊

孤獨之魂

崔萬秋譯 一冊五角

書為日本武者小路實篤原著，凡三幕。寫孤獨者的追求與夢想，極藝術之能事。武者小路作品，讀之令人輕鬆愉快，如啖諫果，津津有回味；本書能充分表見其此種技巧，洵為佳作。

現代戲劇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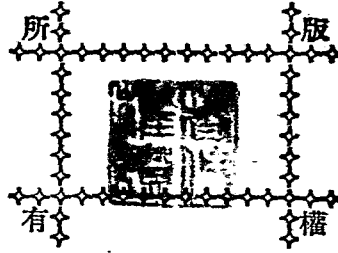
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

崔萬秋譯 一冊七角

中華書局發行

本集包括武者小路實篤戲曲三篇：「父與女」「野島先生之夢」「畫室主人」。作者在中國誰都對他有相當的認識，用不着再來的介紹。不過這三篇都是以現代作背景的東西，比較更值得我們對他留意。譯筆淺顯明白，尤合於中國舞臺的表演。

民國十九年一月印刷
民國十九年一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漢口南昌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西寧蘭州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瀋陽香港新加坡

◎ 禮語
奧德賽 (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高 歌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五六三九)

標商冊註

